

譯 遲 徐 著 原 德 莫 · 麥 爾 阿

傅 泰 斯 爾 托

部 二 第

期 時 婚 結

行 發 店 書 訊 國

飛花曲

著 羣 洗

劇 場 八 幕 五

是戰爭，是對於祖國深切的熱愛，把成羣的年青的劇人們投入了民族解放的戰場。他們，像雄駿的戰馬，馳騁在祖國廣大的原野；像猛鷲的蒼鷹，翱翔在祖國爽朗的晴空；像春天的花朵，怒放

在祖國底峻嶺荒谷，他們，流着汗水，忍受着苦難煎熬，在兇頑的敵前堅持的殊死的戰鬥。

「飛花曲」是歌頌這些年青英雄底光輝戰績的樂章，是描繪這些新生花朵底茁壯成長的詩篇。它，歌唱着溫馨的春天的愛情，悲憫的戀人的愛情，深摯的同志的愛情，崇高的祖國的愛情，純真的人類的愛情。

國
文
藝
叢
書

托
爾
斯
泰
傳

(第二部)

茅盾主編
徐遲譯

目錄

一	戀愛·結婚·家庭·····	一
二	「戰爭與和平」·····	二三
三	接近危機了！·····	五二
四	「安娜·卡列尼娜」·····	七一
五	和屠格涅夫和解·····	一〇八
六	「懺悔錄」·····	一二二
七	1852—78—作品總評·····	一五五

一 戀愛，結婚，家庭

對那些敬仰托爾斯泰的教育工作的人，看到他十六年之後在「懺悔錄」時，那樣不予重視，真是要失望的。可是這是他的老脾氣；已經過時的，沒有用，沒有價值，而且壞；只有那新的，沒有完成的，新鮮的理想才可以護護。爲了這個原因，他誹謗一切過去的成就——他自己或他的從前的工作都包含在內。他把他的要點說得明瞭而又強有力，可是真要了解他的話，我們必須弄清楚，讓他因爲他的藝術家的脾氣，被引誘到誇張的言辭上去。總之，我們看他如何說吧，讀者可以自己批判：

從外國回來了，我在鄉下安居，偶然地忙於辦鄉村的學校。這工作特別配我的胃口，因爲在隱工作中，我不會碰到虛偽的面孔，而當我試着用文學來教育人民的時候，便有虛偽的面孔顯現在前，兩眼釘着我的臉了。在這裏，我也用「進步」的名義來活動，可是我已經在批判地對待「進步」兩字的本身了。我給我自己說：「在若干發展中，進步走了錯路；對這些原始的鄉村的兒童，你必須應用完全自由的精神，去讓他們挑選他們喜歡走的進步的路線。」事實上，我是在一個不能解決的問題上兜圈子，那就是：不知道要教育什麼時如何教育才好？在更高級的文學活動的領域之內，我已懂得不知道要教育什麼時是不能教育的；因爲我看到那些人都用不用的方法教育，自己中間還要吵吵鬧鬧，儘量的把自己的無知覆起來。可是，在這裏，跟鄉村的兒童在一起，他們要學習什麼，我就跟他



們學到，想用這方法來避開這困難。現在想想我當時如何的千算百計，想滿足我自己教育的慾望，而同時在我的靈魂深處，我却明白得很，因為並不知道什麼是他們需要的，因而我不能把什麼必需的來教給他們，這想起來不禁莞爾。

在學校渡過了一年之後，我第二次出國，想要發現一個當我自己一無所知卻要教育別人底如何教育的方法。

這次出國似乎給我學到了，而在與奴解放的那一年，我滿載了這些智慧財寶；因為擔任了和平仲裁人，我開始了教育，一方面在學校裏教育失學的農民，一方面在我出版的一個雜誌上教育那受過教育的人們，事情似乎很順利，可是我覺得我的心理上並不够強壯，而事情也不能永遠這樣下去，那時候，我也許會陷於失望之境，如同這時期以後第十五年底我的失望一樣，幸而當時我沒有聞了我另一面的生命，那允許了我儂樂的——我的婚姻。

我忙於和平仲裁，學校，什誌的事情整整有一年；弄得這樣精力盡——特別是心理上的神昏顛倒——而且和平仲裁人的工作這樣艱難。我在學校工作這樣不受人注意，什雜誌的千方百計又這樣倒胃口（那總是這同一個問題：又想教育一切人，又想把自己的不知道教育什麼成擺起來），於是我病了，說是身體上的病，毋寧是心理上的病，把一切丟掉就跑到了大草原中間的巴達吉爾斯，去呼吸新鮮空氣，喝喝 *in the*，又過起一個禽獸的生命來了。

因為他的工作使他疲倦，自以為有肺病的徵象，是那個疾病送掉了他兩個哥哥的生命的，一八六二年五月，由他的用人阿歷克賽和兩個學生伴伴，到了伏爾加河之東，沙瑪拉的大草原上，用 *in the*（發聲的酸馬動）來治療自己。

他先講莫斯科。他的朋友拉哀夫斯基說起，托爾斯泰如何到他的那個俱樂部裏去看他，非常氣憤而難過的說，他的兄弟玩玩紙牌，只幾小時之內就輸了七千個盧比。托爾斯泰說，「人怎末可以這樣的鬧？」半小時之後，拉哀夫斯基看到遼夫，托爾斯泰自己在玩着中國彈子戲（一種 *Patagole* 式的彈子戲，在一個有繩子的木版上玩的），還知道托爾斯泰已輸給那跟他一起玩的陌生人一千個盧比了！據作者所知，這是最後一次托爾斯泰賭錢，輸掉了他付不出的數目。這一個遭遇使他的「哥薩克人」沒有完成就拿出來出版了，但從事這部小說已經幾年，存心要加上一個第二部的。可是一千盧比，何從籌措，他就讓「莫斯科通報」和「俄羅斯使者」月刊的編輯喀脫可夫預支稿費給他。這小說的來源是托爾斯泰在高加索的經歷。可是使它出版的情況使作者痛恨不置，因此他沒有把它寫完結。

他把這經過告訴了貝爾斯家，這一家的少女們對他已經關心得很，聽到這消息，她們哭了一場。這時他已經是這一家最歡迎的熱客。

他從莫斯科坐了火車到塔凡爾，從那裏又搭汽船沿伏爾加下去到沙瑪拉，他在沙瑪拉給祖母阿娜姑母寫了信：

一八六二年五月廿七日

今天我要從沙瑪拉乘車九十哩到喀拉力克去……

我有一個美麗的旅行；這一帶鄉間使我高興；康健好得多了，就是說，我咳嗽得少了一點。阿歷

克賽和兩個孩子活潑可愛，讓報告他們的親友。關於舍爾該，請寫信告訴我一點，叫他自己寫也好。我發覺那些可愛的同志（學校中的教員們）請他們寫信給我，他們有了什麼些事，他們如何的辦：

另外一信，六月廿八日寫的，他寫道：

已經有一個月沒有你們和家鄉的消息了；請寫信告訴我一切人：首先是我的家人怎樣地；其次是學生們（在學校裏他們同時又是教師）等等又如何。阿歷克賽和我都肥胖了，他特別胖，可是我們在趁，他也變得特別利害了一些，我們住在一個縫紉式的帳帳，氣候極美。我遇到了我的朋友斯多留寶——現在是烏拉爾斯克的阿達夢（長官）了——坐了車子去訪他，就帶回了一個書肥來；可是我寫得很少，並沒有讓他怎樣的速記。喝了馬奶人就煩躁。我打算兩個星期就離開這裏，希望在雪。以利連日（舊曆七月廿日）可以回到家裏。我在這窮鄉僻壤，不知道再到那裏去，而且什話又脫期這樣久了，心裏很煩。我吻你的手……

正在托爾斯泰離開喀拉拉克的時候，他的妹妹瑪利亞和妲蒂阿娜姑母同住着的耶斯那耶家中出了事。由於某一個政治密探的告發，他那許多的謠語中間有一個說是他發現了托爾斯泰家裏有一道秘密的門，於是警署決定了搜查他的花園；有一天早晨——使隣近的農民大為驚異了——警察，看守人，長官和憲兵，由一位上校帶領來到了這幕話劇的地點。學校裏發現了一架照相機；當時俄羅斯的村中還難得見到這種東西，一個憲兵官兵疑惑起來，就加以審問，有一個小先生尋開心一樣的答道這東西是留着給當時流亡在倫敦的政治犯赫爾岑拍照片的；可是他們找不到秘密的門。

三層地板用鐵條翻了起來，看裏面藏了東西沒有。池子沒乾了水，可是除了龍蝦和鯉魚，什麼也沒有，所有的櫥櫃、抽屜、箱籠、桌子、屋子裏的一切都打開搜查，女人們嚇得發死。一個警察長還不讓托爾斯泰的妹妹走他的圖書館，要等他在她和兩個黨員之間選擇完托爾斯泰的信件和日記，那裏面是像十六歲時所感觸了餘，他的生命中最深遠的祕底記錄。

在耶斯那耶既找不到什麼，這些法治的代表人物又到了和托爾斯泰有關係的學校裏去，也在那裏翻倒了桌子，倒翻了碗櫥，沒收了練習簿和初級讀本，逮捕了教員，現在農民們中間散佈了荒乎其唐的猜疑，因為農民對於學校教育這種花樣本來就有點猜疑的。

到了這個消息之後，托爾斯泰立刻給他的姑母A A托爾斯泰女伯爵寫了封信，請她很明白他的有勢力的人和他可以依賴得到幫助的人談談這件事。他說：

我不能够談這件事就這樣過去了，我不願意，我感到安慰和愉快的這一切活動現在被破壞了。姑母是怕得病了，也許不會恢復呢。農民們不再把我當做誠實的人——這一點是我多年辛苦得來的好評——他們當我罪人，煽動家，偽幣製造者，只因爲伶俐乖巧才脫逃了，沒有受刑。

「噢，老哥，你給發覺了啊！再也不用跟我們說什麼誠實，正義和別的話了，你自己就是個從手腳裡逃了出來的！」

我不必從手腳中間發出來的狂歡的聲調了。斯基(V A P伯爵)和亞歷克賽·托爾斯泰(

A T 伯爵，（藝術家並詩人）和別的你認為可談的人跟潘洛市談過之後，讀儘快給我寫信，至於我該如何給皇上寫信，如何把信遞呈上去，請速示知。事已至此，因而受傷害已經不能預防，也沒有避免的法子，沒有別的辦法，只有受辱，讓人家滿意；這是我的最後決定。我決不參加辦爾岑；他有他的方式，我有我的。我也決不躲起來；可是我要大聲的揚言，說我要出賣我的產業，那意思是我要離開俄羅斯，這個國家是誰也不知道誰的命運的……

在一封八頁長的信尾上，他又提到那憲兵上校在離去的時留下的恫嚇。說他還要來搜查，直到他搜查出「如果有什麼東西是藏好了的」；托爾斯泰接下來說說，我在我的屋子裏放了一柄寶彈的手槍，倒要看看這事如何結局。」

他也加了按語：

我不斷的對我自己說，多末邁道，那時我沒有在家！如果在家，此刻我一定在等候我的謀殺罪的判決了！

就在這事之後不久，亞歷山大二世在莫斯科和近郊過了一些時候，於是托爾斯泰是上了一封請求賠償的信，由一個侍從副官呈上去；過了幾個星期，圖拉省長就轉了一封沙皇的信給托爾斯泰，表示抱歉。

像這樣的政治的搜查底舉行，在托爾斯泰這樣敏一地自尊的心願所發生的影響和結果是易於想像的了——多末地增強了他對政府的仇視。

從沙瑪拉回來後，他看到貝爾斯一家的次數更多了。他把他們介紹了給斐特，後者

這樣的記錄了他對這一家的印象。

我覺得這位醫學博士是一個和藹的老人，文質彬彬，他的太太是位漂亮而莊嚴的黑髮的婦人，顯然是一室主腦。三位小姐，我無不必描寫了，最初的一位特別有一付可羨的申蓄的歌喉，不管她們的媽媽管得多嚴，不管她們自己如何的嬌羞，這三位都有那種法國用 *Du Chant*（活潑，動人）的字眼來表現的可愛的性格，此外是招呼週到，夜飯出色。

貝爾斯夫人和托爾斯泰的妹妹馬利亞女伯爵非常友好，在他出國之前，托爾斯泰時常到後者的家裏去跟兩家的孩子們玩。一八六二年，他經常去拜訪撲克洛夫斯基那兒的貝爾斯一家，他們每年夏天要住那兒的一個 *Dacha*（郊野的別墅）的。女孩子們都在家庭裏受的教育，只有松厄亞和大姊李莎大學畢業，有了文憑，能當家庭教師。

第三個女孩子丹妮是一個活潑的人，十六歲的姑娘，那有一付美麗而受過訓練的歌喉。

在一八六二年八月初，貝爾斯夫人和她的女兒們有兩個星期的時間離開耶斯那那約三十里的伊維柴，到父親的產業上去跑一趟，順便就在耶斯那那過幾天，看看瑪利亞女伯爵。她們到達的次日，他們和一些隣居舉行了一次野餐。這是曬乾草的月份，野餐的人得爬過許多的乾草堆。一般的印象是托爾斯泰愛上了李莎——大姊姊的貝爾斯小姐——形成這種觀念的是當時俄羅斯的習見，認為在妹妹們戀愛之前，大姐姐總是第一個打發的。

幾天之後，托爾斯泰跟了貝爾斯頓上伊維萊，而這裏的一場戲後茶在「安娜·卡萊列娜」裏，描寫列文向吉蒂求婚的時候，寫了出來的——這一場戲是近乎猜心事的談字裏的音字。

和松尼亞，貝爾斯小姐同坐在一般玩紙牌的掉上時，托爾斯泰寫了一句句子的每一兩字的音字：

「在你家裏存在着一種關於我和你姊姊李莎的錯誤的觀念；你和丹尼契伽應該取消它」

松尼亞談着這些字的音字，把這些字說出來。

因為怕人家拉她去唱歌，正躲在這一間玩紙牌的房間裏，恰好是這一場戲的見證，據地說，托爾斯泰就松尼亞認出了幾個字來，可是雖然幫了她，這測驗還是高深之至。

於是托爾斯泰寫了另外一句話的音字：

「你的青春和今天的這樣需要快樂，使我異常強烈地想起了我的年齡和快樂底不可說。」後來猜對了。兩人了解彼此，從那時起，兩人的命運已經確定，雖然最後的決定還待幾個月。

九月中，貝爾斯家同到了模克洛夫夫斯基去。托爾斯泰在他們的馬車裏陪他們到了莫斯科，天天去看他們，給約妮妮淑女帶去樂譜，給他們彈鋼琴，給丹妮亞伴奏，還因為當時的名歌伶是「微弱陀夫人」，這樣喚她的綽號。

這時候他的心理狀態可是看八月二十三日的日記來判斷：「我怕我自己。如果這次也只是一個愛的願望而不是真正的愛呢？我想祇注意她的弱點，然而我還是愛她。」

八月廿六日，松尼亞讀他這一篇她自己寫的小說，日記中所登錄的如下：

步行到貝爾斯索，和平地舒服的地方——女孩們的歡笑聲。松尼亞俗氣，不好，可是我真想她。她把越的小說給我看了。真實，簡單得多末有力啊！遊移不定，使她受苦了。我一些心傷，羨慕和嫉妬也沒有地讀了它；可是「超乎尋常的不吸引人的外貌」，以及「信心毫不堅定」重重的打擊了我。我已經安靜下來了。這一切（愛，婚姻家庭生活，等等）不是我的事……工作，僅僅滿意個人的需要吧。

不妨順便提及，青年時期的托爾斯泰常常為他的外貌難過。

他相信他是難看得使人怪惡的（丹妮亞在她的回憶錄裏寫着）。我再三的聽見他這樣說起。他自然不曉得他的外貌之中，動人的是智慧的兩眼所表現的靈性的力量。他不能夠看見那使他的臉俊俏的兩隻眼睛，不能觀察這一雙眼睛的表情。

松尼亞所寫的小說，據丹妮亞告訴我們，描寫了她的靈魂裏情況，因為托爾斯泰在李莎和她自己中間舉棋不定而苦惱。在這小說裏，托爾斯泰的名字叫做杜波里茨基。丹妮亞又接着說：

可憐我姐姐燒掉了她的小說，因為這篇小說是「最後表現在「戰爭與和平」中的」魯斯托夫一家的胚胎：媽媽，梵拉和納特莎。

這樣看來，未來的托爾斯泰伯爵夫人還對她丈夫的偉大的小說有了貢獻的。

一八六二年八月廿八日（舊曆），他的三十四歲生日時，他在日記上這樣記着：「奇怪的嘴臉！別想結婚了；你的生命是另外的一種，你已經有了不少的另外的賞賜了。」

九月三日寫的是：

我的未來的有個妻子底生活，從沒有這樣清楚，快樂，甯靜地顯示給我……總之，這看來很簡單，時候也差不多了，沒有熱情，恐懼或片刻的悔恨。

他的日記裏表示他當時的激動和勵志。九月七日他又寫了：

今天我獨自在家，優閒地放慮我自己的地位。杜波里茨基，你剛到青春。詩歌、笑、戀愛的地方去……這種地方，年青人才去得。

第二天他又規誡他自己：

胡鬧，一個辛苦的修道院生活是你的職責，在修道的高樓上你可以平靜地，快樂地觀察別人的戀情和幸福。我住過這修道院，何不歸去來兮。對的。

這個日記不大老實。Artists-Poet。總和我在一起，總坐在我的床邊朗讀……這是種應該有的。

九月十二日：

雖然不信戀愛是可能的，我卻在戀愛中。我瘋了，要是這樣下來，我要開槍打我自己了。一黃昏在他們家裏過。她無處不美。可是我卻是個可恨的杜波里茨基。我該早點預防。可是現在我不能駕車。我算我是一個杜波里茨基吧，因為屢屢的緣故也漂亮起來了。對的，明天我一清早就要到他們那

去。已經頗有機會了，只是我自己沒有利用他們。我怕，其實我該簡簡單單說出來，我是想回去，在他們全體的前面說，上帝，幫幫我的忙！

九月十三日：

每一天，我親，這樣同時受難又同時幸福是不可能了，我每一天變得更加瘋狂。

今天我又在靈魂裏憂鬱着，悔艾着，幸福着，這樣離開。明天我一起來去說，否則自殺。

可是要等到十六號他才交給她一封求婚信。在丹妮亞的「迴憶錄」裏，她這樣敘述了這段故事：

十六號晚飯之後，遼夫·托爾斯泰來看我們了。他在竄到他大非尋常的狀態。有什麼在激動他，一忽兒他坐在鋼琴上開始彈奏，一忽兒已經來回的在房間裏踱步，走向松尼亞，請求她和他奏二重曲，可是她坐在鋼琴上了，他又說，「還是讓我們就坐在這裏吧。」

所以他們坐在鋼琴上了，松尼亞柔和地彈起 *Op. 80* (歌劇曲) 中間的華爾茲舞曲，她學着這個歌的伴奏。

我看到這一切，覺得這一天要發生大事情了，可是我還不能決定這天的結果是悵然歸去還是「求辭」。

我經過房間時，松尼亞喊住我：「丹妮亞，你來唱這個華爾茲舞曲。我想我已經把伴奏練好了。」

由我看來，托爾斯泰的不安已經傳染了松尼亞，使她難過了。

我就同意了，站在這房間的中央那老地方。

松尼亞彈的伴奏，手指有點不穩。托爾斯泰坐在她的旁邊。由我看來，托爾斯泰對她要求我歌唱的一個舉動，很不滿意。在從他臉上的愉快的表情可以看得出來。

我聲音正特別好，就不理他的情緒，繼續的唱，在華爾茲舞的文雅的歌詠之中忘記了一切。

松尼亞彈不下去了。托爾斯泰靜靜地滑到她的座上，把伴奏繼續下去，這時我的聲音和那華爾茲的文詞都充滿了生命。

我再沒有注意到什麼了，不管是他臉上的表情或者松尼亞的困惑。我全部迷戀在這些樂音中間直到曲終，這最熱情地表現了祈求和寬赦的情緒，在結束的地方我唱那高音符，十分堅定。

「你今天唱得真好！」托爾斯泰用激動的聲音說。

他的讚美使我高興了。我消解了他的憂鬱，雖然我並沒有故意要這樣做。

音樂的感情不是常常來到的，可是特別在歌唱中，只要能給了它的靈魂的一片，它就來了。

後來我才知道，這晚上托爾斯泰替我伴奏的時候，他正在試驗他自己的命運：「如果他唱得高音符唱得好，我今天一定把信交給她（他已經不止一次把寫給我姊姊的信帶在身上了。）如果唱得壞，我不能交給她。」

托爾斯泰也常有一種試驗命運的習慣，玩那種「消遣戲」的紙牌或別的花樣時，自己問：「這事我做不做？」或「這事會發生嗎？」

我出外沖茶去了。

一會兒之後，我看見松尼亞手裏拿了一封信，奔下樓梯，跑進我們的房間。

這書對泰的求婚馬上接受了，可是他的父親，覺得二小姐比大小姐先出門，最初是不答應的，最後卻對松尼亞的堅持讓步了。

一種新郎的正義感使托爾斯泰把他的日記交給了未婚妻，這裏面，混和着希望，祈禱，自我批判，不但自我，還記錄了他的獨身漢時代的犯罪和放蕩。那女孩子認爲是美德的象徵的人，這一個啓示彷彿是晴天霹靂；可是失眠了一夜，爲這東西痛哭了一夜，那一夜過去了，她交還了日記本，寬赦了過去一切。

要結婚，必須先做悔然後領受聖餐。托爾斯泰在這方面的親身經歷，是做過在「安娜·卡列尼娜」第三卷的第七章裏，列文也這樣的做了。

求婚之後不到一星期就舉行了婚禮，那是一八六二年的九月二十三日，在克列姆林宮廷的教堂裏，新郎三十四歲，新娘十八歲。儀式行過了，新婚夫婦坐上一輛Droshki（騾馬車），駛抵耶斯那耶，在那裏舍爾茲和坦蒂阿拉姑母已在等候了。

斐特留着托爾斯泰報告他結婚消息的信：

斐特與希卡（斐特的暱稱）伯伯，或簡單點，親愛的朋友阿芳那西，阿芳那西那維奇！——我結婚了兩個星期，喜氣洋洋，正是一個新的十分新的新人。我原來拜訪你却還抽不出時間。什麼時候見你呢？已恢復了自我，我更覺得非常，非常的寶貴你。我們一有過許多忘記不了的事：尼古倫卡和別的。坐車來結綰我們嗎。我吻瑪利亞，彼得羅夫家的，再見了！親愛的朋友。我全心擁抱你。

在同一時期的另一封信裏他寫道：

我是在鄉下寫這封信的，我正寫的時候，在樓上她和我哥哥談話的地方，我聽到我妻子的聲音了。我愛過於塵世一切，我活到三十四歲，還不曉得戀愛和尋快樂是可能的，等我心境更恬靜了點，我給你寫封長信吧。我不應該說「心境更恬靜了點」，因為我是有生以來，心境更恬靜，更切實，勝於以前任何時候的，我應該說「等我習慣了這種心境」才對。目前，我還有一種感覺，好像正是偷來了不應該寫我所寫，犯法的，不屬於我的幸福似的。看，她來了！我聽到她了，這真這樣完美……寫什麼像你這樣良善的人，而且最難的人，像我妻子這樣的人，都能愛我呢？

在他們結婚前不到半月的時候，發生了一件可能鬧得不愉快的事，却没有鬧起來，並未怎樣的破壞了他的快樂。十月三日，內政部長邀請教育部長對「耶斯那耶，模利阿那」什誌的危險性加以注意。他是這樣說的：

在謹慎的閱讀之下，托爾斯泰伯爵主編的教育什誌「耶斯那耶，模利阿那」，可以言……是時常宣傳一種不實且頗危險而且意圖不正確的概念的……我認爲必須請部座注意這什誌的傾向與精神，其境况與……的境况，已發見不……我請求部座探聽如下建議，就是這價值非經過特別審查，不會出版。等語。

幸而決定這件事的並非內政部長而是教育部長，後者接到了這份公函，把那個什誌精讀了一下，覆文上說他並不覺得其中有什麼危險或什麼反宗教的傾向。沒有問題的，其中含有若干教育方面的極端的見解，可是這些見解，他說，可以讓其他教育什誌予以批評，却無須檢查員的審查。「大體上，」教育長說：

我必須說托爾斯泰伯爵的教育活動值得十分敬重，教育部長還應該儘量的幫助他，和他合作。跟

然本人並不固執他的若干意見，而若干意見，他自己要是考慮一下大約也要反對的。

除了內政部長要羅殘這個什誌之外還有別的事使他沮喪。他的雜誌定戶既少，又引不起人家注意。出了一年，他賠了三千盧布——數目很大，他是賠不起的，於是他決定出滿十二期就停刊，他結婚一個月以後，也停止了對學校的關心，這事也太浪費了他的時間和精神。

常常有人說，是政府方面的阻礙使他離開了教育工作的道路，可是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托爾斯泰自己對我說過，主要的原因在他們的婚姻和家庭的專心。

伯爵夫人的雙親常常對人說，「我們再不能希望我們的女兒有更大的快樂了。」而伯爵夫人不僅把托爾斯泰當丈夫來深愛，還把他當作一個偉大的作家來景仰了的。在托爾斯泰自己這方面，他也常常說，他覺得他的家庭是純然幸福的，而他的莎菲亞，阿特萊依夫娜，不僅是一位好妻子，極好的母親，還是他的文學工作底可敬的助手，關於最後一點，由於他的馬虎而沒有規律的習氣，一個有才氣的，忠誠的 *Armanehsis* (書記) 真是無價之寶。伯爵夫人獲得一種驚奇的能力，識辨他的常常一塌糊塗的字體，有時還龍豬摩他匆匆忙忙摘錄下來的札記和斷句裏面的意思。

他們的幾乎是純然的幸福，有一個缺點，就是托爾斯泰儘管活躍而且體格雄偉，却不能長壽的過他的康健的生活。在他的通訊之中，我們不斷發現他提起他的疾病來。使他長成的時候起，似乎胃已經很不好，特別在一八五四——五年間的戰時艱苦生涯以

後，從此不斷的有消化不良症。

此外還有偶爾的鬱勃，原來丈夫和妻子都特別的愛吃醋。托爾斯泰自己的行為如何，他給我寫在「安娜·卡萊列娜」第四卷第十一至第十四章中間了（關於那裏而伐森卡·維斯洛夫斯基的處理，實在是描寫了一個丹妮亞的並不理想的愛慕者的）。在伯爵夫人這方面，她識起她怎樣的喬了出去，希罕的丈夫把她當做鄉下的姑娘來調戲他。但是除了她個知道了的，婚前發生的一切事之外，她實在沒有理由來懷疑她婚後有什麼不確實。

他並不愛城市生活；然而，他結婚這一年的年尾，他和伯爵夫人在莫斯科住了幾個星期。

於是立刻回到耶斯那耶了。裴特在一八六三年的三月裏去拜訪他們，發現這一家充滿了生命和快樂。

五月十五日，在一個鄰舍的地主家裏，不湊巧沒有碰到裴特，後來托爾斯泰就給他的朋友寫了這樣的信：

我們剛好看不着你了，我們這樣不顧利使我難受！我多末願意跟你談談，沒有一天，我沒有提起過你來的。我的妻不是在「和洋娃娃遊戲」，你別侮辱她。她是我的嚴肅的助手，雖然她懷孕了，卻希望在七月初得到解放自由。之後，她什麼事不能做呢？我們正在一點點的「烏亮化」托爾斯泰最初用字時，只是說「像一個農夫一樣的工作，現在這字的意義是「農事」的總稱呼了」。我有了個重要

的發現，我趕快要告訴你。管事人和監督之類對於管理產業反而是廢煩。你試驗一下，把他們全攆出去，然後高枕而眠，一天睡十小時，保管一切情形不會變壞。我已經試驗過了，非常成功，十分滿意。

啊，怎末樣，怎麼樣見一次面呢？如果你帶了瑪利亞，彼得洛夫娜上莫斯科而不來看我，你們就大大得罪我了。（我的妻正讀着這封信，對於這句話已經批准了）。我要寫多點，但是時間不允許。我全心擁抱你，我的妻向你深深鞠躬，我也向你太太深深鞠躬。

正經事：你到了奧路爾的時候，給我買二十布特「合七百二十磅重量」的不同樣搓線，藍繩和輔材。只要價錢不超出二。三〇盧布一布特，運費在內，給我用大車裝來。款立即付出。

當下裴特就接受了這個邀請，車子馳過了兩排赤楊樹——通到那莊屋去的夾道口上的低矮的塔，就看到托爾斯泰了，起勁得在指揮那車乾一個小湖的工作，十分謹慎免得鯉魚逃掉。穿了白衣伯爵夫人從赤楊夾道上奔下來，胸口掛着一大串農舍門上的鑰匙。按照禮儀，她迎接了訪客，然後她的情勢雖然十分「有趣」了，但還是躍過了夾道和小湖之間的欄杆。然而還是用裴特自己描寫這次訪問的文句來得好：

「松尼亞，告訴納斯德卡木棚裏，拿出來口袋來，我們就回家」，托爾斯泰說。他已經溫暖地迎接了我，一面却還在留意捉鯉魚的事。

伯爵夫人立刻從胸帶上解下了一個大鑰匙，交給一個孩子，孩子就總命奔去了。

「你看，」伯爵解釋「我們的方法這就是一例。鑰匙放在我們自己身上，跑腿用的是小孩。」

在活潑熱鬧的晚餐中我們看到了被捕的鯉魚出現了。大家都舒服而且快樂……

這一晚算是「充滿了希望」。只看那位姐姐阿媽，亞歷克山德薩英婦，姊妹之中最和善的姊妹，又聯做，又輝煌地看著。青年夫婦，就已經令人快樂，她掉頭來給我說：「你看。Hovr Chov Lko。」（我的親愛的丈夫）自然應該這樣的幸福。」

至於伯爵夫人，一個懷孕了的女字，這跳過鐵欄杆，這種生活當然是閃耀着希望的。伯爵自己，一身過的日子是追尋新鮮，雖然這時期裏他步入一個新世界，是從前所沒有知道的，他相信一個偉大的未來，正如一位青年藝術家應有的熱情一樣。這一晚，那隨便而快樂的空氣迷戀了我，也不覺得西發士（Lefebvre）廊水恆勞役的巨石壓在我肩頭了。

一八六三年六月廿八日，長子舍爾該誕生了。結婚後的十一年頭裏，伯爵夫人給托爾斯泰生了八個孩子，之後的十五個年頭之內，又生了五個；總數，二十六年中生了一十三個孩子。

可是我們又得回頭幾個月，提一提這一年裏面，托爾斯泰所發表的作品了。

喀脫可夫在「俄羅斯使者」月刊的一月號裏發表了「哥薩克人」，那是托爾斯泰又弄回來修改，直到十二月才又交出去的。

同一雜誌的二月號上登出了「撲利庫希伽」，一個農奴的故事，講這個農奴因為丟掉了主人的一筆錢，懸樑自盡了。

在下列托爾斯泰給斐特的信，沒有日期，但是他一八六三年寄發的，中間提到了這兩篇小說：

你給我那兩封信很重要，極重要，起得快，起得快，親愛的阿芳那西耶神奇。我所住的地方和文藝界。批評家隔得這樣遙遠，所以，在收到你那樣的一封信之後，我第一個感覺是驚異。『哥薩克人』和『梭利庫希伽』的作者，管他是誰呢？談這些東西又有什麼用處呢？虧得紙張殘缺們印出來，闕那編輯付錢而且發了稿！可是這只是第一個印象；後來，我讀進了你們說的話的意義中去了，在我頭腦子裏轉了，而且在這裏發現了，一些古老的，早讓人忘掉了的垃圾裏又有了一些不明顯的標明了『藝術』的一角角落，猶如你說的話想了一下，同意了，你是對的，甚至在這些古老同垃圾裏淘了半天，發現了，一些我會經穿過的香味，這是愉快。甚至使人起了寫作的慾望了。自然，你是對的，可是像你這樣的讀者數量很少呢。

『梭利庫希伽』這一個碎嘴子的人拿了一支筆變弄，那題材是拿到手上就動筆的；可是『哥薩克人』雖然很壞，却有一點兒材料。我正在寫一匹斑馬的故事，希望能發表。『這發表了後來一八八一年。』可是此刻我怎能寫作呢？不可見的事，可見的事一椿椿來了；而且農場的事又堆積得我的耳朵都末高，索尼亞也這樣。我們不用管事人；下田，造房子，我們用了助手了，可是她單獨辦公記賬。我有蜜蜂，羊，一個新的菓樹園和製酒器。這一切都是張滴兒發展的，自然比不上我們的理想遠甚。

波蘭的大事你有什麼意見？『一八六三年革命那時發動了。』很不妙！我們——你和我的鮑黎索夫——是要從鏽了的劍匣中拔出我們的寶劍來呢？……

托爾斯泰放在第一個被掃起的戶外勞役底蜜蜂，化去他的最多時期，他常常一連幾小時的研究蜜蜂習慣。

屠格涅夫寫信給裴特時，評「哥薩克人」如下：

我讀了「哥薩克人」，大喜欲狂，波特金也是如此。只有與衆不同的性格破壞了一般的輝煌的印象。要文化和新鮮的。原始的大自然作對比，不必再用這沉悶的，不康健，老是想起自己的傢伙。爲什麼托爾斯泰的這一個惡夢還沒有過去呢？

幾月之後，他又寫道：

你走了之後，我讀了托爾斯泰的「樸利庫希伽」，對他的巨大的才能威力益拜服了。可是他化掉了太多的材料，又可憐他淹死了那個兒子。這弄得太可怕了。然而有幾個真是精英！，你說得我的背脊是又厚又粗的，它卻把一道冷氣送下了我的背脊。他是一位大師，一位大師！

現在托爾斯泰已差不多走上了他運中注定的十六年生命的起點了：一個安靜的田園住家，充滿了家庭的喜悅和憂愁的。這些年去而復來，極少變化，十五六年的生命，一句句子就可以寫盡。孩子們很快的生下來，而那偉大的小說和一本「ABC」讀本(ABC Book)出版，一個種植了蘋果樹的菓園建立，耶斯那耶，樸利阿那日益興旺，伏爾加以東購置了新產業。

一八六三年他寫了兩個並不發表的戲劇。其一是鬧劇。名叫「虛無黨人」(Nihilist)，在家裏上演，獲得成功。其另一也是一個喜劇，寫的是當時流行的題材，名叫「家」(The Infected Family)。希望「家」上演，一八六四年初托爾斯泰帶了它上莫斯科去了，可是戲劇季正擠得不堪，這一部戲結果既沒有上演，也沒有出版。

托爾斯泰伯爵夫人的弟弟S. A. 貝爾斯（一八六六，他是十一歲，從那年起對一八七八年止，每年夏天和托爾斯泰們一起過的）在他的「托爾斯泰回憶錄」中生動地描寫了耶斯那耶，橫利阿那的生活。他提到了一句諺語，關於一個毫無外文的貴族的，使托爾斯泰牛馬一樣的爲兒女的未來準備；除了他的文學事業之外，上面已引用了的一封信裏提到了的蜜蜂，羊，菓樹園和裝酒場，可以說明他如何備置一切。

在他的「懺悔錄」中，托爾斯泰把這些年加以檢討了：

從外國回來，我結婚了。快樂的婚後生涯，這新的環境使我離開了一切追尋生命的意義底活動。這時我的全部存在的理由，集中於我的家庭，妻子孩子，增加我們的生活的收入上面。我們追求自我的完美之境與進步，現在又丟掉了。只爲了經我自己和我的家庭儘量弄得過得去。

一九〇三年，又寫到他的生活的中途時，托爾斯泰說：

於是來到了第三個時期，歷十八年之久，大約是最乏味的了（從我的結婚起到我的靈魂的再生止）從一個世俗的觀點上來說，這却是最道德的；就是說，這十八年之後我過着正確的、誠實的家庭生活，並沒有在任何大衆唾棄的罪行中放浪，可是我的興趣祇在對我的家庭的自私的關懷之上，要增加我們的產業，獲得我的文學的成功和各種的善悅。

在農奴解放之後，俄羅斯大部份地方上的地主們多少和農民起了嚴重的衝突；在農民中盛傳着這樣的故事，說沙皇的意旨本是把所有的土地都給他們的，但是因爲官僚從中欺君蒙上，只給了一部份土地；有一個時期，暴動是不斷地發生的。在托爾斯泰的注

業上，這一類的事實却從沒有發生過，只是他的妹妹（在一九〇二年，她的丈夫已經死了很久了，因為托爾斯泰病重，離開了他的修道院，出來探望地的哥哥，因此我在耶斯那耶看到了他）告訴我說，曾經有過一次，農民們重絕了割乾草，如免受損失起見，托爾斯泰，他的妻，全家和鄰近十一個小學校的教師們下了決心，劇烈地勞動起來了，居然在氣候變化之前，把乾草全部割完。

二 「戰爭與和平」

在結婚的生涯中既安定了，托爾斯泰計劃了一部偉大的小說。他最初決定了下來的，是要處理憲政運動者的陰謀底時期，起於尼古拉第一的登極，時爲一八二五年的十二月。那異常不成熟的軍事陰謀立即被撲滅了。當時候一切都沒有成熟，許多呼喊著要一個「憲法」(konstitution)底兵士，以爲他們呼喊的是他們願意效忠的康司坦丁(Coŕstian)，尼古拉第一的長兄，他因爲跟一個波蘭貴婦，天主教信徒結了婚，所以放棄了皇座。在計劃這部作品之時，托爾斯泰發現他退後到更早的時期去了，退後到他的入物所生長的場景中——到了拿破崙戰爭和一八一二年法國人侵略俄羅斯的時代。而這裏却是一部小說底光輝燦爛的背景，他把「十二月黨人」(Decembrists)擱置了，就開始「戰爭與和平」。這作品結構宏偉，成爲無以倫比。

我們却已經看到了，他的注意力並不能全部給文學所勾纏，得分出一半來管理他的產業。當他在沙瑪拉省的吉爾吉斯漫遊時，他注意到那一部份區域的土地多末賤價而又多末肥沃。所以他希望在那兒買一份產業，一八六四年秋天就帶了這個願望先旅行了一次。十月中，他回到了耶斯那耶。十一月，他寫信給斐特，提起了「戰爭與和平」的艱

苦的準備。

我是在垃圾車裏，沒有寫什麼，只是苦苦的工作着。在我必須精神的土地上要耕得深，這預備工作是多麼艱難，你不能想像的。在我正作預備的非常龐大的作品中，可能發生的我那些未來的人物的遭遇，想了一遍再想一遍，從一百萬可能結合在一起的細節之中，要排出一百萬分之一來，真難得可怕。而這就是在做的工作……

這一月尾他又寫了：

這秋天，我的小說寫了頗不少。Ars Longa vita Brevis(人生朝露，壽術千狀)天天這樣想到。如果一個人能把他所了解的寫出個一百分之二一個就好了——可是只寫了一千分之一！然而，意識到我自己底「能够做」已經對我們這些人們帶到了快樂來了，這種感情，你是知道的。但是這種感情的經歷我今年特別強烈。

一八六四年，托爾斯泰的第一個全集的版本出現了。末一頁上的目錄足證托爾斯泰在「戰爭與和平」之前的「試筆」已經把他安置在俄羅斯作家的第一流中間。這一個版本共計四巨冊。

十月中有一天，托爾斯泰騎上他的愛馬出去馳騁，這是一匹英國的純種，名叫瑪希卡，在他的馬廄中已經很久了。他那兩匹獵狼的狗隨他出發。騎了一路，跳出一隻兔子來，獵犬就衝了上去。托爾斯泰的初意並非打獵，可是一看到獵犬一道追那兔，忍不住就放開步子奔馳上前，喊出了那行獵的呼聲，「Abou!」氣候不好，道路很滑，在一個

發實的滾滾馬蹄跌下地，把騎在馬上的人的手臂扭折斷卻。馬跑掉了，而托爾斯泰一個大驚倒在那家雞棚的地方。他後來支撐起來，走了半哩多路才到一條公路上，非常疲倦地躺在那裏，有幾輛農家的大車經過了，可是起初他沒有讓人注意到他。最後，被發覺了，爲了免得他的妻子驚慌，他請求他們搭他到一個著名的接骨專家阿古一娜，一個老太婆的草屋裏。她和她的兒子伊凡用盡了方法——洗，按，絞，綁那條胳膊——可是接不上去，托爾斯泰繼續的呻吟不已。

這時伯爵夫人已經聽到了這個不幸，夜半來到了這個草屋。她立刻僱主把他的丈夫抬回了家，到開拉去請個大夫，大夫清早三點鐘趕到，用了哥芬之後，再加上兩個請來幫忙的工人力氣，總算把骨頭接合了起來。蘇醒以後，托爾斯泰對醫生的不信任迫得他們再請一個外科醫生來。兩個醫生研究了半天，認爲骨頭接合得不錯了，說托爾斯泰得躺在床過六個星期，讓那條手臂慢慢的恢復。六個星期過去了，托爾斯泰叫人拿出槍來試試他的手臂。槍一放，手臂立刻又劇痛不已。於是他寫信給他的岳父，貝爾斯醫學博士，由他勸告，去莫斯科找專家們看看。專家們意見相左，遲疑了一個星期，才決定了重新施行手術，由兩個有本領的外科醫生宰割，結果非常圓滿，不久病人的手臂又運轉自如了。

那時在耶斯那耶的是伯爵夫人（現在正懷她的第二個嬰孩，生於一八六四年十月四日，是一位名叫坦蒂阿娜的千金）而長子舍爾該正患着痢疾，出着天花。

在莫斯科的時候，托爾斯泰和喀脫可夫談妥了在「俄羅斯使者」月刊上發表他的「戰爭與和平」。

一八六五年一月廿三日，手臂已經恢復了，他又寫了一封輕鬆活潑的信給斐特，這封信有時反而比嚴肅的詞句更能達意：

要不要讓我告訴你一些關於我自己的驚人消息？馬把我從背上掉下來的時候，折斷了我的胳膊，就過去，於是醒過來，那時我給我自己說：「我是一個作家，」而我真是一個作家，可是個寂寞、冷靜一類作家……過不了幾天，「一八〇五年」的「戰爭與和平」第一部的原來名稱」就要發表。請你仔細細細的發表意見。我尊重你的意見和另一個人的意見，這人是我越長成越不喜歡他的——屠格涅夫。他可是能理解。我覺得截至現在為止，我們發表的東西都是試筆，而現在正在印刷中的東西，我比以前的一些東西更喜歡它得多，卻還是很單薄，凡是序言性質的不免如此。可是跟齊來的就要——嚇人了！……請告訴我你所熟悉的「地方」的意見，特別一般讀者覺得怎樣。無疑問的，又是大家更加注意與過去了。我希望，期待這道情況，只要他們不洩露我，湊巧我可受不了……

斐特與你這樣喜歡我的妻子，我愛她比愛我的小說少一點，可是她總是我的妻子，你知道的。一定來看看我們，如果你跟瑪利亞，彼得洛夫娜從莫斯科回來，不來到我這裏就攔一下。我不是開玩笑，那你真是傻瓜了！

一八六五年五月，在托爾斯泰給斐特的一封信裏，我們看到托爾斯泰一個孩子生了病，幾乎在熱病中不免。他的妻子的妹妹，女中普家丹妮亞，（再混合了一點他自己的「裏」）如何成了一「戰爭與和平」中的納特莎的模型，這時是在耶斯那耶斯夏，她也是每年

都如此的。瑪利亞·安伯爾和底孩子也在那裏了。他說起這些孩子都極康健，整天在戶外。接下來，他說：

「我總想一點兒一點兒的寫我的。對我的工作尚滿意。山豹依然引誘我每晚去射「結實」，大抵因為他懶惰而子彈只是經過牠們的旁邊的。農莊情況不壞，就是說，並沒有麻煩了我——我也就要求這個……」

在答覆我帶給他的一個建議時，他接下來說，他並不打算，再談耶斯那耶，撲利阿那學校了，而且帶有一大體表達這三年熱情的「工作」所得來的結論，於是又談到農奴解放以後的農事之現狀，隱約暗示了饑荒大問題——這一個題目已命定了是托爾斯泰晚年所要致力的問題：

我們底作為農家的工作現在好像一些股票一樣，股票已經沒有了價值，在交易所市場上賣不掉了。這情形真壞。對我自己說，我只要求這些事不太化費我的時間，不太擾亂我的甯靜就行了。我最近私人的事情很可以滿意，但一般的傾向——飢荒的不幸已經嚴重萬分——卻日益一日的使我苦痛。這種痛苦是奇怪——又可怕又好。我們的食掉上有玫瑰色的蘿蔔，黃色的牛肉，乾淨的拾布土圍牆烤得很好，軟軟的麵包；花園裏試樣齊全，穿細羅紗的年輕的姑娘覺得天氣熱熱這要卸清涼；同時在那些飢餓的惡魔猖獗的地方，敗草已經佈滿了田地，澆灌了農民和他們女兒的堅硬的足踵，把牛蹄子裂開了。我們的天氣，穀子和草地可怕已極，你們那裏的如何？

這封信結束的地方勸告斐特不大注意土地，要多注意文學，說托爾斯泰自己也這樣在做，頗覺得生活的輕易。

托爾斯泰出去獵魚子和獵狼的時候，帶着獵犬，而把帶着，貝爾斯小姐（即上文
的丹妮亞）總是跟着他的。

在這位小姐和金爾該，托爾斯泰信傳（遼夫的哥哥）之間，帶着漸漸的加重了，托
爾斯泰結婚後的兩年之內，他倆都十分苦痛，因為金爾該不僅僅年齡上大了小姐二十
二歲，而且，金爾該還跟一位優美的吉泊賽婦人同居了十五年，有了一個家庭了。雖然
愛他的孩子和他們的母親，金爾該向丹妮亞求婚了，她對這些情形一概不考慮，立刻接
受。然後，這個婚事就此就攔了起來，這一對情侶有一個長時間不見面。他們再會面時
，幾乎在婚前的前夜，丹妮亞發現了金爾該的受苦了，可是她不了解苦痛的原因是因為
他拋了一個獸身於他的忠誠的婦人。遼夫，托爾斯泰發覺了她的因感，就把情形給她解
釋了，她立刻決定解約，而且堅持了這個決定，雖然苦心已碎。這一次失敗，她不久
就就後悔了，一八六七年她嫁給了A M 柯茲明斯基，她從十四歲那年起就已經愛上了他
的。同時，金爾該跟他的孩子們的母親結了婚，他則取得法律地位了。

這一件事的全部經過，遼夫，托爾斯泰處理這件事的策略，深謀遠慮，醇厚的及情
意在「托爾斯泰的家庭觀」(Familiar views of Tolstoy. M. Allen & Devin 出版)一
書中敘說着，而且也反映在「戰爭與和平」中，足見納特莎·魯斯托夫是怎樣反映了一
個真人的。

在這一件事中間，也可以看到托爾斯泰的閱深，正與當時俄羅斯的「智識份子」的

習氣不同，使他堅持了凡和一個女人結合了的、就必須共生死，不惜任何代價。

在五月底，他去了尼古爾斯屋（那是他長兄尼古拉死後變成了他的產業的）而把屋子修理了一下。六月，全家達到尼古爾斯屋，他們就在裏面生活得非常安靜，而托爾斯泰則繼續的寫他偉大小說了。伯爵夫人除了建議若干小說中的人物之外，還一次再次的抄寫那部小說，對於修改海倫的放蕩行爲，她也起了很大的影響。他的朋友D. A. 狄亞可夫的產業離他們祇有十哩，托爾斯泰時常與他過從。在農事方面，在牛，豬，鷄食的蓄養方面，狄亞可夫是他的參謀顧問，唯一的來到尼古爾斯屋的話客是斐德；而這位詩人記錄了——他在那裏遇到伯爵夫人的「漂亮的妹妹」丹妮亞了，她如何的不喜歡酸的 *butters*，而托爾斯泰却喜歡得要命，一進大門就有一大桶馬奶放在那裏。

住在尼古爾斯屋的時候，鄰近一位地主基萊葉甫斯基邀他去過半個月的大行獵，參加的人都穿上了特製的衣衫，富麗的餽餐在山林間伺候。使托爾斯泰高興的倒不是這次行獵，而是由於爲了這個機會，他可以研究新的和舊的貴族典型。

這一個時期之後，人們就到他彈奏六弦琴，唱那些火辣辣的戀歌。

一八六五年秋，由他的十一歲的舅子作伴，他參觀了鮑洛丁諾的古戰場。他們坐在貝爾斯博士的馬車裏，駕着驛馬離開莫斯科。到他們該吃飯的時候，才發現他們午餐籃忘記在後面，現在只有一隻小籃子的葡萄，托爾斯泰就說了，「抱歉，抱歉，不是爲了忘記那一籃餐肴，岳父一定生了氣在咒罵他的用人了。」旅行繼續了一天，他們宿在一

處用以紀念那些戰死在這場大戰中的英勇男兒們底醫院裏。托爾斯泰一連兩天，視察這
個他正在描寫的戰鬥的地帶，於是做了那場戰爭的計劃，後來寫在「戰爭與和平」裏
了。那時是一八六五年，但附近一帶居民，只有很少人是曾經了一八一二年的這次大會
戰的。

那時，托爾斯泰時常去莫斯科的留米楊采甫博物院整天整天的過，讀着亞歷山大一
世那時的書籍的原稿，特別注意到當時的致公堂（Izobrazhenie）的祕密活動，在俄羅斯
興起的情形，最後如何因政治關係而禁止。

S. A. 貝爾斯告訴我們，托爾斯泰：

常常做喜小孩，歡喜小孩集在他的週圍。他很快的就得到了孩子們的信賴，似乎有把鎖鑰來開啓
他們的心似的。他似乎毫不驚疑地和陌生的孩子一攬就熟，只須問一句話。大家和洽非凡了，立刻就
開始聊天，自由自在。除此之外，他還可以用他的訓練有素，教育家的技能來揣摩一個小孩子的思
想。我記得他的孩子時常奔到他的跟前告訴他，說他們有一個祕密；要是他們再也不肯說出那祕密
來，他就輕輕的在他們的耳朵上擠出了這個祕密。「啊，這是什麼樣的爸爸啊！怎末給他知道了？」
他們就這樣驚異地大叫了。

他還說了：

天賦於種有的聰悟和機警，使他對待旁人，關心旁人十分和柔。我從沒有聽到他辱罵過用人。他
們都尊敬他非凡，愛他，似乎又怕他。他雖然愛好運動。我從沒有看見他打過一條狗或一匹馬。

有一個和他一起，二十年以上的僕人說過：「我從童年的時期起住在伯爵的家中直到現在，我愛遼夫，尼古萊維奇如同我的父親」；在另外一個地方他寫着：

伯爵外表很嚴，待僕人卻好極，對任何陌生的人都幫忙。他有一顆良善之至的心房，他要是爲了什麼對我生氣來，我是知道他的脾氣的，只要立刻離開了他的房間，等到他又喊我的時候，已經是好幾天才沒有發生過不愉快的事情一樣了。

這同一位僕人談到托爾斯泰的晚年時說：

遼夫，尼古萊維奇現在變了另一個人。從一八六五到一八七〇年他管理產業十分忙碌，對牛羊的營養繁殖大有趣味，照顧他的財產，總之是什麼都幹。這時候他脾氣大，衝動的回數也多。他要出去打獵的時候吩咐了把狗刮都拿出來。用人叫阿歷克賓的，就拿了他的獵靴交給他。伯爵向他咆哮了，「你爲什麼不烘乾了靴子？你連一粒鹽巴也不值！」阿歷克賓也懂得他的主人的脾氣，拿了靴子出去，幾乎是立刻又拿了靴子回來的。「啊，現在就好了，行了，」伯爵這樣說，馬上又笑容滿面。

他愛好田園，鄙棄城市，一部份起因於他對於大自然的秀美有一個敏銳的鑑賞力。他每天都能發現新的美麗，時常變着：「上帝如何的富裕啊！每天「他」要給一些新的賞賜，使這天跟以前的日子不同。」

他是運動家，也是農業家，說只有運動家和農業家懂得大自然。再來引用貝爾斯的話吧：

不管天氣如何壞，他每天的散步決不中斷。他時常胃口不好，這個他倒不在乎，可是要有一天不在開曠的空氣中散一次步，他就受不了。大體上，他愛好體力的活動，騎馬，體操，可是特別愛散

步。如果空手不行，如果也祇能抱個不愉快的念頭去睡，那麼這就毫無意義。他可以走一整天不覺得疲倦，我們時常是一連十小時十二小時地騎在馬上的。他在書房裏放著晚鐘，有時在裏面裝起了運動的器具。

一切繁華他都不喜歡，而許多一般人認為極平常的享樂，他都不喜歡，說是對人類的靈肉都沒有好處。他那耶斯那耶的屋子，佈置得不能再簡單了，構造得實用而堅固，雙重的窗，一些荷蘭式的火爐，這是給俄羅斯的屋子溫暖所不能缺少的東西。房間大都是光光的地板，不用地毯。只有在孩子們多起來，聯着屋子蓋起的房間才用了銀鐵的細木料的地板。

他吃的更不在乎，卻反對軟和的床鋪或彈簧的墊子，有過一時他總睡在一隻皮沙發上。

他穿的簡單，在家裏總不穿漿過的襯衫或裁縫做的衣服，只置上一件平常的俄國襯衫，就夠了，夏天的是蘇紗的料子，冬天的是羊毛料子。冬天外面的衣服也是極平常的料子，照羊皮的 *Zubra* 和農民的 *catan* 式樣做的；禦寒的效能這樣大，家裏的入和賓客常常借了來穿。在他的晚年他原則上倡導的簡單的衣着，事實上他很早的時候起就已經實行的了。

在寫「戰爭與和平」的時候，托爾斯泰精神上十分愉快，在他工作成績好的時候，他笑嗒嗒的說，「墨水瓶裏面有了我一點血肉」了，他的主要的娛樂是帶了獵狗出去遊

兒子，常常是一個農舍的地主畢皮可夫作伴的。

在他的婚後，托爾斯泰的日記就時斷時繼了，而從一八六五年十月起，一氣寫了好幾年。他這時讀了些什麼書，我們只找到很少資料，可是他引起了杜羅伊雷的一部小說，奧斯托洛夫斯基一本戲劇，「瑪爾蒙的回憶錄」（對戰爭與和平有幫助的），羅俄的「哀史」——強有力量——基佐，約夫·德·梅斯脫和梅里米的查理第九本紀（Prosper Merimee's Chronique de Charles V.）。關於梅里米，他寫道：「他很聰明，很敏感，可是沒有才分。」

大體上他還是不關心歌德，談着「浮士德」的時候說，「智力的詩，決非其他的藝術所能表達的目的底詩」。他談到托洛羅滋（Troloze）的頗多……

只要不是冗長的，就好……讀托洛羅滋——好。一個小說家的詩……（一）關於處理事件的先後——有布拉頓，我的（未來的）哥薩克人（指他要續寫的續篇）；（二）關於在一個歷史背景上表現的風度——「依利阿德」和「奧德賽」之外，「一八〇五年」（即「戰爭與和平」第一部發表時之原名）；（三）論到一件事情況的美妙，歡樂——「匹克維克」，「仲展的田野」（正在寫的一篇小說，後來放棄了的）；（四）至於人們的性格描寫——「哈姆萊脫」，和我的未來的作品……

讀了「倍托萊派」（The Betrains）——著名的——

過了一天又寫着……

托洛羅滋的技巧把我傷了。我安慰我自己，說我有我的，他有他的。知道一個人自己所有的——或者毋庸說知道自己所「沒有」的——這是藝術的要點。我必須像人家練鋼琴一樣的工作。

後來他寫道：「談完托洛羅潑了。太多默守成規」，「談了愚蠢的「朱利亞，卡文那」(Julia Kavanagh)。

一八六六。十二號夜間，耶斯那耶舉行了一個盛大的化粧跳舞會；一直弄到夜深兩點；第二天還有三輪馬車的兜風。

就在這個正月裏，全家搬到莫斯科，他們化了一百五十五盧布一個月的租金，住了一套六個房間的公寓，等「戰爭與和平」第二部的印出。

這時和托爾斯泰往來最多的朋友是I. S. 亞克薩生可夫和 奧勃倫斯基親王。他又進了莫斯科美術學校，學習一手雕刻——給他的妻子塑雕像。這一行大約他沒有幹得久。

一八六六年五月，次子依利亞誕生，家裏多了一個英國看護。

這年夏天一個步兵團在耶斯那耶附近駐屯下來，一位青年少校名叫關羅閣爾促夫的也在裏面，是托爾斯泰在莫斯科時就結識了的。他訪問了托爾斯泰，把他的團長烏諾夏和同隊的軍官思雅，斯塔蘇萊維契介紹了給他，後者先降了級，因為在輪到他看管犯人時，有一個犯人逃跑了，不久前他才再恢復他的軍官資格；他是一個中年人。

有一天關羅閣爾促夫和斯塔蘇萊維契來找托爾斯泰，告訴他，有一個兵，擔任了軍團中書記之職的，把他的上司隊長打了一耳光，正受軍事審判。他們請托爾斯泰替這人辯護，托爾斯泰對大辟之刑本來就不勝驚惶的，立刻答應了。

這件案子的經過如下。士兵希朋甫，學識平平，幾字是寫報告。有了錢都化在酒酌

上面。他的一團的臉是圓成肉人，固然不喜歡他。常常在軍告裏挑剔，叫他重寫。希朋當時憤恨這管轄，有一天他喝醉了酒，去頭頭地寫報告，他侮辱了隊長還打了他一耳光。按照法律，監押長官的士兵應處死刑。托爾斯泰却希望他能救活這條命，總算得了允許，替他辯護。審判日期定六月六日，審判者是烏諾夏團長，斯塔蘇萊維契和團長團督促夫；後者只是一個輕派的少年人。

托爾斯泰曾經把這件事講給我聽，說起他對公衆致辭一共也只有四次，而這一次他最堅定，自己最滿意。演詞先寫好，主要的意見是希朋甯不能負責他自己的行動，因為他這人本不正常，腦筋上受處了他的忿怒脾氣和孤獨寂寞，日久他成爲白癡，就固執地認爲隊長於報告一道毫無智識，一點沒有錯誤的東西卻不採用，實在不公平。法律的規定的條文都指一些能把握住自己的心思的人，因爲現在的情形跟毆打長官的士兵應處死刑，沒有抵觸，所以這次的罪犯應該赦免。

然而希朋甯還是處了死刑。托爾斯泰通過他的姑母A.A.托爾斯泰女伯爵的關係給亞歷山大第二遞上呈文請求赦免，可是他對於這細節向來不注意，竟忘記了提起發生一件事的部隊的番號，陸軍部長就把這件事壓了下來，到八月九日兵士就給槍決了。

跟團長和陸軍部長的態度恰好相反的是這一帶的農民，他們成羣的趕來探望這個犯人，把牛奶帶給他，雞蛋，土布和一種病人們能捐出的，行刑的一天到了，希朋甯冷漢地走向他的死亡，大家都看到這人，他似乎什麼也不明白。大家圍住了把他綁起的行刑

柱——女人哭着，還有幾個羣厥，他們請了個牧師，到他的坟墓邊上說一段「彌撒」，大家捐出錢來，「彌撒」就一直的唸下去，唸了一天。夜間大家又捐出銅錢，土布和那種在俄羅斯教堂裏點的燭火，放在他的墳上。第二天是彌撒，一直不斷，等到警察禁止這種宗教的儀式，還把墳墓鏟平，免得人民繼續者巡禮。

在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存在着這樣一種不同，這種智認是可以幫我們了解托爾斯泰後來的信念，就是政府和法治本質上是墮東西底信念。他的晚年時期中，顯然他更不願意根據法律來呼籲請求什麼了。

他時時為病痛所煩惱。例如，一八六六年七月中，他說起腸胃病把他關在家裏，轉身轉決了一點都不行。

十一月他表示了著作事業的重要的一點意思。在批評「戰爭與和平」時，斐特引用了這句話 *Irribilis poetarum Cens* 托爾斯泰答復時說，「却不是我」，他歡迎他的批評，請求他說得更多一點，又繼續的說：

那末，你在幹什麼？不是「地方自治會」或輿論上的什麼（「道」一切都是強迫的活動，我們本能地幹着，無須我們自己的意志，不過像螞蟻堆了個蟻山，此中也無所謂好，無所謂壞），而是在思想的領域中你幹了什麼？你這人的存在底主要的泉源，只有這個，曾經，現在，將來，都有功於世界，這泉源退奔流着嗎？它想到了要傳達什麼沒有？它如何表示了它的願望？還是它忘記了如何表現它自己呢？這是要點。

這一年秋天，莫斯科文庫魯斯克的鐵路通到了國拉，從耶斯那耶到莫斯科去更加容易了。然而托爾斯泰被誘惑的可能很少，不想離開他非常寵愛的，平靜，莊嚴的內園生活，他實際也只有在這個環境中可以工作得最有效能。

大約在這時他種植了一個赤楊林，以後就要成長而且價值很大了。

一八六七年的夏天，像騷盧一樣地不信任醫生的，他一次又在作品中這樣表示過，卻因為康健的緣故，由他的妻聳動，他在當時莫斯科最著名的醫生柴哈林教授那裏看了次病，一連幾星期聽了醫師的忠告喝着礦泉水。

寫給斐特的停止說：

親愛的朋友，如果我一想到你就給你寫信的話，每天你可以收到我兩封信。可是誰能把要說的話都說呢，有時人懶，有時人忙，我現在就是這樣。我最近剛從莫斯科回來，在柴哈林的指點之下大事治療我自己，最重要的是我在利斯印刷所印好的小說，得準備稿子送去，讀校樣，天天在罰款和遲延出版時日的威脅之下。這又愉快，又艱苦，你明白。

一八六七年十一月，我們又看到全家要在莫斯科住一個時間，他們似乎住過了大部份的冬天。

這時，斐特拜訪了托爾斯泰并向他宣佈，他決定為姆會斯克的飢饉的農民募捐，要舉行一次文學晚會，那災區正在斐特的產業所在的地方。托爾斯泰却冷冷的接待這個建議，說斐特浪費了災荒，至於請求他這個晚上朗誦一些什麼，以保證這個晚會的成功，

托爾斯泰拒絕了，說他從來，更永不罷，這確實是正確的。然而，他借了「戰爭與和平」中的一章給斐特，是描寫俄羅斯軍隊在可怕的克卑之中從斯摩倫斯克撤退的奇異的一章。（第二卷第四冊第五章）。這一章那時還沒有出版，剛在看校樣。朗誦者柯古雪夫親王，詩人兼戲劇家，結果擊碎雷動。

一八六六年四月，屠格涅夫寫信給斐特時說：

我們讀完了「戰爭與和平」的第四卷。這中間有不可忍受的地方，而又有奇異的地方；而奇異的地方（他們佔了上風）真是好，真是雄渾。我們中間從沒有人寫得到這樣的好，簡直可以懷疑到世上會不會有比這再好的作品了。

同時，L. P. 波特金從彼得堡寫了信：「托爾斯泰的小說真是一個驚人的成功，這裏沒有人不唸牠，不僅是唸，而且迷了。」

你知道今年夏天我幹麼辦？不斷的寫叔本華狂喜，一連串心智上的享樂，從前所沒有過的呢。我買了他的全部著作，讀着，現在讀讀着（康德的作品也是如此）。敢說在他的功課中還沒有一個學生學到這末多，發用這末多，還學上我這積累夏天的。不知道我是否要改變我的意見了，可是目前我確信叔本華是天才的人類中最偉大的一個。你給他寫了一些什麼？關於哲學的東西。有一些什麼？是什麼意思？這是一整個世界的異常生動而美感的反映，我開始在翻譯他了。你願意幹這個工作嗎？我們一起來出版它。現在讀了他，我真不懂寫什麼他的名字會還沒無聞的？唯一的理由或許是他自己一再提起的。就是他說的除了白癡，這世界上不再有別人……

托爾斯泰曾說，第二天他要去潘霍省府，看一個他想購置的，在「這種無人問津的區域」裏的產業。伴他旅行的僕人說出他們如何坐了三等車從莫斯科去勒尼濟尼，如何托爾斯泰和旅客們整天，許多人以為他只是一個「平常的人」。在潘霍買產業的事後，他是放棄了的。

那時，他完成了「戰爭與和平」的最後一部，到十一月全書出齊了，兩冊在一八六六年出版。一八六八年出了三冊，第六冊却到一八六九年才出。後來的版本縮印在一起，冊數就沒有那末多了。

雖然他完全克服了青年時代的懶惰習氣，他可是時常咒罵他自己的，現在已變成一個有規則的，不可屈伏的，最勤勞的勞動者了，可是，完成了這樣一部龐大著作之後，他也需要休息了，夏天裏他寫信給斐特：「現在是我最死洋洋的時期了，我不寫也不想，只覺得蠢而快樂，」他又接着說他殺了山鵲，有一次一下子獵得了八隻。

也是在這個時期，他開始痛恨了那些在晚年時期他猛加攻擊的奢侈和糜費，這表示在他給他的友人，作家V. P. 波特金，死後的評論之上。波特金，富有的茶葉商的家庭的一份子，一生節儉，直到他知道自己壽命是不長了，就在彼得堡租了一幢華麗的住宅，從沙皇的廚房中雇了一個廚子頭目來，天天講究他的菜單，雇了著名的音樂家到他家裏彈奏改樂四重奏。他在每天要邀請的宮麗的宴會中，（其中，身體不好，他只不過是以一個觀衆的姿態來參加的）搜羅了一些他愛聽他們的談話的精選的朋友們。他告訴他弟

弟，這種垂終時的佈置給他最靈敏的快樂，而「樂園島在發靈魂中歌唱了。」十月四日，弦樂四重奏和宴會都照常的準備，正希望有大批佳賓上門來——可是在V. P. 波特金已經死在床上。

托爾斯泰聽說了這情形，給妻特寫了封信：

V. P. 波特金死去的模樣兒使我震動得可怕。如果這是真的，真是可怕。怎末會在他的朋友中間，沒有一個人能夠在這生命的更高的時間裏顯示一點兒品性的？

「戰爭與和平」完成之前，伯爵夫人已生下了第四個孩子——男孩子，誕生於一八六九年五月二十日，名叫遼夫——自己餵奶，除了後面我們會提起的三個孩子之外，都是她自己餵奶的。她願意這樣做，在她這種階級的女人中間已經少見，因為在俄羅斯歷奶娘是平常得很。

她都是自己教育孩子們的俄文和音樂的，個個都教到他們十歲，同時，她還裁縫他們的十年的衣服呢。除了管家之外，她的弟弟告訴我們，「戰爭與和平」著寫的時候，她騰出時間來寫這部小說，足足七遍：這句話卻不論從字面的意義上來講：因為托爾斯泰雖然相信那個諺語：「金子是淘出來的。」因而不知休止地修改他的作品，但並不是「戰爭與和平」中的每一章都改寫到七遍的。孩子們跟托爾斯泰學數學，他們還從朱爾·梵恩的插圖課本中讀法文。

一切關於孩子們的教育，他的妻子極樂意接受她丈夫的意見，并且自動的負責來

嚴厲守禮，這意見多半還是根據了盧梭的「愛別兒」的主張的，她只把自己辦不到時感而托爾斯泰忙別的事情忙得不得開交的時候才鬧起一下。要到將來，這一對父母之間才比較不和睦。

他們本不打算給第一個孩子雇奶媽，可是試着不成功，所以俄國的奶媽和外國的（*boines*）是雇用了的。

嬰孩室裏禁止玩具，但孩子們得享受非常的自由。發虐和嚴酷的刑罰從未見過，也只有父母可以責罰他們。夫妻的希望是用寵愛和和善的態度取得孩子們的信任。

孩子們中間要有一個撒了謊，這是嚴重的事情，責罰的方法常常是父母的冷淡。可是他們發現這種處罰算是嚴厲，就又廢止了牠；但有一點，他們從來不讓小孩子說這處罰太嚴或者說以後別再施行牠。

家中成年人都希望能記得這一點，就是小孩子善於模倣他們所見所聞的一切，除了上課的時間，孩子們並不和成人隔離。所以八點一到，孩子們上了床，托爾斯泰就時常說：「現在我們更自由了。」

一部份因為孩子們可以學英文，一部份因為托爾斯泰認為英國的教育比旁的地方更自由，英國婦女家庭教師請來教授三歲至九歲的孩子。他第一次請來的人就是他幸氣好，這位年輕的女郎和這一家人一同起居了六年，離婚以後還跟這家庭時相過從。

他希望小孩子們愛好大自然，要發展他們對大自然，鳥獸昆蟲的愛好。他喜歡小孩

子能懂得他們的幼小無能，能完全依賴比他們年長的人們，這一點，他是非常仁慈地灌輸給他們的。

孩子們不准呼奴使婢，只能「請求」他們替他們做事；爲了樹立一些好榜樣，家裏的人個個都得這樣做。這是非常重要的，因爲就是在農奴解放以後，俄羅斯的僕人還是沒有被當做一個人，跟他們的主人們還有高下尊卑之別的；有一個俄國作家毫不誇張的說，「洋台壞了。只有僕人們去，家裏的人都不去了。」這裏我卻作一個保留，以免引起誤會。其時還沒有兩個階層的觀念出現，雖然兩者之間，鴻溝深極了，因此他們的服飾都大不相同（農民有自己的衣服的式樣），可是主人和僕人，或女主人和僕人之間，常常有極和洽，真誠的好感，和真真的人與人的關心，我們看托爾斯泰在他的「幼年時代」和別的小說中描寫僕人的地方就看到了。俄羅斯的僕人參加家庭的或賓客們的談話也並非不尋常的事，雇主與被雇用者之間的關係跟我們英國的不同，在英國，一到星期日，女僕會被人誤認爲女主人的，而且女僕的外表總是十分勵人的。

耶斯那耶·樸利阿那學校裏實行過的計劃，就是孩子不願學的都不教這一點，在家裏教育中卻不能引用了。孩子們只能拒絕他們所不能做的功課，但也有一個限度。交出功課不罰，可是交出功課來成績好了就有獎。

說明托爾斯泰如專發展孩子們的心智，貝爾斯曾經說過，當他年輕的時候，住在耶斯那耶，那時他自己的情形是這樣的：

我記得，那時我年紀雖然很小，托爾斯泰卻十分嚴肅地和我討論科學的和哲學的問題，只要我發問就是。他的答案時總是很簡單很明白，要是他不知道這件或那件事，他毫不遲疑的說出他不懂來。我們的談論常常採取辯論的方式，我明曉得他比我強得多，卻毫不示怯的進攻着他。

孩子們頂喜歡跟他們的父親出去散步，聽到他喚他們去作瑞典式的體操就在躍了，他教他們什麼遊戲更愛幫他們的父親這一面。冬天，滑冰忙，但在他的指揮之下把池子上面的積雪掃除，更比滑冰有趣。

早飯前，他和小舅子一起散步一次，有時他們騎馬到沿着這莊園盤旋的小河邊，洗了浴再回來。全家集合在一起喝咖啡，這頓早飯時常是非常歡樂的，托爾斯泰會說各式各樣的笑話，然後站起來說，「可是我們必須上工了，」於是拿了滿滿一壺茶，他走進了他的書房。在他房間裏工作的時候，就是他的妻子也不能打擾他，只有一個時候，大女兒姬蒂阿娜，那時還小得很呢，可以打破這個規矩。很少有的休息日子（時常在夏季裏）孩子們最高興，因為他們的父親一在場，歡笑和生氣就充滿了。夜飯之後，起始工作之前，他常常拿一本和他手上的工作毫無關係的書看看。大都是一冊英國小說，除了我們已經在前面提起過的工作之外，他對亨利·伍德夫人印象很好。他還強烈的愛讀莫利哀。晚上他愛跟他妹妹彈兩重奏，凡是長大而沒有練熟的曲子，他常常跟不上她，碰夠難的地方就說一兩句笑話，好讓她不能彈得快。要是說笑話還不行，有時他突然的停止，神氣活現的脫下了一隻鞋子，好像這一來就毫無疑問的可以幫他解決這困難了似

的，重新開始的時候，還要吹一句：「行了，現在行了！」

結婚後，最初的幾年裏，耶斯那耶的訪客很少。托爾斯泰家裏，貝爾斯家裏大批的親人，到夏天卻總來避暑。詩人A. A. 斐特，和從小起就和托爾斯泰十分相熟，在「青年時代」中被描寫爲南赫留道夫的D. A. 狄亞可夫，還有哲學家與批評家的N. N. 斯特拉霍夫，托爾斯泰很尊重他的意見，在文學事業中聽從過他不少的建議，還有S. S. 烏羅梭夫親王，那是托爾斯泰在塞伐斯多波之戰時結識的，祇有這些人拜訪過婚後數年內底耶斯那耶。托爾斯泰正希望這樣，因爲招待的賓客要是太多會打斷他全付精力貫注着的工作。

本書中提到斐特的地方真是太多了，所以我們必須用一些篇幅來獻給他，他這人因爲作品中有許多地方反對了農奴解放而頗受詬病了。像托爾斯泰一樣，他長大以後，並不覺得這是受有教育的有能力的人底義務，不覺得他們應該從事於社會組織的工作，雖然他們自己是社會的一份子，也不覺得他們應該從事政治活動以補救這許多不可避免的，正由於許多人並未經常從事社會制度的組織而起的缺憾。自由主義者對於斐特這人的印象可以從一八七四年屠格涅夫寫給他的信上的一句話裏看出來：「二十年之前，正當尼古拉第一底全盛時期，你說過人類的智慧再不能計劃出比當時俄羅斯的貴族政治更高級的政體，或更崇高，或更可敬的政體，這話使我呆住了。」從自由主義者看來，斐特是一個政治上反動的人——實際上他正是如此；可能隨便什麼人，讀過他的「回憶

「的也可以看到政治上的冷淡卻和他的個人品格結合在一起了——他這一代的俄國人大多以政治的不關心作爲一種美德的。在私生活中，他的品德確是極高的，有一次托爾斯泰批評得很好：

有的人說起話來比他們的真真的德性高得多，有的人又低得多。而你這人卻是時刻損心嘗行不致，所以說起話來比自己實踐了的德性低了許多。

斐特在他是一個騎兵隊裏的少軍官時開始寫詩，這個才能他真是有的，離開軍隊以後他繼續他的「爲藝術而藝術」的文學活動，翻譯了一些拉丁詩人，自己也寫了一點詩和散文，還聽從了前回已經說起的托爾斯泰的建議，從德文原文譯了叔本華的「意志與觀念底世界」和歌德的「浮士德」。

他和托爾斯泰相同的地方是他也不喜歡，也可以說也根本不理解政治，商業和西方世界的工業革命（最近一百五十年來最偉大的成功）而愛好純粹的藝術，也特別愛耐文學。他們可以相互同情地談關於藝術的一切，關於大自然的愛和農村和農事，他們同樣以爲生命的大問題是在他們的個人品性的迴響發生而並不是發生於他們所屬於底社會的週繞的。愛國心是一種本能，可是在他們的有意識的哲學觀點中間，至少他們沒有，做夢也沒有看到這個更新式的愛國心，這樣地來支配一個國家的財富底生產與分配，使得社會中的每一個人都有機會像像樣樣的生活。因此，他們中間頗有一些共同點，從托爾斯泰的信中間，我們可以看到他們在一起札洵伴札得極愉快，可是我們快要看到，他

們的友情衰落下來的一個時期已在接近了。

托爾斯泰強烈地憎惡離家出門——便是幾天也不甘心。到他非到莫斯科去不可的時候，他就要發怒了，陪他們出門的貝爾斯也注意到城市的生活如何不宜於托爾斯泰，使他暴躁易怒。每次出門或遲緩回來，他總這樣說「但願家裏平安無事！」足見他的心頭焦慮。可是回到了耶斯那耶，托爾斯泰總能給他的家庭源源本本而又妙趣橫生地把他這一次的見聞講一遍的。

托爾斯泰有一個特點，常被人提起，太顯而易見了，似乎不必再多說得，不論他做什麼事，他全付心腸地把自己都丟在裏面了。關於這一點，D. D. 奧勃倫斯基親王說：

我見過達夫，尼古泰維奇，托爾斯泰伯爵的每一方面的創造活動……不論他做什麼，他堅決地，自信地做著，相信他的工作是有價值的，而全神貫注在這工作之中。我給他的記憶是給予一個世界公民的記憶，有一次在一個跳舞會上碰到他，他說過這樣一句話：「看這女人的舞袖上的詩歌，這樣文雅，這樣深刻的構思，單看那簪在衣上的一朵花就知道這是這樣的優美了！」我記得他是一個熱忱的運動家，一個養蜂家，一個園藝家；我記得他給予農事，造林，栽培菓實，養馬和給予許多別的事情的熱心。

和他一起住過九年的管事人說起過他的為人：

伯爵是自己掌管一切的，要牛棚，豬圈和羊欄十分乾淨。他特別愛豬圈，一共有三百頭，給他們配對成各種的類……豬圈裏決不許有一點兒骯髒。每天我跟我的幫手洗乾淨豬圈的地板和牆壁；於是

伯爵在清早經過這一羣豬羣的時候，就非常高興，還要說，「管得多末好！……管得多末好！」可是給他發現了一箇驚駭，上帝慈悲，他立刻發了脾氣又喊又罵……伯爵的脾氣是急燥的，有一個時常到耶斯那耶來的醫生在我面前不止一次對他說：「你不要這樣生氣，伯爵，這對你的康健不好」……「我自己做不來主。」伯爵說。「我想制止我自己，卻辦不到，好像我生來就是這樣的！」伯爵的田園給他的收入很大。除了豬羣和小豬豬，他還有八十條牛，三百隻肥羊，多少的飛禽。我們時常做出頂好的牛油來，在莫斯科買到六十個戈貝克一磅。

他的管理產業已足見他的爲人了。他從來不買股票，他買田地，畜養精良的牛馬，種了一個葡萄園還種了許多樹，大體上都購辦他自己能管理的財產，或者，對於沙瑪拉地產，他固然用了營業人，卻還是自己能控制得到的。他對於商業公司，大機械和工業底危險和惡果特別有警覺性，卻不能理解他們的好處，如灌溉乾燥的土地，連絡遠遠的地區，讓鋼鐵替人類負重來減輕人類的勞働等等。

這時期的托爾斯泰還給我們一個例子來說明有藝術氣質的人時常很隨便，他明知有條有理是有利的，可是常常說，倒是淺薄的人們常常有條理呢。他自己卻做不到，也就不想整理他自己的東西了。他換衣服的時候，把所有的衣服鞋子一丟開，就不管了，如果湊巧這時他走動了一下，他的衣服就這樣雜亂無章，散在床上，有的還散在地板上。貝爾斯記道：

我注意到他出門時整理行李，總弄得他最頭痛，不過，我若陪他出門就願意替他整，他就高興得不得了。記得有一次，不知爲了什麼，我不很高興幫他整理，他注意到了，就因他的特長的機警，不

舉請求我卻自己在他的皮包裏裝東西了，我可以斷定的說世界上沒有別人，隨便他們怎樣的嘗試，決沒有法子把這皮包裝得像他那樣的零亂的。

本書的原稿得到托爾斯泰的女兒，如蒂阿娜·托爾斯泰女伯爵（蘇霍丁夫人）的閱讀，讀後她寫信給我：「我却要說，我記憶中的我的父親是非常精確，有條理而且乾乾淨淨的。可能是他年紀大了以後得到這些習慣的。」

還有一個特點，托爾斯泰不僅僅自己不願給人家從夢中吵醒，也不願喚起人家的睡眠，在必要時，也請求別人代替他喚醒那睡着的人。

貝爾斯記錄了那些晚上，他們夜深還不睡，僕人倒已經睡熟在椅子裏，就忘記了問候那一頓晚餐。托爾斯泰遇到這種情形時，絕不肯讓人去吵他，自己走到廚房裏拿了那一頓飯餐，偷偷摸摸，蹑手蹑腳的拿回來，後來他也以此爲樂了。然而貝爾斯如果一不小心發出了杯盤撞擊的聲音，托爾斯泰還要生氣呢。

許多年後，在我前面談到這一個特點時，托爾斯泰說：「一個人在睡眠之中，至少沒有在犯罪。」

一八七〇年二月四日，托爾斯泰寫信給斐特：

我收到了你的信，親愛的阿芳那西，阿芳那西耶維奇，是二月一日，可是收到得再早我也不會來看你的。你信上寫着：「我孤獨，孤獨！」我讀到這裏心裏就想，這傢伙好大福氣。「孤獨！」我有一個老婆，三個孩子，一個在吃奶的嬰孩，兩個老姑母，一個媳婦。兩個女用人。他們一起都生了

病：寒熱，高熱，衰弱，頭痛，咳嗽。大札來到寒舍之時，情形如上。現在他們好了許多，可是十個人中間，吃飯的時候只有我跟一位老媽哥兩個人對吃，而昨天起，我自己也胸口腰眼不舒適了。可是我有許多，許許多多事要告訴你。我讀了許多的莎士比亞，歌德，普希金，果戈里和莫利哀，關於他們這一羣，我要告訴你的話多着呢。今年我沒有讀過一本什誌，看過一張報，覺得這樣很有益處。

S A 貝爾斯告訴我們托爾斯泰「從不看報，認為報紙沒有用處，要是造了謠，更有害處。他有時一時興起，談談家務還用了報章體。」他對於新聞家和批評家（除了他的朋友斯托拉霍夫之外）一概藐視，要是有人說他們是一些第三流的作家，他還是立刻狂怒了的。他認為印刷機要印這許多沒有必要，沒有趣味，最壞的是沒有藝術的報紙，可乃是印刷機的誤用。他不大唸他的作品底批評文字。「他對於報章的一般看法，起因於憎恨他們對藝術品的放肆。聽詢報紙上說，一個真正的藝術家為金錢而工作，那時他僅僅地微笑了。」

關於他的性格和他的特點寫了那末多了，讓我們再來注意一下，當時他的生活的態度和思想的方式有多少接近了他晚年的教訓的呢，舉凡這一切，他對農民的人道的態度，他對許多近代文明的惡果的否定，他的衣服和家庭的素朴，他的足資規範的家庭觀念，人道的教育的理想，誠實和勤懇（包含體力勞動）的深深的愛，尋找真理的和改進自己的熱忱，他的日復一日的接近旁人，關心旁人，他底無可置疑的對家庭的愛，對「罪行」的恨——舉凡這一切都證明他，晚年的理想，即便是在他的「懺悔錄」中所環轉

變之前，在當時已屬相去不遠。

二月十七日，托爾斯泰寫信給斐特：

我希望在十四號晚上來拜訪你們，可是辦不到。寫信的此刻，全體病倒，我是最後的一個。昨天我第一次出去了一趟。我的毛病是眼睛痛，吹了風又睡得少，格外痛了。現在，我非常抱歉，得把拜訪你的日期延長到四旬齋節那時。我必須去莫斯科，送姑母到妹妹家，把我的眼睛給眼科醫生看一看。

可憐的是到你家裏去必須先過一夜整夜不眠的佈滿了烟霧的骯髒的火車，而談整夜。你要讀給我聽一篇陽世生活的故事嗎？……我卻不要讀給你聽我的什麼，因為我沒寫作；我只要跟你談莎士比亞，丹德和一般的戲劇論。整個冬天，我只忙著戲劇；時常是這樣的，人們直到四十歲了還對於某些題目沒有接觸過，毫不理解，而突然四十歲一到，那年齡的清醒的頭腦注意了沒有嚼過味道的題目——彷彿他們可以從中看到許多新鮮的東西似的——現在我就是如此。整個冬天我在李福，精芬，打昏，玩牌，滑雪，溜冰，居多是在床裏（病了）而同時一個戲中的人物卻給我表演了。他們才表演得好。這一切我都要告訴你。關於這一個題目正如一切題目，你是個古典派，了解它的本質極深的。我也愛讀索福克爾斯和依立匹德斯。

這樣我們又像以前許多次一樣的看到托爾斯泰熱情地全神注視在一個新的偉大的題目上了——這一次恰好是戲劇藝術。雖然難得上一個劇本，可是他如何深刻的把握了這一項藝術，十七年後便知分曉，那時他寫出了上演起來最強有力量的戲劇中的一個，跟着又是一個重要的喜劇；兩個戲都這樣好，全俄國都不斷的上演，在許多個外國也獲得

成功。

直到這裏為止，托爾斯泰在耶斯那耶的生活情形毫無中斷。他繼續在耶斯那耶靜靜的生活着，主要關心的事是文學和產業管理和家庭的安甯。孩子們很快的生了一個又一個，家庭越大，收入也越多。可是我們已經到了他那十六年平靜的生涯的中途了，這裏，說起來，那是正當他猛讀劇本的時候，却實際上，我們該說他正在休息，正在等待完全恢復，來從事他第二個偉大作品，這裏最宜於結束這一章了的。

三 接近危機了！

他年紀大起來了，愛好戶外的運動還是爲了生產事業的目標；這一點，一八七〇年五月十一日給斐德威的如下的信裏可以找得到暗示：

我收到了你的信，親愛的朋友，正疏瘴汗，拿了斧頭，鋤頭從工作中回來，那時我離開一般的藝術活動，特別是我們的文學事業正十萬八千哩。打開信來我看見了詩，鼻子裏就有酸辛。回家我想讀給我的妻聽，可是感情的淚水阻止了我讀完它。這首詩原是難得的很，不能加一字或減一字或改動一個字；它是有生命的，而且可要極了……

我做了一個禮拜的陪審員，覺得很有趣，很有裨益。

第二封信提起了這年冬天托爾斯泰的極良好的文學創作的情緒，他時常整天工作，有時還工作到夜深。這是「樹木的液汁流暢」的時期：

一八七〇年十月二日

鋤頭到現在又很久了，冬天的情形，我正在開始轉入佳境，使我特別樂於見你。我打了幾次獵；可是像樹木的液汁一樣底我的元氣正開始流出，它在一滴滴的流，我在一滴滴的收。不管這是好的液汁或壞的液汁，在這漫長、神奇的秋夜裏讓精流總是愉快的……我有了一件不幸，馬病了，獸醫說她

的球毬軟腫了，我不信是我把牠跑壞的。

這時發生了的法蘭西——普魯士戰爭使托爾斯泰關心起來了。在克里米亞他碰過法國人，拿破崙的獨裁君主還沒有上台，一八五七年和一八六〇年他遭到法國玩了一趟，當時這腐敗的皇朝還看不出來。而德國的民族統一，威俾斯麥的，莫爾特克的組織訓練的理想，對托爾斯泰不生作用。於是他的同情心全部是在法國人的一面的，他覺得他們一定勝利。他的朋友S. S. 烏羅梭夫親王還給喀脫可夫的一俄羅斯使者「幾封信，用棋局的譬喻來說明法國人正不斷地誘敵深入，深入到更不利於德國人的陣地上去，德國人決定了。後來，剛剛相反，法軍大敗了，這消息來得出奇不意；這足以證明這一個事實，偉大的智力，在他們的產業上孤獨地生活過久，有時候估計那影響世界的力量是可以全部錯誤的。

一八七一年二月十二日，一個女兒生下，名叫瑪利亞。在這許多孩子中，後來要算瑪利亞受他父親的影響最深。我們已經說過，伯爵夫人是要自己餵奶的，可是這一次，由於某一女傭的粗忽，孩子還不過幾個月大，却斷奶了，只得雇用奶娘，可是母親一看到自己的女兒伏在一個陌生人的胸脯上，妬忌得流淚了，當場辭退了奶娘，吩咐餵孩子的奶用手來餵。托爾斯泰聽到了這個消息之後說他的妻子所有的，是只有一個真正的母親才能有的妬忌的感情。

這年冬天，托爾斯泰下了苦功讀希臘文了。一聽到這個消息，斐特認為托爾斯泰一

定做不到，就宣佈說，要是托爾斯泰有資格領一張希臘文的畢業文憑，那末他可以拿他自己的皮盾揭下來做文憑的羊皮紙。於是托爾斯泰在十二月中這樣的寫信給他：

一星期之前我收到了你的信，因為我自晨至晚在讀希臘文，來不及復信。我什麼也沒有寫，只在學；據波里梭夫轉來的情報，你的皮盾（用作我的希臘文畢業文憑的羊皮紙）已經危險了。看起來似乎是不可能而且驚人的事，我卻已經在讀克塞拿芬了，而且可以看著就讀下去。至於荷馬，卻要用字典，而且得下一些功夫。我急於找幾位懂得希臘文的來表現一下。可是，上帝給了我這股傻勁兒，多未使我高興！第一，我享受，其次，我已經確信了，在一切人類的文字中那真的美，那簡單的美，我是以前不知道的（像許多人一樣，懂得一習文字卻不懂得它的美），第二，因為我停止寫作了，而且從此不再寫作什麼文字的垃圾堆。我已經這樣做，是我犯了罪；可是以上帝作證，我不再犯罪了！你給我解釋吧，天曉得寫什麼伊索寓言或者那愉快的克塞拿芬沒有人知道，更不必說柏拉圖和荷馬，這些我都沒有讀完呢？照我目前所能判斷的，我們的譯本，依照了德文的方式的，祇不過損害了荷馬。用一個凶惡的但自然的譬喻，譯本像開水或蒸溜水而原作卻像泉流裏的泉水，日光照耀在上，給你的牙齒一口的清析，光耀晶亮……你可以成功的！沒有希臘文的智識沒有教育。可是要什麼智識？如何得到它？得到了來做什麼用？這些我能答復得如同白晝一樣明白。

S. A. 貝爾斯告訴我們，「我知道的，這是事實，在三個月內他學會了希臘文，而且讀起希洛陀脫斯來了。」這年冬天，他在莫斯科拜訪了萊昂托夫，他是那時喀脫可夫學院裏的希臘文教授（三年後我在那裏讀書時他還在），他們討論了希臘文學。萊昂托夫不相信他能夠在這樣的短時間之內學會這個文字，就說他們讀一些沒有讀過的東西。讀到

某一段上，兩個人的解釋不同了；路事爭辯下來，教授同意了托爾斯泰，說他的講法是對的。

而托爾斯泰，感到了古代世界的文學藝術的美，這樣地深深感到，他一讀就讀到原作者的心裏去了，古文學的生活態度和他自己的又這樣不同，這一個矛盾使他感到了悲哀和憐憫，這悲哀和憐憫又是這樣的深沉，足夠損毀他的康健。

造成這樣的結局底生活態度的矛盾是什麼呢？我們想一想他如何從小就受了基督教義的吸引，那些慷慨，自卑，犧牲自我的觀念跟古代的希臘人底生活態度是如何的不和諧和。在「藝術論」(「什麼是藝術?」What is art?)，這四十年之後才寫就作品裏，托爾斯泰告訴我們，「如果，像在希臘人中間一樣的，宗教是把生命的意義放在人世的快樂，美和力量之上的，那末成功地傳達了這種生命的歡樂和精力底藝術品就可以被認為好的藝術了(這個好字指所傳達的情感的良好)而傳達了反面的一種藝術品就應該被認為是壞的藝術了。」在這同一個作品中他又說了，他所要撲滅的美學原理正是彷彿說着這樣的話的一種理論：「在基督教義宣傳了一千九百年之後，這些國家的藝術所應該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挑選這種希臘人的生活理想，具有這理想的希臘人人數不多，還是半開化的，且蓄養奴婢，生在我們之前二千年，他們模倣裸體女人特別好，所造的房子看起來也愉快可喜。」

免得他迷戀在希臘文學中，他的妻子先鼓勵他從事文學的新作品：最後，因為他的

康健一天天壞了，嚇得她直勸他到東方去受一次 Kumys 的治療，這時他寫信給裴特：

親愛的朋友，——我好久沒有寫信給你，好久沒有看到你，因為我病了，而且還在病中。我也不知道我是怎末壞，這彷彿是好事情，或是壞事情，這不同就看一個人求到時如何說法了。沒有精力，感覺到做人還需要點什麼，其實也不需要什麼，只需要人所沒有的安靜。我的妻要把我送到沙瑪拉或者薩拉托夫受兩個月的 Kumbys 的治療。今天我要動身到莫斯科去，到了那裏再決定我去哪兒。

在莫斯科決定了他要去以前去過的沙瑪拉的一處地方。

鐵路總是托爾斯泰的一個冤家。不問他同意不同意，文明強迫他接受它，而且，他在教育論文中說過的，還破壞了農民的人口數；從他個人講，坐火車所受的苦他是不斷訴苦的，只要和騎在馬背脊上的愉快比較就知道鐵道上是如何的不舒服。他既反對查票員因為職務關係而做出來的禮貌，也反對乘客和乘客之間互相猜疑。（他所反對的後面的一個理由，我們西方人可不能怪俄羅斯人；因為從我們看來，這些乘客還是非常善於交際的呢。）他總是主張他的妻子坐頭等車，而他自己是坐頭等車或是坐三等車卻從來不坐二等，而在俄國坐三等車，比在英國嚴重得多。但是他還時常要去送一節三等列車乘坐，看看是否農民多一點，碰到他的農民他都要上去攀談一下的。

這一次出門，他從那裏坐了三等車到尼茲尼，諾伏格特，再換輪船，順伏爾加河到沙瑪拉城。在船上他也利用機會研究伏爾加區域的乘客們的態度和習慣，證明他是交友的能手，不論是何等樣人他都能攪熟。在船上還不到兩天，各船的人都認識他了，包括

水平在日，因為他每夜睡在白牆。就是他遭到了冷酷的，歛收的人物，也受不了多久，他就把他們拉出了甲殼來，聽他們瀕死的開談了。他能夠有這付本領，有一個祕密，就是他愛知道旁人的生活的事件，一貫作風不變。

從沙瑪拉他騎馬沿喀拉力克河岸跑了八十哩，到了喀拉力克城。一八六二年他在那兒經過，所以被巴翹吉爾人當做老相識老朋友一樣的招待了，他們喚他「這位伯爵」。讀者還可以記得他在大學裏讀過東方文字。他的韃靼文無疑增加了巴壩吉爾斯人對他的好感。和他同行的是一個男僕和斯丹芬·安特萊羅奇·貝爾斯，現在是十六歲前少年了，後年在「迴憶錄」中也描寫了這一次出門。他們卻沒有住在喀拉力克的「冬村」中間，他們住在大草原上，城外一哩半的 Kotejka。這個「糰糰包」是頂的半圓的幕帳，用可以拆卸的木質的柱子裝起，四週用大塊的絨幕圍起。它有一個小小的油漆的門，總是用軟和的草蓆鋪地的。

初到喀拉力克，托爾斯泰好幾天憂鬱而不舒適。他訴苦他精神上物質上都沒法感到愉快，看看一切，都「像一具屍體所看見來的一樣」——這種情形他從來沒有經歷過，別人要是如此了，他還常常痛心疾首呢。然而不久後他恢復了精力。

在喀拉力克還有別些也跑來受馬奶治療的客人。他們既不跟巴壩吉爾遊牧民往來，也不依照他們的生活方式；托爾斯泰是極愛好巴壩吉爾斯的，時常跟他們往來，完全按照他們的菜單，不吃一點青菜，嚴格限制他自己吃肉和蛋類的食料。每天的晚飯是羊

肉，從木碗裏用手指抓起來吃。

立刻托爾斯泰跟每一個人做了好朋友，不管是遊牧民族或俄羅斯人，感謝他的影響，這地方快樂活潑起來了。從一個寺院裏來的教牧師們希臘文的教授和他一起比賽跳繩；一個律師的助手和他討論法律和別的問題，還有一個年輕的沙瑪拉農夫，後來變成他的忠實的隨從。

由貝爾斯和兩個他們的新結識同伴，拿起了槍和彈藥和禮物，托爾斯泰到鄰近的村子裏作了四天的巡禮。這一隊人馬在他們經過的湖邊打野鴨，成績燦爛，巴墟吉爾人在他們的「韃靼包」裏請他們喝「馬奶」。一有機會，他們就感謝他們的招待，送他們禮物。有一次，主人們堅決地主張用他自己的手來餵客人們羊肉，不用刀叉，而他們拒絕了，這對於有這好意的，然而卻令人難堪的行爲底主人無疑是侮辱了。

有一次，有一匹馬逸出了馬羣，托爾斯泰大爲稱讚，對貝爾斯說，「瞧，多末美麗的有奶的牝馬。」一小時之後，他們要動身的時候，主人已把馬繫在車子上，這樣就送給了客人。不用說，托爾斯泰也重重的送了主人一筆禮物。

這次他在沙瑪拉居留的時期內還出了一件小事情，他們到彼得得洛夫斯基市場上去玩，這地方離喀拉力克約五十哩，這市集也一年只舉行一次。俄羅斯人，巴墟吉爾人，烏拉爾區的哥薩克人和吉爾吉爾人都來了，混在一起，立刻托爾斯泰個個都混熟了。他和他們吃，和他們笑，即使他們喝醉了也和他們一起；有一次卻有一個醉鬼想和托爾斯泰搽

抱，托爾斯泰這樣嚴峻的看了他一眼，這樣深刻，這樣伙立刻把他的手放開了，掛下馬來，說了「不，沒有關係，不要緊！」

下面這封信，寫於一八七一年七月十八日，給斐特的，說起托爾斯泰在遊牧民族中的經歷：

謝謝你的來信，親愛的朋友！當初似乎是我的妻吃了個虛驚，給我整了行李送我到這裏來受馬奶的治療，拼命說我是病了。總之，現在，四個星期之後，我已在恢復了。正如喝了馬奶的人所應該的，我從早到晚醉了似的流汗，而且從中覺得愉快。這裏真是極美好的生活，要不是有點懷鄉病，我真快樂死了。要我描寫嗎，那得把這個土地和我的情形寫上一百張稿子，我在讀希洛陀脫斯，他描寫那些現在我跟他們住在一起過生活的 *Galatophagens*（喝馬奶的）西西亞人，又詳細，又精確。

這封信是昨天開始的，昨天晚我身心兩健，今天我的腰腿又痛了。我不知道我倒底病到什麼程度，我必須想這個——我真是不能不去想我的肺，我的腰——這是壞的。天氣熱了三天，熱得不好受。在這因 *Сибирь* 中間，熱得像一次俄羅斯式的沐浴，可是我很喜歡。這裏的土地是美麗的，牠的年齡——剛從處女時代長成，牠的富饒，牠的康健，特別是牠的簡潔性，和牠這兒的朴素的人民，使我要在這裏找一點地產了。這才給我一些事情做，而我這樣樂意知道這裏的地方情形也有了理由。

停留了六個星期之後，托爾斯泰回到了耶斯那耶。

他要在那裏購置產業卻很成功，說服了他的妻，證明這一筆投資如何可靠之後，他購地兩千畝。

漂泊在大草原上的那時，托爾斯泰遇到了許多摩洛干人。一種怪中的聖經教徒。他們的信仰全違背聖經，反對希臘正教會和牠底傳統，牧師制，教條，儀式，聖餐和聖像。他們俱有正教徒所沒有的誠實和勤懇；一切酒醉之徒，他們不與往來。

托爾斯泰和他們混在一起，發生了興趣，極愛討論他們的信仰，特別和一個老年的領袖名叫阿蓋的談得多。恰好在隣村有一個極優良的俄羅斯的牧師，熱心地做工作要讓摩洛干教徒改教，偶爾和他們舉行宗教的辯論。托爾斯泰有時就參加這些辯論會，但他的興趣卻不在於摩洛干教徒改信正教的問題，而在兩教有何不同。他對他的巴城吉爾的友人所有的回教信仰也發生了興趣，回到耶斯那耶，他讀了一部法文譯本的「可蘭經」。若干年之後，他還要和許多教系，許多信仰底代表人物發生關係，因為他深深地對他們的信仰發生了信仰；此刻只是一個開始而已。

一封道時候寫的屠格涅夫的信，證明屠格涅夫雖然和托爾斯泰的「人」吵了架，還是對托爾斯泰這一「藝術家」再三欣賞的。一八七一年七月二日他給斐德的信裏寫着：

你的信又使我傷心了——我指的是你來信上所說的托爾斯泰的情況。我真替他非常地擔心，他兩個哥哥都死在肺病裏，現在他去受馬奶的治療，我放心得多，因為我很相信它的實効，我們的孤兒似的文學裏，遼夫·托爾斯泰是唯一的希望；他不能從這地面上消滅，更不應該從這地面上消滅得像普希金·萊蒙托夫和果戈里那樣早。

十一月中他從巴黎發的信裏又說：

我聽說托爾斯泰的健康現在十分美妙，而且在工作中，我真是高興，只要他不發言他自己的手工藝，他寫出來的作品一定是好的。他所懷恨的哲學在一個奇怪的方式裏把他報復了：她已經傳染了他，理性化的大敵人現在連頭帶耳朵浸浴在理性化的中間！可是說不定「這」一切現在已經從他身上掉落了，留下的只是這位純粹而有力的藝術家。

從沙瑪拉回到家裏，恢復了康健之後，托爾斯泰的思潮又一次回到教育方面，特別是當時被毀滅地需要的初級課本——給求學者採用的良好的課本。我們已經看到他在「一八六三年，如何地強烈，感到了初求學的人和農民的學生缺乏良好的課本，而且他是如何的憤恨了統治階級用所謂「教學法」的籬笆來包辦知識這回事。我們也看到了，如何在荷馬的影嚮之下，他賭咒不再寫「文學的垃圾堆」，現在時機成熟，其實快要結出來了。在他的創作精力的高潮，他所專攻的一個工作是出版一部「ABC課本」(ABC Book)，給初求學者用，無論形式與內容，他都要寫得儘可能的簡單，明白，完美。

九月中，他工作得起勁了，伯爵夫人照常是他的助手。

她常常衝動地，善心地給窮人幫助，她幫助的不僅是耶斯那斯·捷利阿那的農民，就是遠處的農民也儘量幫助，附近一帶的人都說她心腸好。

托爾斯泰家庭的膨脹使這一年他們在原来的屋宇上添造了不少房間。在新屋落成時，技巧是聖誕節，大慶祝的化裝跳舞會上，他裝了一頭山羊出現，使大家笑得不堪。就在這時，貝爾斯和他的一個學友底靈魂上有一個大苦悶，他們想進修道院去。他

後來談起了托爾斯泰對這件事的意見：

他對我的傾向的看法，用了非常謹慎的態度。我時常把我的懷疑和問題提給他，可是他總避免說出他的意見來，因為他知道他的話對我有很大的影響。他讓我找出我自己的決定。然而有一次他却說得非常明顯。我們正騎在馬上，經過一個寺院，他的父母就葬在裏面。地上有兩匹馬在嚼草。這時我們所談的問題，正是當時我關切着的。

「一個人如何可以安穩地生活呢，」我問，「假如一個人不能解決來世的問題。」

「你看到那邊的兩匹嚼草的馬，」他回答，「他們是否吞考慮來世的問題呢？」

「可是我提出來的是靈魂的來世，而不是這世俗的生命的問題。」

「真的嗎？好了，這個問題我就既不曉得，更不能曉得什麼了。」

就在一八七二的新年之後，他立刻又開辦了他的學校。大約總是三十個到三十五個孩子，並不在以前的那一幢房子，而是在托爾斯泰新建的大房子底大廳和別的房屋裏聚會，在早上，伯爵夫人教她自己的孩子，到下午，她和她丈夫，甚至七歲的丹妮亞和八歲的舍爾該都出來教農家的小孩，他們也祇在這時候來上學，可是進步神速，由於托爾斯泰對他們的興趣刺激了他們，更由於這位伯爵有一種教授的天才，也由於他們了解教育是一種難得的，珍貴的奢華，俄羅斯的農民本來是休想領得到教育的。

在「ABC課本」裏，托爾斯泰寫了好幾個故事，關於他如何學習了騎馬，關於他的兩條狗叫密爾頓和波爾加的等等。這些故事就是輕鬆，却也寫得神出鬼沒，溶化了簡

練，純潔和誠實；而這所謂誠實，並非忠于事情的發展與記載，却是傳達給讀者底感情的誠實，除了這些和別的故事，還有通俗的歷史底素描，一部份伊索寓言的翻譯和故事，還有印度，希伯萊和阿刺伯來源的材料，這課本之中，還有一些用詩歌體寫成的傳記或民間故事。

關於數學的一部份耗了他很多時間，因為他對於一般的解釋和算法不滿意，想起了他自己的許多妙法出來。

課本中還包含了一些基礎的自然科學知識，關於這一點的準備，托爾斯泰不僅研究了大批的課本，還在許多問題和專家討論，他所描寫的實驗還自己小心地先實驗過。

其中爲選錄斯拉夫教會的典籍，他精讀了僧侶的史料和高僧傳說。

爲了想包含一些天文學的讀物，他自己又研究了天文學，在這一項科學上發生了極大的興趣，他有時整夜不睡的觀察星象。

消息一露佈，說托爾斯泰在給他的「ABC課本」寫着短篇，什誌編輯紛紛的來索稿了。這課本中第一篇發表的是「一個高加索的犯人」(A Prisoner in the Caucasus)是二月中在一個月刊中發表的，在另一個月刊的三月號中則登出了「上帝知道那真理」(God Sees the Truth)底一篇。

因爲處理失當，這些短篇的發表費托爾斯泰沒有拿到，在「藝術論」中，他認爲這些是他的最好的作品。這兩篇(外加「孤熊記」)一篇，也是選自「ABC」課本的。現在

包含在他的「二十三篇演講」中。

托爾斯泰在一九〇二年對我說過一句話，從此中可以見出「在他一生的作品中，他是如何愛好這一部份。我們談到「一個高加索的犯人」對農民朗讀的如何的成功，他顯然是非常滿意的說了，現在人們提到「一個高加索的犯人」時，都指的是他那篇小說，而不是指普希金的那一篇同名的輝煌的敘事詩。

在下面的給斐特的信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對於人生最深刻的問題裏一些零碎思想——這些問題，不過幾年之後，就整個地佔領了托爾斯泰的心的腸的。

一八七二年一月三十日

收到你的和善可是悲哀的信已經幾天了，直到今天我才安定下來作復。

這是一封悲哀的信，因為你報告我丘特乞夫正在死去，而論傳屠格涅夫却已經死掉，關於你自己，你說你這付機器已經不行，你靜靜的要思考「涅槃」。請趕快告訴我這不過是虛誇一場才好。我這樣希望，其原因，瑪利亞，波得洛茨基不在你身邊，你又有一些小小的徵候，似乎又要害得你重病了。

論到「涅槃」，既不可笑，更無從辯解。我們（祇少是我）都以為它比生命更有趣；可是我承認不論我如何思攻它，我以為涅槃是個烏有之境，除此之外別無所知。我只擁護一件事：對宗教的敬重——對「涅槃」的敬畏。

無論如何，比它更重要的問題是沒有的了。

我所崇拜的敬重是什麼？意思是這樣的，最近我去看斐特，他有一回孩子死，因而……

了，數碼在窮鬼，一隻小小的桃紅的棺材，一切儀式，應有盡有。我哥哥跟我相互的招供了，我們對這個儀式的反感。可是事後我一想，「對了，我的哥哥怎末才能把這個孩子的屍體搬出他的家？這一搬怎麼樣才能像樣樣？」沒有別的更好的辦法（至少我想不出一個辦法來）只有一闕安魂曲，只有焚香。我們衰弱了，死了又怎末樣呢？大自然走着她的道路，我們只能……沒有別的了嗎？這不是好事，然而，碰到了這樣的事，每個人的一生中只此一遭，我們總希望我們能表示他的重要性，莊嚴性，這種事的宗教上的驚異感覺的。我也不能給不論時代不論地域的一切人，以其他更好的辦法了，除了例行宗教儀式。至少，這種斯拉夫文字的咒語，跟我們想到「涅槃」時，能同樣感到一種形而上的狂喜。宗教的神奇就在這末多的年代，他給這末多的人物同一個儀式——又是在這一方面人能做的最大的儀式。這種儀式中間，有什麼邏輯存在呢？是的——有這樣的邏輯。這封信只因爲是給你的我才這末寫了，可是我要寫，而且很感覺到悲哀，特別我收到了你的信之後。

請速來信，示知你的康健，你的

達夫·托爾斯泰

我精神壞透了。我已經動筆了的工作變得可怕，必須準備的閱讀又太艱難。工作的計劃不斷的高漲，我的精力，我覺得正在銳減。我的身體好一天就病三天。

這裏所提到的「難得可怕」的工作是一篇小說的準備，可是他沒有寫這部小說。

二月二十日他又寫信給裴德。

……到過莫斯科了，要想訪問波特金打聽你的消息，病了，倒在床上，只能回家，別的不行。現在好點了。家裏什麼都好了；可是你不能認識我的家了，整個冬天，我們都住在新潑的屋裏，我另一個花樣，開辦了一個學校。我的妻子我的孩子和我都在幹着。大家都很清意。T A B C 課本L已經寫

窮，在排印中……。

下一封信却說明他把「ABC課本」，已經寫完的話說得早了一點：

一八七二年三月十六日

我多末想見你，可是不能走路，我還病着，……我的「ABC課本」弄得我沒有寫到底的可能。排印的速度像烏龜，天曉得牠什麼時候才完，我還在加、刪、改。結果變個什麼東西，我也不知道，總之是我放下了全部靈魂。

一八七二年五月，伯爵夫人生下另一個孩子，名叫彼得。

排印這部書的莫斯科一家廠不能滿意托爾斯泰。不僅僅教科書所必需的各種字體是麻煩，而且照常托爾斯泰改之不休，上了架子還要改。最後到了五月，他給他可憐的朋友，敬仰他的N斯托拉霍夫寫信時說四個月功夫過去了，這部書「不僅沒有完成，而且剛剛開始」，要斯托拉霍夫給他在他彼得堡打聽印刷廠，他還願意自己來看校樣等等。付大筆款子，若干信往返之後，事情妥當了，可是斯托拉霍夫只願意幫忙，不願意拿錢。

托爾斯泰解釋給他的朋友聽，他想可能的話，從這部書上賺一筆錢。照規矩，一切托爾斯泰晚年的教訓是生命經驗之中產生的果實，可是誰能像托爾斯泰那樣全付心腸的在這部書上這樣下苦功夫，而到了晚年卻說，盈利的動機對於任何良好的文藝作品都是有害的。這裏，我們却必須要說，這一部教課本是上述規律底一個例外了。

斯托拉霍夫的幫助使托爾斯泰大大的修改一回（他還是不斷的給斯托拉霍夫最仔細的，關於這部課本的各個部份的排印底指導）；上年冬天，這年春天，他實是工作到他的力量的頂點；然後有一個和時期的沙瑪拉旅行，觀察他的產業，接洽了建築房屋和開墾這一片處女地的事務。一個耶斯那耶村中的農夫被選為那裏的管事人，負責監視那兒的建築工程，因為離家遠了，托爾斯泰對他的「ABC課本」又焦急起來；很快的結束了那次旅行，他就回到了耶斯那耶，時值現在七月底之前。到了家裏，他才知道有一條壯健的公牛把他的看守人用角抵死了。這件事意外本不愉快，加上了法律對於這死者的檢驗，更加上一個狂妄而年輕的官僚，檢驗的縣長冤枉托爾斯泰，說他應該對「不善飼畜」負責，而且，不僅僅要提起公訴，還叫托爾斯泰簽著一張約法，要他不再離開耶斯那耶。D. D. 奧勃翁斯基親王說起，有一天托爾斯泰到了離開耶斯那耶三十哩的莫柯夫斯基，這位親王的產業上來，他們正在一次行獵中。時間已晚，神色沮喪，他把這天早晨如何在檢驗的縣長，兼職的驗屍官的手下受了一次盤問，源源本本的講了一篇。『是一個容易激動的人，』奧勃翁斯基說，『托爾斯泰對檢驗縣長的無理氣憤已極，說起這昏官如何冤枉一個耶斯那耶的農夫偷了一條牛，把他監禁了一年半，然後發覺這條牛是別人偷的。』他大約要我鬧一年，』托爾斯泰說，『這是荒唐極了，證明這些老爺是如何不公正。我不能不把俄羅斯的田產全部出賣，跑到英國去，在那裏每個人的人格總是受到尊敬的哪。而在這裏每一個警察官，只要你一拜倒在他的腳下，他就給你用最無恥

的手段對付你。」

P F 沙瑪林「團圓雀貴族長」也參加了那次行獵的，生動地和托爾斯泰論辯，說明一個人的死，或被殺實際是一種非常嚴重的事，所以是必須經過法律的究查的。在許多的辯論之後，沙瑪林多少說服了托爾斯泰，後者在告別之前，對奧勃而斯基說了一句話，「沙瑪林多不善於使激動的人平靜下來啊。」

法律的究查進行了一個多月，直到九月底托爾斯泰才獲得自由到莫斯科旅行。起先是控告他，後來控告那管事人的案件撤銷了，可是新聞報紙已經聽到這件事，大大的起鬧了一下。

最後，十一月裏「ABC 課本」出版。銷得很慢，若干報紙上還對它有攻擊。然而托爾斯泰並不氣沮，堅信他自己已經「建立了一個紀念台」——他這樣對斯拉霍夫說過——正是這種信心使這一個作品最後獲得了成功的。他的確完成了一部教科書比當時適用的教科書不知高出了多少倍，說不定在世界任何語文中都找不出同樣的東西來的。後面還要提到，從出版之日起，直到現在，這個課本繼續在俄羅斯通用着，只有些地方有點修改罷了。

爲了要把他的教育方法廣佈開來，他想起了許多辦法，其中之一是托爾斯泰在一八七二年十月中邀請了鄰近的學校中的教員們約一打左右，來耶斯那耶過一個星期。他們住在他的第二座屋子裏（這是俄羅斯人用以稱呼一座屋子的側翼的）；一大批附近的約不

識字的鄉村孫子來調，要依照托爾斯泰的方法來教育他們。他還做了個計畫要設立一個「樹皮靴學院」——因為農民穿的都是樹皮的靴子——換句話說，這是訓練農民的師資的學校，畢業後他們可以當教授，同時他們還是農民。這個計劃多少年根據在他的心上，但是因為了我們後面提到的緣故，始終不能實現。

大約是這時候，裴特給托爾斯泰寄了一首詩寫成信，後者的答覆如下：

一八七二年十一月十二日

洋蔥在玫瑰的芳芬

前面毫無理由的低頭，

親愛的裴特，我將這樣感受，

如果我的覆信用散文。

然而用嘗試的詩作答

弄得我淒慘又張皇。

請你決定，何時在何處——

你來看我們，親愛的裴特。

儘管麥子焦枯。

只更有一天享受

你的談話，我說，
親愛的裴特不在乎！

我們時常焦頭爛額！

還是把未來的憂慮捫開，

目前已够受了艱難，

該這樣的想，親愛的裴特！

不開玩笑，快來信，告訴我什麼時候放馬到車站上來迎接你。我愛急地要見見你。

四「安娜·卡列尼娜」

「ABC 課本」最後脫手了，托爾斯泰開始了他的一個長篇鉅著的準備工作，這次是和彼得大帝的時代有關的一部小說。一八七二年十一月十九日，伯爵夫人寫信給她的弟弟：

就在現在，我們的生活非常，非常緊張。整天整天地忙。遼夫坐在一大堆的肖像畫，照片和書集的中間，浸在讀書中間，做批記，給一大段一大段註上記號。晚上，孩子們睡覺之後，他把他的計劃他所要寫的都說給我聽，有時他十分喪氣，失望了，以為幹不出什麼來了。另一些時候，他頭枕地着手工作，可是我不能說他已經寫下了什麼，他還在準備之中呢。

一個月後，她寫道：

我們照常的全都忙壞了，冬天是地主們工作的時候，正似夏季是農民們勞動的季節。遼夫還在讀彼得大帝時代的歷史記載，還是發生着很大的興趣。他記下了許多不同的人們底性格，他們的特徵，還有古俄羅斯的貴族們（Boyar）和農民的生活態度，以及彼得的活動。他還不曉得結果是個什麼，我卻知道這是另外一個形同「戰爭與和平」的散文詩——這一次是關於彼得大帝的了。

幾個月之後，他決定拋棄了這個計劃。他對於彼得大帝的意見與一般的不同，而且對這一個時期，他又全部的不能同情。他責稱彼得大帝的性格沒有一點兒是好的，他的

人格和活動並沒有什麼偉大。這位大帝的所謂「改革」，根本不關心人民大眾的福利，祇是他在替自己打算盤。他給一些貴族們建立了一個彼得堡大城，因為貴族們勢力既大，對他有許多不利；他的改革，他們是全不贊同的；此外，他建立彼得堡還因為他要自由自在地過他的不道德的生活。他的改革都是抄襲自薩克森尼（Saxony）的那裏的法律御最殘酷，道德最敗壞，這偏又使彼得大帝中意。托爾斯泰認為這可以說明彼得大帝和薩克森尼選侯。最不道德的一位統治者，兩者之間何以有如此的友誼了。他也認為彼得這樣地和燒餅師父孟希可夫，瑞士的逃兵勒福爾親，可以從貴族們痛恨他的一點之中找綢繆釋，因為貴族中間竟沒有一個肯跟了他花天酒地的。特別因為彼得自己的孩子阿歷克塞斯太子的被害，尤使托爾斯泰氣憤，這一件案子裏，托爾斯泰的祖先還曾經担任了極重要的角色。

在拋棄這一個已經化不少功夫，不少注意的計劃之後，差不多同時的毫無準備地就開始了他的第二部偉大的小說「安娜·卡列尼娜」。

上一年，有一位名叫安娜的夫人跟他們的隣居一位紳縉叫皮別可夫的，這人前已提及，住在一起了，而因為皮別可夫看中了他們的女教師，一時醋意大發，就在鐵軌上自殺了。這件事的經過，托爾斯泰很明白，解剖屍體的時候他也在場。這件事供給他一一個主題；可是他真真開始寫這部書要等到一八七三年的三月，而且彷彿是很偶然的機緣。有一天，一卷普希金的詩擺在桌上，恰巧擺在「片斷」的一首詩底一面，這詩開頭一

句是「客人來到了鄉居」。托爾斯泰看到了以後就給當時在場的人們說這幾個字一下子把人投入事物的中心，是小說的開頭一個好典範。有人就笑着說，他應該用這樣的開頭來寫一部小說；立刻，托爾斯泰把安娜·卡列尼娜寫起了頭，那第二句，亦即是敘事的第一句寫的是一在奧勃隆斯基家裏，什麼都顛倒了。」

五月中，托爾斯泰和他的全家出門到沙瑪拉過了三個月，最近他又在那裏添購了一些土地。

這年夏天，他雇了一個名叫穆哈默德·沙底巴城吉爾人，他有一大羣牛馬，也跟他過來了。這位穆哈默德·沙很有禮貌，很認真而且很壯嚴。他有一個工人給他牧馬，有一個太太伺候他，（客人來到時，她就躲進了「韃靼包」的一個幕帳的後面）這位可敬的工人後來時常替托爾斯泰家做工。

這一片土地這年還是第一次開墾下種，對於這一帶區域，這年有一位全國人民聽着他的聲音的人物來到，真是大幸，因為這一帶區域的農作物，這一年整個兒的毀了，跟着就來到了荒年。這裏的人這樣的不與世界往來，這樣的和文明相隔離，他們可能受苦，而且死去，整個俄羅斯都沒有聽到，要不是托爾斯泰趕上了時候，發出了呼籲，伯爵夫人幫助他整理了一切調查，一篇文章在八月十七日「莫斯科通報」上發表了。

在這一篇論沙瑪拉災荒的文章中，托爾斯泰描寫了這年的收成如何全部被毀，如何前兩年都是歉收，如何十分之九的人口在死亡與飢餓的線上。

爲確實開瞭實際常規起見，托爾斯泰在最後近他的產業的加夫里洛夫卡村中，每家屋子拜訪一次；共拜訪了二十三家，沒有一家不負債累累，這年冬天如何過去則茫無頭緒。大多數的男人出去找尋工作了，可是災區這樣廣大，找尋工作的人又這樣多，工常時候低落到八分之一。

托爾斯泰又拜訪了幾個村子，看到到處是同樣的情形。連帶那篇文章，他自己捐出了一百盧布作爲賑款開始。這筆款子實是他的全部捐款中極小二部份，後來在一八八一年滋羅加文（這是一位把俄羅斯的宗教派別加以描寫的作家，大家全曉得他的）旅行到這個區域，許多居民告訴他，那時托爾斯泰個人對災民是如何的關切，災荒時期內他捐出了有多少的穀物和錢。

募捐得到了極大的成功。托爾斯泰的姑母 A A 托爾斯泰耶女伯爵把這件事報告了皇后，皇后第一個捐了款。於是大家跟上了來了，總計一八七三——四年間。錢財捐款達二百萬盧布。只有一兩年，豐收頓時使這區域改變了面目。

這是托爾斯泰幫了忙的第一次災荒，可不是最後一次，更不是最凶惡的一次。

一八七三年八月尾之前，他到了耶斯那耶。

一個月後，他寫信給斐特，提到了克拉姆斯閣爲他畫的像，那時候他在家裏也總是穿自己傢裏裁縫的，不穿那裁縫縫製的。畫像上穿的正是那種襯衣：

一八七三年九月二十五日

我們結婚了……孩子們在吃奶；我的妻子忙活，還教書，一週一星期，天天讓克拉姆斯圖畫我的肖像，是給特萊佳可夫美術館陳列的，我一邊坐著，一邊說談天，想把他從彼得堡的信仰到受洗的教會來。我允許他這樣畫我，因為克拉姆斯圖親自我上門來，而且答應用最低廉價格給我畫第二張像，但也因為我的妻子勸我這樣做。

直到這時候，托爾斯泰總是拒絕給人畫他的像的，因為他對他自己的容貌有一種敏
感，又本能地不愛好自己給自己做廣告這種事，如果他讓人家替他照了相，他還要小心
謹慎地把底片毀掉了，免得給人拿出去翻印，這種偏見到了晚年就沒有了；自從克拉姆
斯圖把冰凍加以溶解，以後托爾斯泰的照片和肖像就越來越常見。

克拉姆斯圖和托爾斯泰的結交是這樣的經過情形。莫斯科的特萊佳可夫美術館請他
給這位偉大的小說家畫一張肖像陳列在俄羅斯名人的廊中，可是他在莫斯科找不到一張
托爾斯泰的照片，他又太謙遜，不敢請求托爾斯泰給他坐（他知道托爾斯泰是在耶斯那
耶過一個隱居的生涯）。後來他在離耶斯那耶三哩的地方租了一間鄉下的房子，因為托
爾斯泰時常騎在馬上經過這裏，就想借此來速寫他。可是他的存心給他們知道了，托爾
斯泰家立刻友誼地邀請他。克拉姆斯圖畫了兩張極相似的畫像，一張還在耶斯那耶。

托爾斯泰還沒有給斐特第二封信，死神是他婚後的第一次的來敲這家人家的大門
了。十一月，十一日他寫道：

我們有罪惡了；我們最年幼的一個彼得，患了喉症，兩天就死了；十一年來，我們家裏第一次死

人、我的妻子深深地苦痛了。要安慰我們自己，我們可以說，如果八口中間可以挑一口，那末這次的損失與其說被破壞是較好，還是較壞？可是，心，特別是母親的心——大地上顯示至高無上偉大精神性的心卻不覺得現像，所以我的妻子感德萬分。

整整個一八七四年裏，托爾斯泰化了好大力氣，要他的教育體系普遍地採用。一月十五日，雖然他不喜歡當衆演說，卻在莫斯科文等學會上談到教育該怎樣最好方法的題目。他的雄辯底內容我們不必細談，因為本書的讀者不會給俄國的嚴重以說文教育的方式；大體上，俄羅斯的教育家採用的是德國的 *Lehrmethode*（強迫教育法），因而採用的方式，由托爾斯泰看出來，簡直是錯誤而且迂腐的，而他的演說就是反對這種教授法的。

舉行這個會議的大廳上擠滿了人。學會主席沙蒂洛夫先生請托爾斯泰開一個辯論的頭，可是托爾斯泰留着他來答復那些其他的演講者所提起的問題和所主張的意見。會議生動地進行了，俄羅斯教育界的名流都說了話，最後討論的題目已廣泛到整個初級教育的方向問題了。於是托爾斯泰，這樣地站在作爲他的出發點底信仰上，認爲給不願意學，沒有預備要學什麼的人強迫教育是有害的——儘管我們以爲強迫教育盡善盡美，說不定它也像中世紀的鍊金術，星相學是一樣的東西——就否定初級教育的強迫實施，而且宣佈初級教育首先應注意俄文和算術，然後輪到自然科學和歷史。爲了證明他的教育方法的便利，托爾斯泰建議了在一間附設於莫斯科某工廠的學校裏當爲試驗。錢費

了，文字學會決定開設兩個臨時性的七星期的學校來專門試驗這兩個敵對的教育法。一個由強迫教育的專家來教授，另一個學校用托爾斯泰的方法，由耶斯那耶附近一個學校的教員担任功課。七個星期之後，由一個委員會來考試了這些學生，可是委員會中的委員們意見又相左，而交出了相互矛盾的兩份報告書。在學會的會議上又發生了大不相同的意見。這時托爾斯泰認為考試是舉行得頗不得當的（學生們年紀太輕了，而且有許多人站在旁邊使學生的注意力不能集中在教師的身上），可是，他的方法卻還能證明她的優越性，就決定了寫一封公開信給沙蒂洛夫，以便引起廣大的注意。

從最初的辯論開始起，全部經過，由著稱的批評家散文家 N. K. 米哈洛夫斯基執筆，發表在報端，他是奈克拉索夫同學，而這時奈克拉索夫正在主編「祖國」什誌。托爾斯泰很久沒有和奈克拉索夫往來了，現在請求他讓「祖國」什誌出來幫他一手，使他有個地盤和教育法的專家們筆戰，也使他的教育法能得夠廣大的注意。作為引誘，他送出了一張後來沒有兌現的支票，說他一定給他們這雜誌寫幾篇小說。結果便是托爾斯泰的一篇長文章（他給沙蒂洛夫的公開信）在九月號上發表，題目叫做「論人民教育。」

托爾斯泰在一八六二年寫的那些教育論文，發表在他自己那個什誌裏的，沒有人注意就這樣過去了，可是這一篇文章，「戰爭與和平」的作者所寫，彼得堡權威什誌上所發表的，表示的意見雖然和以前的一樣，卻引起了極大的注意，不管是好評或是壞評，許多別的期刊上都評到它了。他的意見還是祇一小部份被接受，可是那些職業的教育

家，一向認爲學問與道是一筆爲了吃羊人而存在的羊羣」，現在重重的受了打擊，這種影響是深遠的，他的直接的效果，則是莫斯科師資訓練所拒絕一種托爾斯泰猛烈攻擊了的小學校的課本。

這篇文章激起了風暴。跟着來哈洛夫斯基在二八七五年正月號的「祖國」什誌裏又寫了一篇長文章，題目叫「局外人言」，這裏面，他和托爾斯泰站在一起，反對強迫教育家，說，「雖然我不是一個深湛的哲學家或教育家，寫的也只是一管雅文，可是我希望讀者能仔細考慮這篇藝文，能加以注意，並不是爲我，而是爲了托爾斯泰，爲了他的思想的精義，這些精義，我現在既是在評介而已。」

而在這以前，托爾斯泰還有另外一個改進初級教育的企圖，就是開辦一個「樹皮靴學院」，前面曾經提起的。

他發現耶斯那耶着幾個孩子，在讀完了他們的學校之後，還想繼續的修課。他試驗了一次，給他們學習代數，結果非常成功。

在他這最後的一篇教育論文中，他指出這種成績卓越的教法不能展開的大困難就在這一個事實，農夫不能給非農民的俄國教師付一筆束脩，他們的境况自然是很窮困的。所以這是很自然的事，他要計劃一個能由農民自己担任教授的辦法，他計劃在耶斯那耶開始辦一個訓練學校，由他自己來指導，管理。

這年夏天，他有一個到沙那拉產業上去的短期旅行，看看那裏的管理的情形，他

的兒子含冤而死這話他去了。

一八七四年十一月二十日，伯爵夫人給他的弟弟寫信說：

我們照常的冬天的工作已經極度緊張起來了。遼夫全神貫注於通俗教育，學校和師範學校——那是訓練農村學校的教員之所。這一切把他忙得從早上忙到夜深。我卻很有點懷疑。我又很抱歉，他不把他的精力放在小說上，卻放在這些上面；我也不曉得這些是有用沒有，因為他這一切活動只傳達到俄羅斯這樣小的一個角落為止。

圖拉省政府裏的貴族長 P P 沙瑪林還是托爾斯泰的後台，說「地方自治會」有一筆三萬盧布的款子可以移作教育之用，也許就可以在師範學校上。因此托爾斯泰原來是不願意從事選舉活動的，又答應回「地方自治會」裏去，進去後不久便被選為教育委員會中的一份子。

他提出了一個報告書，要求辦這樣的一所學校，起初還討論得很好；可是有一個老頭子站起來了，說全俄羅斯正在大舉募捐要給喀薩琳女王建立一個紀念塔，湊巧這年又是她手創圖拉省政府的百年紀念日，所以這筆款子他要求獻給這個女恩人的紀念塔上。效忠的督辦博得大眾的同意，托爾斯泰雖沒有放棄了他的計劃，這一來實行的可能又沒有了，以後我們就不大聽得到關於這事的活動了。

要是不了解當時俄羅斯的統治階級是如何的蠢愚反動，中央當局與地方當局這樣經常的干涉、阻礙托爾斯泰固不為己誤判的罪過就難以理解了；他們禁遏他的給兵士閱

讀的報紙出版，檢查他的小說，派出憲警搜查他的學校，懷疑他的學校雜誌。這次還打消了他的師範學校的獻議。因此，有什麼奇怪呢，他越來越覺得政府是最反對自由解放的東西？我們知道同時候正同同樣的理由，年輕一代底男女已開始在工人和農民中間冒着危險宣傳起來，多少已明確地在反對這現存的社會秩序了。

他熱衷於教育工作並不會消滅了他的作爲小說家的活動，只是使他拖延了時日。一八七四年春，他帶了「安娜·卡列尼娜」的開頭幾章到莫斯科去了，因爲了什麼一些緣由，這一年他卻並沒有發表了牠。

屠格涅夫這時正和薇阿爾陀夫人合作着把托爾斯泰的一些小說譯成法文。一八七四年三月給斐特的信中，他說：

春季快過去了，可是不相于我還要譯他（托爾斯泰）的「三個死亡」，交給「雙月刊」或「時代」，秋季我一定把「哥薩克人」譯出來，我越是讀這篇小說，我越覺得這是托爾斯泰的傑作，全俄國的敘事文學中的大作品。

生命和死亡卻同時繼續着往返，四月中生了個男孩子，名叫尼古拉；立刻，死亡，剛幾個月之前却去了這一家最幼小的，回來却去了這一家最老的兩個。第一個過世的是他熱愛的姐蒂阿娜，亞歷克由德芙娜姑母，她的影響及於他的一生，他死在六月廿日，第二年另一個姑母跟了她逝去了。

托爾斯泰無時對姐蒂阿娜姑母，從沒有不讓我們看到他，是如何永遠的記得她。這裏

是一兩段有關於她的紀載：

已經開始衰弱了，已經在等待她的最後的機會了，有一次，我在她房間裏的時候，她背過了身子對我說（我看她快要哭泣了）、「聽我說，Miss Clara Amis（我的愛友們），我的房間是好的，你會用得到的。如果我死在這裏，」他的聲音打抖了，「這個記憶會使你悲哀的；還是把我搬了出去，搬到別的房屋，我不要死在這裏。」她就是這樣的，從我還能記得她的良善的幼年時候起就這樣了。

關於她的死和她一生中最重要的的一件事，他對他的父親的鍾愛，托爾斯泰這樣寫着：她平靜地死了；漸漸睡下去睡着；死在正如他所希望的另一間屋子裏，因為不然的話，她怕她的一間屋子使我們永遠難受。

她死時已不認識任何一個人。可是我，她總認識，微笑了，燐燈了，如同一個人按了電鈕，那電燈就亮了似的，有時她試着移動嘴唇輕喚尼古拉這個名字；這樣地在死亡中整個地，不可分地把我和她愛了一生的他結合在一起了。

當她的靈魂通過村子的時候，耶斯那耶·樸利阿那六十家人家中沒有一個人不出來把靈魂停住，為她的靈魂高唱安魂曲的。他們說「她是一個和善的太太，誰也不得罪的。」托爾斯泰接下來說：

因此他們愛她，非常愛她。老子說「無」是珍貴的準繩。生命就是如此。如果生命中沒有一點兒壞，這是珍貴的，而姐帶阿娜·亞歷克山德蘿一生中卻。沒有準一點兒壞。

只除了尼古拉大哥的死是例外，即使是最接近最愛的人逝世，托爾斯泰也不會憤懣欲絕的。下面這封給裴特的信說明她帶阿娜姑母之死他如何地忍受了。

一八七四年六月廿四日

兩天之前我們葬了姪婦阿娜·亞歷克山德羅芙娜。她很傻很傻，很逐漸逐漸地死去，這種過程使我習慣了；然而她的死，正像一個最接近最親愛的親人的死一樣，是一件極新的、孤立的、意外地激動的事件。家人全都平安，我的家裏住滿了人。可喜的熱天游泳和水菓使我墜入了我正喜歡的精神的飽滿團之中，我只剩下一點兒精神來記得我的朋友並想念他們。

第二封信，日期寫明十月廿二日的，其內容目的：

親愛的阿芳那西·阿芳那西耶維奇——我計劃要買，一定要買尼古拉村的一點地皮，因此必須借一萬盧布，準備一年，有抵押。也許你有錢可以放一下。如果，寫信到尼古拉村的伊凡·伊凡諾維支·奧洛夫，他會代表給你處理我們之中的關係的……要不是我給學校，家庭，產業弄得這樣，我真是多末願意看到你，我連打獵的時間也沒有了……但願多季真自由才好。

托爾斯泰的「ABC 課本」，這年出了一套用十二個紙封袋裝起的，縮小了開本的第二版；可是他對於這個作品還不十分滿意，到年底邊又開始增訂它，改削它，抽去了算術的一部份，加入了一套；按次序的讀本練習題，一個「ABC 新課本」，除了更加高深的讀物之外，還有九十二頁的初級課本，在一八七五年出版，定價極低。這時已經

有一兩百萬冊買掉了。從他的第二版「ABC 譯本」中後來把讀物又提出編成四冊廉價版的「讀本」，每本只售三四個戈比。這一部書雖然教員都還沒有審定，却從此之後，銷路極廣，若干年後有一個時期，一版一印的出，每版都印五萬部。

大體上伯爵夫人是康健的，她很輕易的担負這大家庭的重任；可是在一八七四——五年間的冬季裏，她的身體也使他丈夫憂慮了。到了一月，他寫信給裘特時却能夠說，「我對我的妻子的康健感覺慮已經過去了」，但是話雖如此說，她病的時候還是相當長久的。

一八七五年最初的兩個月的「俄羅斯使者」登出了「安娜·卡列尼娜」的開頭幾章。

二月中，嬰孩尼古拉因腸炎而死，一八七五年三月四日托爾斯泰這樣的寫了信給裴特。

我們是一個悲哀跟一個的；你跟瑪利亞，彼得洛芙娜一定會爲我們，特別爲松尼亞分憂。頂小的一個只有十個月大，三個星期之前得了可怕「水瀉」病，受了三星期的苦刑，三天之前死了，我們今天葬了他。因爲我的妻子的緣故。我也很難受，而特別難，自己恨大了他的，難受得利害。

在同一封信中，他提到了「安娜·卡列尼娜」，接下來立刻又提到了「懺悔錄」的萌芽，雖然這部書還要等到一八七九年才寫：

你讚美了「卡列尼娜」使我高興，我聽說這是受了讚美，可是真的，還有哪一位作家像我一樣的對

自己的成功這樣地不關心的呢！

另一方面我忙着學校的事，另一方面，奇怪得很，正在這孩子癩得最壞的時候，一個新作品的題材來到了我的腦裏，關於這病痛和死亡的……

這年夏天，托爾斯泰全家到了沙瑪拉的產業上去，自從最近一次又添置產業以來，他已經有了一萬六千畝以上的土地了。穆哈默德·沙雷了他的成羣的牝馬和他的「韃靼包」的幕帳——托爾斯泰稱之為「我們的沙龍」的——又出現了。爲了托爾斯泰他們自己這些人之用，他們又做了一個「韃靼包」，大家都喜歡住進去。

大草原上的農事，新鮮而又奇特的，使托爾斯泰發生了興趣，跟家裏的其餘的人一樣，起勁地收割和簸穀。用沙瑪拉人打麥的方法來看看，就知道當地的農業是如何原始的形態。馬匹一羣圍了一個圈，前面一匹的馬尾巴縛住了後面一匹的馬頭。中央站一個馬夫揮舞一根長鞭，馬匹就圍圈的轉，踏在馬蹄下的是同樣的一圈麥子，這樣把壳踏掉。

五對，甚至六對牛才能開磨這片處女地，牛頸子上都掛着音色深沉的銅鈴，發出了短音階的聲調，這些事物加上了牧童的笛聲，悶熱的天氣，光亮得神奇的月夜，使全家人都感到了迷惑，特別因爲托爾斯泰對於一切美的，有趣味的事物有敏感，使這種迷惑更增加了不少。

全家都歡樂了，貝爾斯告訴我們，對他們這新的農場全都有興趣，有幾個還跟托爾斯泰遠遠的跑到奧倫堡去買馬買牛。

他買了大約一百匹巴城吉爾的牝馬，用英國馬和牠的給他們配對，希望能飼養一些新的馬種。

有一個晚上，他自己的和穆哈默德·沙的全部牲口幾乎給吉爾吉斯的流浪人偷掉。兩個騎在馬上的巴城吉爾勞動者追趕了這些闖入者，把他們趕跑了。

托爾斯泰說在沙瑪拉從事農業是冒險的。耕地、稻種、然後收穫所費的錢三倍於購買這塊田地的價格；而且五、六月中要是下不了一點雨水，什麼都完了；要是下了幾次雨，收穫也不過三、四十個倉。

有一天，是在收割時期內，一個可憐的韃靼游民在一輛小車子裏拖了兩個孩子，來到了托爾斯泰正坐着的洋台上，請求他雇用他做工。他允許他在附近一塊地上搭起他的茅屋子，托爾斯泰的孩們天天去那兒，給小韃靼送東西去吃。

鄰村有幾個生活還得去的俄羅斯農夫，托爾斯泰和他們很合得來。或許是因為他們經濟上獨立，而所在的省份又沒有奴隸制存在，或許是因為托爾斯泰善於結交人民，使他們安樂，這些農民的行爲是尊重旁人更極其自尊的。「你好，」這樣問好的時候，他們還握手，好像托爾斯泰的朋友一樣。

他這時常的發現，這地域中正教的農民和他們的回教的鄰人之間關係良好，彼此還容忍了各自的宗教，而覺得這是可喜的事；他又覺得巴特洛夫加的牧師跟莫洛干人之間，前者雖然要得後者改信宗教，却非常和睦，也使他高興。

某一個雨夜，就是在這位牧師家裏乾久了，托爾斯泰和他的舅子出來就淋了雨。黑暗中連馬頭都看不見。貝爾斯騎的是一匹做苦工的老馬，不斷的掙扎着向左邊走。托爾斯泰聽說了這情形，就說讓馬來帶路吧。於是貝爾斯把繩子打了一個結，自己就把大衣裹起來擋住那風風雨雨，聽憑那老馬行走。它小心地繞過那些已經耕起的田地，一會兒跑到了大路上，而且把他們帶到一個可以讓他們辨認路向之處，那兩個騎馬就知道了他們的存在。

這年，在沙瑪拉最驚人的一件事是托爾斯泰舉辦了一次賽馬，由穆哈默德，沙去宣佈給農民和隣居們知道，說這次賽馬在伯爵的產業上舉行，誰願意參加的都歡迎參加。於是巴據吉爾人，吉爾吉斯人都來了，帶來了賽帳，輕便的銅製的鍋子釜子，大量的馬奶，還有帶了羊來的。烏拉爾區的哥薩克人和俄羅斯的農民從附近這一帶上跑來。貝爾斯說起這賽馬的預備：

「我們自己去挑了一塊平地，圍了一個圓週三哩的大圓圈，用犁犁地一週，都用木頭圍好。羊，甚至一匹馬，燒好了款待賓客，到了那一天，來到了牧羊的人。那廣大的草原，綠油油的草苗上，突然昇起了一排賽帳，立刻各式各樣的人活潑地圍坐在四週。在圓錐形的土堆上（當地人就稱之爲「圓錐」的），絨的和別的地氈攤開，巴據吉爾人騎雙腳坐在上面，圍成一個圈。在中央坐一個年輕的巴據吉爾人，從一隻巨大的 *Бибан*（鞞）上到下來，皮氈，以及鞍中傾倒出馬奶來，輪流的把杯子遞給每一圍坐的人，要是歐洲人聽起來，他們的歌聲，他們的管贊的音樂或許是可怕的。到處看到巴

據說兩人在玩他們的撞角戲。三十四隻受過訓練的馬進來了，牠們是主要的競賽節目。驛馬的都是一些十歲左右的馬，牠們不用馬鞍。

這一個賽馬的距離是三十三哩，時間恰好是一小時四十分，所以每一哩跑三分鐘。三十匹馬中間跑完全程的十匹，其餘的中途都退出了。獎品是一匹馬，一條牛，一枝槍，一只金錶和幾件韃靼人穿的紅紅綠綠的絲織衣服。慶祝一連兩天，非常有秩序而且快樂無比。托爾斯泰覺得沒有警察到場，特別愉快。賓客全都客氣非凡，謝過主人後，退走時也滿分滿足。「便是在人羣中」，貝爾斯寫道：「我也覺得遼夫·尼古萊維奇是懂得處理快樂和秩序之間底均衡的。」

托爾斯泰的短篇小說底讀者自然知道他最後是如何利用了他的材料：他所知道的巴塘吉爾人和他在這一帶的隣近遇到的一個隱士的。

八月廿六日，回到耶斯那耶，他寫信給裴特：

兩天前我們不安地回到家裏……

我們的收成還過得去，可是勞動工錢很大，結果收支只是相抵。兩個月來，我手指上沒有沾過水，我心裏也不讓思想佔有。現在我又定下來從事於沈悶的，庸俗的「安娜·卡列尼娜」了，我希望趕快把這一件弄完。又有空閒來幹別的工作——不僅是我又要而又想洗手的教育工作。它也太消耗我的時間了。

他在沙瑞拉得到的經驗是肯定了他的這樣的感情，西方世界的文明，進步和政治的

爭鬥，和俄羅斯的歐化了的小部份其實並不重要，真正重要的乃是平凡的人們感巨大而原始的鬥爭——求生存，求健康而自然的生存；在同一封信裏，他寫着：

我不知道是什麼命運叫我「沙瑪拉」的；可是，我知道我聽過英國國會裏的長大的演說辭，大家認爲牠們非常重要，但我覺得牠們真沉悶而且微細不足道；可是蒼蠅啊，螻蛄啊，巴城吉爾的農民啊，還有我，非常尊敬而且心焦地注意牠們，聽得出了神，注意出了神，以爲這一切都是頂重要的。

人必須生活得像我們的生活一樣才好，住在世外桃源的沙瑪拉，親眼看看游牧生活的大鬥爭——波浪無邊的区域之上，成百萬的人，過着原始的農業生活——只有親眼看到然後知道這個鬥爭所有的頂重要的內容。

從沙瑪拉省回來之後，小孩子全患上了百日咳。連伯爵夫人也傳染了它，又因爲她已經懷孕有六個月，病得很利害。結果一個女孩子不足月就生下來，只活了他兩個小時的生命。

托爾斯泰的長子舍爾該現在已經十二歲了。除了他們的美國女教師和一個瑞士婦人之外，孩子們已經不時的得到一個瑞士人，一個法國人和一個德人做他們的近代語文的教師了。教師和担任教師的學生也住在耶斯那耶教授旁的功課。從圖拉來了一個音樂教師，長子具有非常的音樂天才，大體上，這一家的音樂天才全很不錯。他們一學會指法的練習，伯爵認爲他們馬上該彈奏正式的樂曲了。

對另幾個孩子則集中了注意力來喚醒，并發展他們的繪畫的材能，特別是長女瑪蒂阿娜，可是只有對這方面真有了材能的孩子，才開始給他們上課。

托爾斯泰雖然不喜歡文法學校（俄國人稱之爲Gymnasiums）的課程，却並不勉強他的兒子，還打算他進大學校去受古典的教育。舍爾該每年去應考，依照圖拉文法學校的功課的標準，却在自己家裏唸，每年都及格了。

貝爾斯在他的「迴憶錄」中談到托爾斯泰在家庭間所起的重大的影響：

我恐怕不能圓滿地描寫出在耶斯那耶·樸利阿那，大家的心靈狀態底歡樂來，它的來源總是從逸夫·尼古萊維奇，談到抽象的問題時，關於孩子們的教育，關於外面世界上的事情，他的意見總是最有趣味的。就在玩木球，或我們散步的時候，他一參加，他一說出他的幽默話來——他在遊戲中或散步中總是主要的角色——大家都活潑起來了。

他喜歡陪我刈草、挑草、運動、賽跑，偶然還陪我玩跳青蛙或者玩Grodiki把兩個短棒交成文，把一個打出去的遊戲，等等，論氣力，我比他差得遠，他能够一手舉起一百八十磅，但賽跑我就不比他慢，可是我笑得太多，所以趕不上他。一切我們的運動都有這活潑的心情。我們在經過正在刈草的工人們的時候，他常常看那疲乏了的一個工人，走上去借他的鋸力來幫忙割一下。我自然也看了他的樣。於是他要問我了：爲什麼我們肌肉這樣發達，不能够一連刈草刈他六天，而吃黑麵包睡在潮濕的泥地上的農夫倒能够辦得到呢？「你應該這樣的試一下，」他這樣下結論，在離開草地的時候，他抓了一把乾草堆上的乾草，嗅一下，對那股香味真是心滿意足了。

在那斯那耶，大人和小孩都玩木球。這遊戲開始於晚飯之後，玩得後來點了洋燭，貝爾斯說，和托爾斯泰玩久了，他該爲木球的遊戲也是一種碰運氣的游戏了。打得好的一下球，托爾斯泰就誇了一聲：「那打了好球的人就興高采烈，他的對方就生了一種競爭心。便是打不中一下球，托爾斯泰的一句慈辭而又冷酷的批評也激動人心。只要他說一個字，在適當的時候說一個適當的字；就造成了一種界圍，使任何事情活潑起來，使任何人都受到影響。」

托爾斯泰的單純的天性表示在他那變化多端的情緒的驚嘆語上面。如果駕了一輛馬車上車站，趕不上車子，他就喊了「啊，我們趕不上！」他喊得這樣的深刻，聽到這說話的人一定以爲什麼悲慘的事情已經發生，可是托爾斯泰狂笑起來，害得那聽到的人跟他大笑。打木球的時候，有一下打不中，或者坐在家裏的時候，他突然想到他忘記了一個約會，他也這樣驚嘆。有時他的驚嘆甚至把他的妻子嚇壞了，那時他就像一個挨罵了的小孩一樣，說，「一下回我再也不了！」

他的天聲，從最高音階上起始發出的，是特別能感染給別人的笑聲。他的頭不得不掛在一邊，整個身體也就震動了。

他那種好脾氣的諷刺話却常常能刺激旁邊的人。例如有一次有人在埋怨天氣，托爾斯泰就會說，「老兄的天氣，態度不大好嗎？」

有時他覺得不願動第二支雪茄，或者不願意第二次吃那盤好味道的菜肴時，他給在

場的人說了：「等幾年紀再大點，我就能這樣的再吃了，」或「抽兩支雪茄」了。

貝爾斯說道，「要是他看到小孩子在做鬼臉，他常常噙住他們，別做鬼臉，把你們的面孔弄壞了有什麼好呢？」

貝爾斯還告訴過我們：

他有一種所謂「北非洲古騎兵」的遊戲，我們最讚賞。他突然從椅子裏一跳起來，把手臂舉在空中，而手腕勁鬆弛地朝下放倒，然後輕快地在滿屋子中奔跑。小孩子，甚至有時候是成年人，也同樣突然的學他的遊戲來玩。

托爾斯泰的朗讀非常好，常對家庭裏的人或賓客朗讀。

他不愛醫生這一點，我們在「戰爭與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中已經看得很明白了。他像屠殺一樣的認為醫藥應該大家都懂，不能當做一個專門職業看待，這個意見使他贊成農民們的土方。可是家庭裏若有人病倒，他還不至於頑固到不請一個醫生來看。

這一年年尾，他的另一個姑母，潘拉該亞，依利尼希那，尤許可夫，曾在托爾斯泰幼年時和他一起在喀山的，也逝世了。一八六九年，她的丈夫還沒有死，他們分居了，兩人的友誼雖然還保持着，卻從此沒有再見過面。她是誠虔的正教教徒，丈夫死後，她進了奧泊帶那尼姑庵。後來她又搬到圖拉的尼姑庵，可是大部份的時間還是在耶斯那耶度過的，她逝世的一年正好八十歲。大體上說，這是一位和善的老太太，可是不

夠伶俐。她一生謹慎地奉行教會的禮儀，而且堅信着贖罪和復活的學說，可是她自己怕死得利害，在垂終時很不甘心地接受了聖餐，因為這提醒了她底，她快死去的事實；爲了怕死而受苦，又使得她對許多在場的人生氣。

僕人舍爾該·阿巴索夫，這時還是住在他們家裏的，說起這位姑母住到耶斯那那之後，每個月的初一要請一位神父來。神父來到之後，開始訂用聖水祝福的典禮，那時托爾斯泰趕快跑開，躲藏起來。等到園丁套出，是托爾斯泰派去偵察的，回來說神父已經走掉，托爾斯泰才敢跑回來。

然而，這時候他對教會的儀式已經態度不同了。這位僕人，於正在托爾斯泰內心複雜地鬥爭的事實只能看到他的外表上的變化的，曾經這樣告訴我們：

突然一個驚人的變化佔有了他，我是一個目擊者。一八七五年，圖拉修道院裏一個神父叫伐西利，依萬諾維奇的，常來給托爾斯泰的孩子們講神學。起先，遼夫·尼古萊維奇難得合他說話，可是有一次，一個暴風雪迫得伐西利，依萬諾維奇在家裏過一夜了。伯爵開始和他談天，他們談到第二天黎明還不上床。他們談了一整夜。

從那天起，遼夫·尼古萊維奇變得深沉了許多，常常跟伐西利，依萬諾維奇談話，四句齋節來到了。有一天早上，托爾斯泰清早起來，說，「我打算去獻出我的誠虔，打算去領我的聖餐。你可以去睡，可是不用喚醒馬夫。我自己會駕上喀爾奈克（當時托爾斯泰的愛馬。）舍爾該，如果我得罪了你，請你原諒！」他去了教堂裏。

這天起，一連幾年，他時常到教堂裏去，雖得有一個星期日不去。整個村子都奇怪了，互相的問：「神父給他說了什麼來啦，怎末他突然喜歡跑教堂了呢？」

我給我的孩子教授宗教時，不止一次，托爾斯泰伯爵降臨了我的茅屋。

「你在教他們什麼？」他問。

「啊，」他說，「這就對了。一個人不向上帝禱告的不是一個真的人。」

一八七六年最初四個月的「俄羅斯使者」什誌又登出了「安娜·卡萊列娜」的續篇來了。三月一日，托爾斯泰寫信給斐特：

我們的情況頗不利。最近的一次我的妻子的病還沒有好，她咳嗽，而且瘦了，先是熱度高，後是頭裏痛。於是家裏安排不妥當，我缺少了心靈上的安靜，爲了我的工作，現在我是需要牠的。冬季的末尾，春季的開始常常是我的工作的主要時期，我必須寫完我的小說，現在我開始替牠清倉了……我常常希望你有一個牙齒搖動了或者你的打麥機器有一個牙齒搖動了，使你不得不跑一趙莫斯科呢。我就可以在柯茲洛夫加。「離耶斯那耶最近的一個火車站」織起了一張蜘蛛網來，一下子就可以抓住你。

四月中斐特信上說他病了，還以爲他是快要死了呢，「希望你請你過來，看我如何離開這人世」。四月二十九日，在托爾斯泰的一封信裏，值得注意的是他已有五年內心的凶惡的交戰，從這五年的懷疑掙扎中得到的進步，在這裏，「懺悔錄」寫成之前，先顯示了一瞥：

我感激你的邀請，你說你覺得自己不久人世了，要我來看你怎樣的辭別這人世。如果，在我也要到「那裏」去的時候，我還能思想，我同樣地要邀請你的。到了那一個時辰，除了你和我的哥哥之

外，我不會需要別人了。因為死亡臨近的時候，那些友誼超乎生死之外的朋友們能一起來談話，最可貴也最愉快；而你和這樣稀有的「真實的」人，我這一生中只見到過幾個人是站在生死邊境上，看得十分明白的，因為他們有時觀察「涅槃」——無限的，未知的——有時觀察……；對「涅槃」的觀察更增加了他們的目光。可是世俗的人，不管他們講不完的講着上帝，你我都不会喜歡他們的，臨死的時候面對他們都是一個煩惱，因為他們不能有像我們一樣的看法，道看法你的文章曾經說起了的，上帝「愈不鮮明，愈遙遠，可是愈崇高，愈不容置疑」底看法。

你是病了，想起了死，我還活着，却没有停止對這同一件事的思想和準備……；我所想到的那許多，我想寫在「俄羅斯使者」四月號的最後一章中「這是「安娜·卡列尼娜」第五部的第二十章。」這被提及的一節是講着列文的哥哥之逝世的，顯然以托爾斯泰自己的哥哥德米脫里·邁世作爲根據的了；「安娜·卡列尼娜」中許多其他的人物也多多少少是從實際的人物中汲取得來的，例如僕人阿伽菲亞·米哈洛芙娜，就是一個真實的人，這還是她的真姓名呢。只在不多幾年前，她死於耶斯那耶。便是耶斯那耶·樸利阿那這村子自己，也有許多細節被描寫在這部小說中。

五月十二日，托爾斯泰又寫信給斐特：

自從我收到了那匹馬，已經五天，每天準備給你寫信，總是我不到時間。春夏的生活已在這裏兩端，我們的家庭充滿着賓客和吵擾。今年的夏季的生活，我覺得像一場夢；裏面還保留着我的真實的冬天的生活留下來的的一部份，却多末像幻象，有時愉快，有時懊傷，却全是從清醒的感官所不能控制的什麼荒唐世界來到的幻象，這些幻象之中來到你這匹駿馬。我十分感激你，要我把錢匯到哪兒

……

目前使我熬費心機的是舍爾該的考試，廿七日開始應試……何等可怕的夏令！觀望那森林，特別是幼年的樹木，使人恐懼又悲哀。他們都枯焦了。

五月十八日，他又寫：

你的又長又謙遜的來信我又遲遲作復了，因為我病了，而且還是不爽快，可是至少我得給你幾行信。家裏擠滿了人，姪女娜谷爾尼，她還帶來了兩個孩子，庫茲明斯基一家，他們已有四個孩子；松尼亞「指伯爵夫人」還是不大舒服，我愛憐而愚笨。我們只希望天氣好，可是就沒有好天氣。你跟我一樣，你一定知道這種情形裏一個人自己的感覺了，有時儼神，無所不見，有時却笨得不如一匹馬。我目前就在這狀態之中。請不以爲意，等我的下封信，你的

遼夫·托爾斯泰

這封信中的庫茲明斯基一家，便是丹妮亞，她丈夫和一家人。他們每年夏天到耶斯那耶來，住在新屋中。

進入「夏季的情形」後，托爾斯泰對「安娜·卡列萊娜」的注意就減少了，但在這一年過去之前，他有一次勤奮的工作，把它完成了。這部書所激起的興趣真是這樣大，據說莫斯科的貴婦人常常托人到印刷所去打聽將要續登的那幾章的內容。

七月二十一的信中托爾斯泰邀請斐特的哥哥，彼得·阿芳那西耶維奇，一個愛馬的人物，陪同他去沙瑪拉；在同一封寫給斐特的信裏，中間還提到了土耳其裏面的斯拉夫

人的困難，因為土耳其人和海茲哥維那人已經打了十二個月的仗。彼得·阿芳那西耶維奇是志願地去從軍的，但在戰事失敗之後回來了。

一八七六年七月廿一日

該實備我，親愛的阿芳那西·阿芳那西耶維奇，親信這樣遲。我每天要寫，可是總沒有時間……一星期之前，斯托拉霍夫來了，談哲學談到煩惱……讓我緊緊的握一握彼得·阿芳那西耶維奇的手。我想聽聽他講海茲哥維那人的故事，我幾乎不知道有這種人的存在！

我準備九月裏到沙瑪拉去。彼得·阿芳那西耶維奇如果還沒有九月中中的計劃，他願不願意跟我去看看吉爾吉斯人和他們的馬？這該是多末快活的事！

這件事前面已經提起過，托爾斯泰很懂得馬，這時想靠飼馬來增加他的收入。爲了買馬，他到奧倫堡去，遇到了克利曾諾夫斯基將軍，一位朋友，曾經是塞伐斯多波之役的他的長官，現在是這北方的省府的總督。他們一起過得高興，談的是過去的回憶。

九月中，他給他的妻子寫了這樣的信，因為她實在受不了這一次的分離：

我知道你難過，我知道你害怕，我知道你在控制你自己，不願意妨害了我，可是這豈是不可能的呢，現在我更能夠愛你啊。但願上帝允許你好好的生活，康健，有精神，有用！……上帝憐憫我，憐憫你！

十一月十三日一封信裏，托爾斯泰給斐特寫道：

寫兩件事可憐我吧：（一）一個糊塗的馬夫帶了些種馬到沙瑪拉，想抄一條小路，把根內巴施死在離我們的產業不到十哩地方的泥沼裏了，（二）我一直睡覺，不能寫東西，我瞧不起我自己這種懶

情，決不允許我自己動筆寫另外的東西。

在棋內巴淹死了的二十八年之後，伯爵夫人給我談到了。丈夫經營事業的特點，說他的計劃是沒有不好的，可是總因為他在小地方不注意出大毛病。「例如，」她說，他把一匹價值三千盧布的頂好的種馬送到我們的沙瑪拉產業上去，這主意是極好的。那地方沒有過這樣的馬，可是他應該把他交給一個韃靼酒鬼，賣掉了他倒說是他淹死的。

一八七六年十二月七日，托爾斯泰的信上說到他收到了斐特寄給他的一首詩「羣鼠中」：

這首詩不僅是你的佳作，而且特別的，特別的好，這正是我希望你的那種哲理詩，以星宿做題材的確是好極了……我的妻子說，在抄寫着詩的同一頁紙上，你傾寫了你的悲哀，說石油的價錢漲到了十二個戈貝克了，她說這也是好的。這是簡潔的，但確定的是詩人的明證了。

讀者早已曉得托爾斯泰是如何的愛好音樂。有時因為他忙着別的事情，沒法弄音樂，可是一有機會，他就熱忱地回到音樂的領域去了。據貝爾斯告訴我們，托爾斯泰彈鋼琴的時候，總是彈那些嚴肅的樂曲的。

在工作之前，他常常在鋼琴前面坐一會……他常常給我的小姑娘「丹妮亞」伴奏，而且非常喜歡他的歌唱。我注意到音樂激起了他的感情時，他臉色微微的蒼白，有一些隱約可見的禱笑，彷彿面對了什麼可怕的东西。夏天裏沒有一天裏我妹妹會不歌唱，鋼琴會不彈的。有時我們大家唱歌，他總彈伴奏。

托爾斯泰的精神上的危機現在起來越深了，似乎音樂對他的誘惑也增加了。一八七六年他結識了作曲家柴闊夫斯基（Chaykovski），二十年之前托爾斯泰佈下種子的那個莫斯科音樂院，他就曾經當過院長。

柴闊夫斯基從小時候起，就是一個托爾斯泰的崇拜者，認為他是這樣地了解人類的心腸，幾乎是超人的才能。因為托爾斯泰自己來找他，要求結識他，柴闊夫斯基就大大的高興了。結識以後，作曲家似乎是極尊重托爾斯泰的，一八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柴闊夫斯基寫信給朋友：

L. N. 托爾斯泰伯爵最近在這裏。他來看過我幾次，有整整兩個晚上和我一起度過。我覺得我受到了寵愛，我能激起他的興趣，覺得驕傲，我自己也給他的理想的人格所迷住了。

柴闊夫斯基和那時的莫斯科音樂院院長尼可拉·魯平斯坦商量，專門為托爾斯泰開一個音樂會；在這個演奏會上，魯平斯坦，菲舍哈根和阿道爾夫·勃羅斯基（現在是孟契斯脫音樂院院長）都是主要的演奏者。

有一個曲子，柴闊夫斯基的「D長調徐緩樂章」奏得這樣的感動了托爾斯泰，使他啜泣了。「我這一生之中，恐怕是從未有過」，柴闊夫斯基說，「這樣的寵愛，作曲家的虛榮也從未有過這樣的滿足的，遼夫·尼古萊維奇坐在我的旁邊，聽弦樂四重奏彈出我的D長調的徐緩樂章來，聽到流淚了。」

托爾斯泰回到耶斯那耶之後，寫信給柴闊夫斯基，還附了一束民謠寄去，信上說：

我親愛的彼得，依里奇，隨函我奉上了民謠總章。我想稿子又研究了一週。到你手上，這一套東西一定能變得十分精美。爲了上帝的緣故，請你把它們採用，並處理在罕頌——莫扎爾德的格調裏，千萬不要處理在悲多芬——休曼——斐達士的格調裏，那是既敬作，而且是專門追求出奇不意的，我還有多少話沒有跟你說！實際上我真要說的話似乎都沒有說，沒有時間。我到了你那裏，只是享受耳福。最近這次莫斯科之行在我的回憶中是最美妙的一次，我的文學上的辛苦所獲得的報酬還不會有過那奇異的一晚那樣珍貴的賞賜呢。

柴闊夫斯基覆道：

伯爵，承惠寄民謠曲，不勝感激。

但我得坦白的告訴你，這些曲曲是一個記譜不大熟練的人所記下的，他們所有的只有一些原始性的美感。

主要的缺點是她們被勉強地壓擠在一個有規律的節拍的形式裏。只有俄國的跳舞音樂是有一種節奏，一種專長的，正規的拍子的；但是民謠自然與舞曲不同。而且這些民謠，祇任意地記錄在莊嚴的D長調中間，這又是不適於真正的俄羅斯歌曲的，俄國的歌曲，調性時常是不固定的，比較跟古代的宗教音樂更接近點。總之，惠寄的歌曲不能完整地，有體系地處理，就是說，不能把牠們製成一整套的曲子，因為要這樣做的話，當初的記錄要儘量的接近當時的演唱。這是最難的事，需要記錄者有最精緻的音樂的情感和豐富的音樂史的修養。只有巴拉基甫，或者澆洛柯甫也稍稍的有這本領，此外我還沒有見到類別的事務格從事採風的人。但是爲音樂藝術的用途，你寄的材料是有用的，而且材料極好，我將用這或那種格調來製作。

這兩個偉大人物的往來，卻沒有繼續下去，雖然他們在各自的領域中都這樣偉大，而且相互之間又這樣的敬仰彼此。

柴閣夫斯基是想得太高了，等他發現他的「半神」還是一個凡人的時候，他就有一點點失望，他的確也怕過到這個小說家，只怕後者看透了他的靈魂的最深處；可是，柴閣夫斯基說：

這道人在作品中是一個最深入地看透了人心的作家，和他接觸之後，卻證明他還是個簡單的，坦白的，人性的性格。一點沒有那種使我害怕的「神性」……顯然他並沒有把我當做一個觀察的對象，他只想跟我談談音樂罷了，他對於音樂倒是非常地有興趣的。

托爾斯泰——曾誇耀他自己是不讀報紙，而文離遠政治和近代史的——這時卻對外交政策發生了一度興趣。

在滿茲哥維那的革命之後，一八七六年五月中保加利亞也發生了一次，還是讓土耳其人很快的制服了——有六十五個村子被燒殺，對無告的村民有了不可言喻的暴行。七月中，塞爾維亞和孟特尼格羅向土耳其宣戰了，俄羅斯的志願兵雖然去赴援，卻又給土耳其人很快的征服，幾乎又要大受荼毒了，幸而俄國在十月三十一日發出了最後通牒，主張議和，而土耳其允諾了。十一月十日亞歷山大第二在莫斯科的克列姆林官中發表演說，這樣地聲稱：他要是再得不到蘇丹的允許改革政治的保證，不管列強如何，他也要單獨作戰。這些事件終於造成了一八七七年的四月中開始的俄土戰爭。

然而在一八七六年十一月十三日的一封信裏，托爾斯泰已經告訴了斐特：

我到莫斯科去聽了辯論的消息。這整個事件大大的激動了我。明瞭了真相，自然是好得多，可是我一想事情是如何複雜，歷史是常常在這種複雜的情形中間造成的，再想到如何某一位A夫人她的虛榮竟成這個機轉中間不可缺少的一個輪子，我不禁悚然。

一八七七年初，俄土之間的複雜關係引起了托爾斯泰和喀脫可夫的決裂。托爾斯泰在心底裏，在行為上都是改革家，喀脫可夫則相反的是非常的反動，本來他們的聯絡就好比一條牛跟一條驢子套在同一个車轆上一樣，這時，喀脫可夫對於斯拉夫人所爭取的脫離土耳其的束縛正有極大的熱情，志願投軍的人他大聲讚美，他還樂於俄國領土的大哩。然而托爾斯泰是深深地明白了戰爭的本質，觀察了那種叫人前去送死的動機的，對於志願兵的英雄與自我犧牲，對於報章什誌的狹隘的愛國主義，感到了懷疑；這種懷疑極明顯的表現在「安娜，卡列尼娜」的最後的結束幾章裏：例如，他從列文口中說出：「新聞界何以能牽口一詞」：

「有人給我解釋了：一旦戰爭爆發，他們的收入就可以加一倍。這樣看來，他們怎末會關心人民的命運。斯拉夫的民族……和其他的一切呢？」

「安娜，卡列尼娜」的最後幾章原定在一八七七年的最初幾個月的一俄羅斯使者」上面登出的，但結果卻是喀脫可夫把一部份底稿退回了托爾斯泰，上面改得一塌糊塗，還附了信說托爾斯泰如不同意這些修改，他就不予發表。

一個新聞家敢說動聽的小說裏面的一個字嗎，托爾斯泰狂怒了，給喀脫可夫一個辛烈的答復，結果就拆夥了。「安娜，卡列尼娜」的最後的結束部份，所以是，並沒有在雜誌上發表，却分了幾冊叢書出版，自然叢書也是照常的印行了；喀脫可夫後來不能不在他的雜誌上按期替這篇小說做一個簡單的本事。

下面這封信，寫給斐特的，可以說明這件事：

一八七七年三月二十三日

收到了你的信，總是這樣的，何況你說你喜歡我的作品，使我高興到你不能想像的地步，親愛的阿芳那西，阿芳那西耶維奇。你說「俄羅斯使者」發表了別人的詩，而你的「誘惑」卻給壓了起來。這是世上最笨最死洋洋的編輯室。我恨透了他們，不是因為我自己，是因為別人的緣故……

我的頭腦又好了起來，可是龜既然好了，我又該還末苦幹了。三月和四月初我的成績總是最好，我還在這種幻想之下工作，認為我所寫的東西都非常重要，可是我知道再過一個月，想起我會經有過這種想法就要面紅耳赤。你有沒有注意到現在又開始有了一條新道路，人人都在寫詩了：寫很壞的詩，可是他們都在寫。最近大約有五個新詩人介紹了給我。

對於矯揉造作的戰爭狂，托爾斯泰是很透了，（但是，自然得在這裏給喀脫可夫和他的同道者說句公平話，當時俄羅斯出來保護這些屈辱在土耳其統治之下的斯拉夫諸民族還是很有理由的）這卻跟托爾斯泰的宗教熱情有一點有關係，這熱情馬上就開始要來改變他的生活了；而且，事實是在俄國正式宣戰之後，他也並不反對這個戰爭。當初

他反對的乃是這些製造戰爭，推動政府去動刀兵底自私的個人們。

那時候，托爾斯泰跟傳佈福音最著名的神父，拉特斯篤克爵士底門徒頗有點往來，這位神父常常旅行在俄國各地，而特別在彼得堡的某些貴族中影響特大，他們的影響在「卡列尼娜」的後半部（特別是第七部第二十一章）中間可以見到。門徒之中，A. P. 鮑波林斯基伯爵，曾任交德工兵部部長，結交了托爾斯泰之後，和他討論宗教問題異常的熱心。鮑波林斯基和另一個著名的拉赫斯篤克派，巴西可夫上校，希望把托爾斯泰爭取過來，使他成爲一個福音教徒的代言人。正像一切，托爾斯泰在這一個人宗教運動中熱心得不行了，可是這位伯爵是面對了真實的生命，爲麵包和牛油勞苦地工作了，他曾經告訴世人注意一個事實，就是有的人拚性命勞動不能吃飽，有的人生來就富足有裕，一點工作不做卻又飽又暖，他所要求的教義，至少得比這個「耶穌的血替人贖了罪」還要更明晰一些。他對於福音教的教條的攻擊要在二十年之後閃耀出來，在「復活」的第二卷第十七章中。

比這還早一些時候，斐特把下面的故事告訴托爾斯泰。在墳場中閒蕩，他看到一首墓誌銘的小詩，他從沒有讀到過這樣感動他的東西。墓是由灰色沙石砌成的一個方方的塔。有三面各有一行雕刻的句子，一面是。

這裏葬着農家女瑪麗。

另一面：

也彈落一個女的嬰孩。

那寫着少女的名字的背面那一面上有這些字，拚得拚法都不大對的：

親愛的，這是我能給你的最後的裝飾

下面具着名：

退休的下士軍人某某

托爾斯泰回一封寫着：

一八七六年十月十八日

「親愛的，這是我能給你的最後的裝飾」一句美極了。我已經把這句話兩次告訴給人聽，每一次我的聲音都帶了眼淚地破碎了。

一八七七年。托爾斯泰正月十一日給斐特的信裏，我們看到這個猛烈的工作者何以愛好一個鄉村生活：

親愛的阿芳那西·阿芳那西耶維奇，——要是腦袋犯了錯誤，不必打腦袋，更不必割掉它。我承認我的腦袋對不起你。可是真的，在莫斯科我做不來主了；我的神經失了常；一小時化爲一分鐘。我不願意看見的人像故意要阻止我去看一些我願意看見的人一樣的撞上门來。

托爾斯泰在他的追求真理的旅途上願意看見的人包含當時的幾個著名的科學家——當時候許多人以為達爾文已打開了智慧之門，生命和死亡，現世和來世的神祕都可以理解了。托爾斯泰擁有偉大的文學上的聲譽，使他很容易的結交了這些人。

他認錯的書卷之中有一個著名的化學教授，A.M. 勃特勒夫，使他驚異的是這位教授愛好扶乩，信仰鬼魂，這一些托爾斯泰卻是十分輕視的。

在五月十四日寫給麥特的一封信裏，托爾斯泰提到這時候他的腦子裏正盤旋的一些思想：

你的信每一封我都寶貴，特別是最近這封！你所寫的「論神之存在」，你不會相信我是多末的因之而高興，你說的我都同意，我也有許多話要說，可是太忙了。還是第一次你跟我談神——上帝。這重要的問題，我一直在想，從沒有停過。人不能考慮這問題嗎？千萬不能這樣說的。人不僅能，且必須考慮他！不論是什麼時代，越好的，真實的人都考慮它了。如果我們不能考慮，那就該找出這不能的原因。你讀過巴斯卡爾的「思想錄」嗎？——我是說，你有沒有在你的腦子成熟以後讀過它？上帝能允許你來到我這裏才好，你來的話，我們可以談很多很多，我還可以把你這本書給你。要是我的小說的全部工作已經結束——最後幾章也排出來了，我正在看校樣——你這樣的信寄到了，我定會得馬上來看你。

這一年仲夏，托爾斯泰和N新托拉霍夫突然地拜訪了斐特去。後着這時請了一位奧勃萊台爾小姐，一個優美的鋼琴家，當家庭女教師；斐特的「迴憶錄」中記載了這一次的訪客。

伯爵，天生的敏感的演奏家，大大的證實了奧勃萊台爾小姐的鋼琴。他和她一起彈三重奏，差不多

斐特，還記錄了托爾斯泰對這位女演奏家的評語：

我們年輕的時候，這樣的鋼琴家是在全歐洲旅行，開音樂會的。她看每一個樂曲，就像你看詩一樣，每一個音樂都能顯出她的合適的表情來。

七月底，由斯托拉霍夫伴作，托爾斯泰第一次去拜訪喀魯加省的奧泊蒂娜修道院，那兒在耶斯那耶之西一百三十五哩的地方的，這時，僧侶中最著稱的人物是安倍洛司神父長，托爾斯泰就和他長談了多次。托爾斯泰還在那裏結識了一個以前在近衛騎兵團裏當軍官的僧侶。托爾斯泰死後，遺稿中有一篇小說叫「舍爾斐斯神父」，寫一個世俗的人物皈依了宗教，成了一個著名的僧人，然後受不住誘惑，結束時戀了一個亡命之徒。因為他三次拜訪了奧泊蒂娜，它供給了他不少材料，後來就寫成了這一篇小說。

這時有一個流浪的說故事人來拜訪托爾斯泰，使他興濃了，是一個民間故事的專家，滔滔不絕地說着美麗而簡單的人民語言，這語言本是托爾斯泰的鍾愛，早已在他的小說裏應用了的。他記下了這流浪人的一些故事來，後來改寫成文學作品，這便是「人以什麼爲生」(What Men Lives By)「三隱士」(Three Hermits)等等。「人以什麼爲生」的主題說一個上帝遣入塵世的仙人如何爲一件善意的反抗行爲贖罪。這要算世上傳佈得最廣的一個傳說了。多少年來，多少國家的文學中都能看到這個傳說一次又一次的發表現着。

一八七七的下半年。大批土耳其的俘虜收容在羅拉與耶斯那耶之間的一個營寨了。

糖廠裏。拜爾斯泰去訪問了他們，看到他們被優渥地收容的情形。因為他自己關心宗教了，他常常和他們談論宗教問題，發現他們個個都備有「可蘭經」，覺得印象甚深。

十二月六日，又是一個兒子，安特萊，誕生了。

五 和屠格涅夫和解

這整個的一年之內，在各種形態的忙碌和活動之中，靈魂的問題繼續苦惱他，他的康健也開始顯露了衰老的痕跡。下面是九月二日給妻特的信：

便是現在我也經常出去打獵，還忙著給我們的敬師準備一個過冬天的安身之所。我去過莫斯科，是請教師去的。今天，我又病了。

一八七八年。儘管時間在過去，情形卻還是不好。正月廿七日他又寫道：

非常不幸的是你的猜想，親愛的阿芳那西，阿芳那西耶維奇，是錯的。不僅是我沒有工作，而且我不能給你覆信的理由還是我的病。最近，我躺在床上有好幾天。各式各樣的招涼，牙齦痛、腰痛、結果時間過去了——而且是我的最好的時間——我沒有工作。

下面的一封信證明了在許多的事情上，他妻子的和他的看法還是一樣的，她只沒有分想了他的靈魂裏的鬥爭，此外對於孩子們的教育，他們也時常的有不同的見解。

我讀了它就給我的妻子說，「妻特的詩是美極了，可是有一個字是錯的。」她頃時正忙著餵奶和別些事；可是喝茶時她安靜下來了，就拿那首詩唸了一週，立刻指出了「正像那天神們」這幾個字——就是我認為不好的字眼。

一八七八年三月廿五日他寫道：

上星期，離開了已經有十七年的彼得堡，我重新到了一次，想從將軍那裏買一些沙瑪拉的土
地……

我在那裏碰到了一對奧洛夫的將軍們，使我奮戰起來。這真像一個人站在兩條雙軌的中間，兩旁
跑着兩列火車一樣。給這些將軍們設身處地的一想，我就想到了我也經歷過的酒醉的日子，寶貴的過
去和我最早年的一些光陰了。

在「安娜·卡列尼娜」脫稿之後，托爾斯泰又動手寫「十二月黨人」了。這是十四
年前，因為讀給「戰爭與和平」的緣故，擺置一旁的，托爾斯泰的母親方面的一個表哥
S. G. 伏爾康斯基親王是一個著名的十二月黨人，因此托爾斯泰得到了這家人的日記和記
錄，對那次陰謀的內幕頗多揭發。在彼得堡的時候，他還遇到了幾個前在人世的老黨人
，此外他又請求彼得洛美洛甫砲台的司令官——曾經是克里米亞戰爭中托爾斯泰的長
官——允許他去看看那十二月黨人被囚的亞歷克雪斯監獄，司令官非常客氣的招待了他
，允許他去看這個砲台的其他部份，可是那監獄，他說全俄羅斯帝國只有三個人進去
了還可以回出來——那是沙皇，砲台司令和憲兵司令。

最後，在寫了三個片斷之後，托爾斯泰放棄了這部已經耗費他多少時間的小說。這一
個題材不寫則已，寫起來是一定跟檢查處要鬧麻煩的，而且他請求了的，要看看國務院
裏的檔案，這也被拒絕了。可是依照貝爾斯下面的一段話，還說出了托爾斯泰決定放棄

這部小說的，一個奇怪的，他這人的典型理由：

他認爲十二月黨人的組織，是法國貴族的形勢起來的，在法國大革命之後，他們大量的移居到聖彼得堡內。他們變爲了俄國貴族家庭的教師，全俄國貴族階級都受到了他們的教養，這也可以說明爲什麼十二月黨人大多數是天主教徒。認爲這個運動，是外國的影響，並非純粹的民族起義，這就已經有充足的理由，使托爾斯泰對他們失去了信仰了。

寫一封給斐特的信說明他的心靈所趨向的方向：

一八七八年四月六日

我收到了你的快樂的長信，親愛的阿方那西，阿方那西耶維奇。不要讚美我，實在是你看到了我太多的好處，在別人那裏看到的卻是太多的壞毛病。我有一點是好的——我了解你，所以愛你。可是我雖然這樣的愛你，有一點却使我憤慨，正如諺語所云：「瑞薩趨要很多東西；只有一樣東西是真正論要的」。你有這一樣東西，非常的強，可是你似乎很看輕牠，倒更加關心一兩彈子房。你以爲我指你的詩了吧，我的確希望你寄一點詩來讀讀，可是我不是指的詩！我講的不是詩，他們還曾在彈子房裏寫出來呢；我講的是一個世界觀，這種世界觀得到了，對人類的愚蠢才不會憤慨。如果我跟你搗碎在一個白裏面，再重新築塑出兩個人，我們才真真是一對。現在你却跟一個卑劣的人事還關係很深。有一天你對他們失望了，你就會難過的，而對他們却已發深遠了，所以看這個生命毫無興味，我是不斷的「從鳥有到真空」的使別人也陪着我轉圈！別以爲我是瘋了；我只是不起勁，却希望你愛我，即使我是一塊黑的靈魂。（按：這是借自一句俄國諺語的「雪白的時候人人愛我，在我變黑的時候愛我才好罷」。）

長時期的心靈上的鬥爭，一八七四年起到七八年之間托爾斯泰是如何的因而受難，至少那些一八七六年起和他有點往來的人是沒有不明白的，他不單有規律地上教堂去，晨晚還把自己關於書齋裏面的禱告，而且他舊日的趾高氣揚也沒有了，他所希望做到的謙卑和低聲下氣也日益明顯起來。他改變態度的一個原因是他透澈地看到了有任何敵人都是錯誤。因此他寫了信給屠格涅夫，說明了這點道理，向他伸出了手。

屠格涅夫的復信如下：

巴黎，一八七八年五月八日

親愛的遼夫·尼古萊維奇，——昨天我才收到你的「郵局認領」的來信：使我快樂，使我感動。萬分高興來恢復我們的舊時的友誼，讓我緊握着你伸出來的手。你猜想我並沒有敵視你，完全猜得對。如果我曾經有過，現在也早已消失。對於你的記憶，我好像你是一個和我息息相關的人一樣，你是這樣的一個作家，你開始的時候，我是幸運的，能作爲你的第一個擁護者，而且你的每一部新作品都會經使我激動。我們中間的誤解能够消除，我心裏真快活。

我希望今年夏天到京略爾省去，那末我們自然就可以見面了。我希望你身體健康，到我們見面時一切細節我將盡力，在友誼中握你的手。

六月十三日，正裏帶他的年齡較大的一批孩子們，和他們的教師一起騎身到沙瑪拉去，托爾斯泰這樣寫信給斐特：

我從未像今夏的享過福，可是上一個星期着了涼，又病倒了。我今天才又回復了生命。夏末，伯爵夫人帶了女兒和較年幼的一羣孩子到了沙瑪拉，她丈夫那裏。

托爾斯泰得剛回到沙塔拉，屠格涅夫從莫斯科來了信說他下一個星期一——八月七日到圖拉。托爾斯泰由他的妻弟作伴，駕了車子去歡迎他，然後一起回到那斯那耶，過了好幾天日子。兩位作家覺得他們十七年的衝突告一結束。都非凡地高興，伯爵夫人在她還是一個小女孩子的時候是認識屠格涅夫的，也高興得很，歡迎他來作客。

那時住在一處的一位婦人說起兩位作家多半的時間是一起地在托爾斯泰的書房裏談宗教和哲學，可是：

他們一走到會客廳上，談話就換了題目，只談日常的話了。

「有一晚我們時常玩之(類似橋牌的紙牌戲)，你記得嗎？」屠格涅夫這樣問托爾斯泰。

「沒有，我們沒有玩過紙牌，」伯爵說，於是他們又把談話轉移了，轉移到別的題目上。

托爾斯泰知道屠格涅夫是喜歡下棋的，請他和他自己的長子下一盤棋，那時這孩子是十五歲，托爾斯泰還這樣的加添了一句話：「等他長大了之後，他一定忘記他和屠格涅夫下過棋。」

屠格涅夫馬上同意，一邊和我們談話，一邊開始了棋局。

「在巴黎，我時常下棋，還被認為一個好手呢。他們叫我 Le Chevalier du pion (棋盤騎士)，我是愛押店的……你知道現在時髦的話嗎，現在法國人不斷的說有 Vieux Jeu? 不管你開口說了什麼樣的話，一個法國人的回答總是 Vieux Jeu?」

他突然喊起來，「呃，我不能跟你開玩笑了，」向他的年輕的對手，「你幾乎把我贏了。」

他開始小心地下棋，雖然贏了，可是很費力氣，因為這年輕的托爾斯泰真是下得好棋子呢。

屠格涅夫很會講話，講得不慌不忙，滔滔不絕，可是看來他愛敘述，不愛對話。他講到了他描寫

果戈理之死的那篇文章，如何在彼得堡給警察抓了去讀起來，請到裏面如何的沉悶乏味。

W 托爾斯泰也敘述，我更喜歡聽他的，這些敘述總是極堅強的速記材料，常常很有趣，多半是獨特而傑出的。在這些故事中不知的有多少簡單，出其不意，感人至深的材料。

……I. S. 阿克薩可夫時常在講到托爾斯泰的巨大的力量時，說他有一個「熊一樣的才能」，可是我卻要加入一句，他的靈魂差遣得「像一隻鴿子」，熱情又像一個年輕人；這兩個特點的結合能解釋他現在開始要走上的一個新方向——這方向使屠格涅夫很難過。

貝爾斯現在是二十三歲的青年了，秋天他要上高加索去就職，這是他最後一個和托爾斯泰在一起過的夏天，他的話可以證明別人所提起了的托爾斯泰對待小孩，農民和士著的態度；托爾斯泰對他們的態度是力求了解他們，關心他們，同情他們的。

托爾斯泰每一次提了槍，帶了狗出門的時候，貝爾斯總是跟着他們；他們曾一氣跑出二十四哩到辟洛哥伏去看舍爾該，托爾斯泰伯爵。貝爾斯說，「托爾斯泰帶了我去拜訪他，若不是爲了他自己，至少是爲了我；因為他知道這可以使得我快樂。」他聽說貝爾斯在高加索找到了一個官職之後，批評了一句話，足以代表這個人：「你到高加索去可惜太晚了。整個地方都是官僚的臭味。」貝爾斯的「迴憶錄」用一句話做結尾，「我不知道他的一生之中沒有什麼事是需要隱瞞的，」這也是他的特點，凡是熟識這個人的無不知道他的確是這樣的人。

九月初屠格涅夫從他自己的產業上回來，又拜訪了耶斯那耶，可是他來得不巧，一

家子都患病，他只停留了幾天。

九月五日給斐特的一封信上，我們看到托爾斯泰還覺得他自己不能和那一位同道的
小說家十分親近：

托爾斯泰在信中寫着我們，收了你的信，真很高興。他還是老樣子，你知道我們祇能接近到多
少地步。

我可怕地想寫作一種什麼了，可是我向後想也使人苦痛，不知我是否的還是假的愛寫。

這最後的一句話指的一定是「懺悔錄」，這部書有一大部份的寫作却要到第二年才
動手。

十月中他又寫信給斐特：

我不知道該如何，或，在什麼精神狀態中，來寫信給你，親愛的阿芳那西，阿芳那西耶維奇；總
之，沒有別的話可說，只好說，「是我不好，是我不好，完全是我不好！」「替罪的人說理由是多餘
的，可是我要寫下我的理由，因為這樣做可以解釋我的情形。這都是真的。一個月來，就算不比一個
月更長吧，我活在火燄裏，卻不是外界的火燄，（恰恰相反，我們生活得極平靜），然而我內心裏磨
擦着。」「燒燬着我說不出來的什麼，我出去打獵，我讀書，我回答人家問我的問題，我又吃又睡覺，
可是什麼也做不來，一封信也不能寫，我已經寫了一打以上的信，都沒有答復呢。」

他寫信給屠格涅夫，請求他不要提他（托爾斯泰）的作品，顯然也是在這種低氣壓
的情緒之下說的話——因為十月十五日，屠格涅夫給他一封覆信，上面說的是，「你身
體已經好了，我十分高興，希望你信上所提到的「精神上的疾病」也已經過去，」於是

他沒得寫道：

雖然你要求我不要談你的作品，我是必須告訴你們，我並沒有笑過你的作品。「一點兒也沒有。」你的作品，有的我喜歡極了，卻也有我完全不喜歡的，而有的，例如「哥薩克人」，給我狂熱的喜悅，這刺激了我，使我驚訝。如此看來，我怎會嘲笑呢。我以為你早已經拋棄了這些「思維」的感情了。寫什麼只有在作家之間，這些「思維」極其平常，而在音樂家，畫家和別的藝術家之間卻根本沒有？也許是因爲文學作品中，發現表示得較明白吧，而想隱晦地顯出來，似乎不大方便。可是我們的年齡，已經成熟了的作家，我們應該養成習慣，不再以此爲意了吧。

這使比爾斯泰不高興了，在下面一封給斐特的信裏表明他對屠格涅夫的嫌煩，自然屠格涅夫的存在是並不想冒犯他的

一八七八年十一月廿二日

魯曼「阿勞那西」阿勞那西那雅奇——我學到莫斯科去，在信紙上印刷上一條字，「全是我不好」。當你看信答應了來看我們，這封信我遲遲不復，我想不是我不好。我記得我說到你這樣的話，這封信的雀躍，所以現在立刻復信。你不要責備我沒有立刻復你，交吧。

——我收了屠格涅夫來信，你知道嗎，我決定了「和某人離開一點，也和罪孽離開一點」（俄國語），這樣比較好。他可真的是一位愛好吵架的不愉快的人物。

祝 你的生辰。以後每逢這月的廿二日，要決不忘記。希望以後的十二年內我都記在心上。再有十二年，我們的生命應該够了吧。再見。

斐特的命比托爾斯泰所允許的還要多四年，而托爾斯泰自己的生命可還要活上三十二年——而且是多麼堅強的生命啊——這三十二年之內，他跟生命的每一個大問題，一個又一個的鬥爭了，而在世界之前擲出他的意見（對，不對，或嘲弄），這些意見針對着教條主義的神學，基督的基督教，一般的宗教，經濟學和社會問題，飢荒，暴力主義，戰爭和徵兵，政府，愛國主義，兩性問題，藝術和科學，食物的改革和刺激物與尼古丁的服用等等，此外他還寫了一套給人民讀的朴實的短篇小說，一些給社會中其餘的人讀底較複雜的短篇，還有六個劇本，一部偉大的小說，還有十年又十年地從耶斯那耶川流不息地流出來的有重復而又有趣味的短論和書簡！

一八七八年十月一日，屠格涅夫從波夷伐爾寫信給斐特，說起他想起「哥薩克人」譯成法文，還說了，「讓法蘭西人認識我們的文字寫成的最好一篇作品，我極願意做這一個工作。」

波夷伐爾發出了另一封信，時為十二月，他說：

我和托爾斯泰言歸於好，我真快活，我和他快快活活的過了三天呢；他全家都和我要好，他的妻子十分可愛。他靜得多，完全成熟了。他的名字漸漸在歐洲響了起來——我們俄羅斯人卻早已知道他是無敵手的了。

我們的記錄已經稍為超過了托爾斯泰的五十歲生日——這一卷我是祇打算寫到這時為止的。現在除了給他二十五年的作品一個總評之外，只有一件事可以做，就是給他的

「懺悔錄」做一個摘要，這部書雖然有一些地方運用了藝術的手法，却是生動地描寫了自一八四四年至一八七九年間他的心靈的情況的，一八七九是他著寫這書的一年。

他在給「懺悔錄」做介紹之前，這裏正合適我來談談那曾經各自地影響了托爾斯泰的兩個生活的態度。一方面是人民的，還保持着中世紀傳統的，宗教生活。托爾斯泰祇要從他家裏出發走動一下，跑到大路上，就會碰到一些朝山進香的人，赤了腳向聖者的寺院前去頂禮，在這些人常常歇腳的茶店裏，托爾斯泰和他們談過很多話。這些人中間頗不少數認為這世界上的事物自然不足珍貴，照他們看來，服從上帝的意志珍貴得多；我們看托爾斯泰的小說就會知道他觀察他們是如何的深刻，如何的貼近了他們的心。另一方面他受到了當時正在俄羅斯興起的十分近代，十分驚人的運動：這運動就是在使他惶惑的生活情形上生的根，牠的格言便是「深入民間」——這種感情和他自己的態度又是不謀而合的。

一八七五年，社會人士都召中注意于杜爾哥欣圖 (Dolskoin) 的宣傳家的審判，以後一八七七年的「莫斯科五十人」的審判，這些說明了這個事實，一些富家的女子自動地進了機器的工廠做十四小時一天的工，爲了要跟工人勞働者接近，教育他們，並且在他們中間從事社會的和政治的宣傳。於是到了一八七八年，又來到了那具有歷史意義的「一九三八」大審判。

這些和別一些都說明了政府儘管採用着高壓的手段，俄羅斯人是越來越多地感覺到

——托爾斯泰是更強烈地感覺到了的——眼前的社會制度造成了這樣的結果了：大多數人民生活在愚昧無知，貧窮困苦之中，而同時少數寄生蟲則生活得富足有餘，有的甚至窮侈淫逸，消耗極大。而不事生產。能受到教育的人，要感謝勞苦大眾的血汗，應該返而為他們服務，這一句話就是夠使當時一些青年男女奮起奮鬥了。他們離開了他們的富有的家庭，去過簡單的生活，尤覺生命的危險，為了他們的信仰——還不一定十分明確呢——獻出了他們自己，為人民服役。

當這些時正在發生的時候，一個像托爾斯泰這樣偉大的人格是不能安靜的。

早在一八七五年，米哈洛夫斯基已經發表了幾篇連續性的驚人的論文，叫「托爾斯泰伯爵的左右手」，在這裏面他指出這個作家的靈魂裏有矛盾的理性和矛盾的傾向，特別是他的教旨論文中所包含的意見和他的小說中所包含的某些傾向不能調和。驚人的是米哈洛夫斯基精確地預言了托爾斯泰的生命中有一個不可避免的危機，接下來他說：

人們要問自己，這靜的一個人再要幹什麼？他如何才能生活下去呢？……我想，當一個平常人處身於這種環境時，或則自殺，或則縱酒，可是一個有價值的人格卻要另的辦法——辦法是有好幾個的。

其一，他建議，是為人民寫作（當時托爾斯泰的「ABC課本」已經出版）。或則寫這樣的東西，告訴這「社會」它的娛樂，它的歡樂，不屬於人類中的大多數人，這樣地激發一種正義感，使其些忘記了他們的債權人重新記起他們對他們的同類所負的

實在，「一九二八」的審判，或那種「人民運動」，對托爾斯泰是有着主要的，雖然是間接的影響的，他聘請了一位彼得堡大學的畢業生，V. I. 亞歷克塞耶夫，當他的孩子的數一教師。亞歷克塞耶夫是亞歷克塞耶夫的，他們七十年代之初，通過教育，來宣傳初步的社會主義。（我們不能把他和已在前面提及的作家P. I. 柴閣夫斯基相混）。這個團體的活動受到了這樣的限制，這樣的給警察所注意，有幾個團員感覺他們需要活動的自由，就轉而在美國的加薩司州。他們有百年之久，在那裏從事農場的建設，因為他們中誰自己的意見有分歧了，使他們的試驗失敗。亞歷克塞耶夫回了俄羅斯。柴閣夫斯基到了英國，在那裏住了好些年。到一九〇五年得到大赦，他回國來，可是又被捕了。在監牢裏住了一年多，為的是等待審判，審判後他獲得開釋了。一九一八年我在北俄羅斯時，他是那裏的社會主義臨時政府的主席，同盟國的軍隊是在他的邀請之下進入阿欽琪爾的。

托爾斯泰注意到亞歷克塞耶夫的為人，依照信仰而生活，言行一致，就很器重他。由他的介紹，托爾斯泰結識了當時正在發酵的，未成熟的社會主義運動中，幾位優良的代表。這裏我們可以舉出一個很好的例子來了解思想之能夠間接地影響世界。奧古斯特·孔德寫了一部哲學，讀過了G. H. 萊威士和J. S. 穆勒，這個哲學傳遞給彼得堡文法學校一個十四歲的學生尼古拉，柴閣夫斯基了。「這使得我如此」，他在回憶錄中這樣寫道。

「坐在學校裏的時候，我只想到我的住處去繼續讀我喜歡的東西。我越進步，我就越被它吸引住。這一番研究強有力地影響了我的思想，使我的觀念有了系統」。幾年之後，讀了更多的書，組織了他的集團，開始摘下了未來的大變革底種籽。進展十分的覺，在覺得「在這些宗教信仰極深的農民，日夜希望上帝賜福的人羣之中，從事一般底政治的和社會主義的宣傳是多末蒼白無力。」這使他重新考慮一番。「我遇到了一些朋友」，他接下來說，「我們開始想到一種烏托邦的空想，要想建立一種新的宗教，而且爲了實行起來效果更好起見，我們立刻強迫我們自己，負起這個重大的任務，一跑到加薩斯州。」

要改造社會，使柴關夫斯基發現了新的生活態度是必須培養的——的確可以說，「一種新的宗教」。托爾斯泰，對自己原有的一種對生活的看法不滿足了，也在找尋一種「新的宗教」，假如他找到了它，他也得要求社會必須有一個大變革。這位小說家和這位宣傳家並未會面，但精神上頗多感應，雖然影響了柴關夫斯基的孔德和穆勒，托爾斯泰是不喜歡的（除了穆勒的「自傳」他喜歡）每次提起了他們來總有點氣憤。柴關夫斯基和他的隨從們被迫採用底「異力手段」，托爾斯泰也不喜歡，可是他沒有懷疑到這些人所具有的信心之真誠，因爲他們參加的這種革命運動，對他們自己非但無益，而且有害。「一九三人」中的一員，荷菲·蒲洛莫斯基（因爲她參與了亞歷山大第二的謀殺，最後在彼得堡受了絞刑）是彼得堡總督的女兒，還是教育部長的姪女。地主德米特里·

里梭古勃把他的全部財產約四萬金鎊捐給了這個運動，後來是在放台薩被處絞刑的。彼得，克魯泡特金親王冒了一切危險給工人教育，後來逃亡到國外，喪失了地位，財產，和生活在祖國的權利。托爾斯泰是比較年老的人，性格強，又有他自己的見解，不可能參加這個社會主義的運動，但是他間接地受了牠的影響，這是無疑問的。

俄國的生活現實是這樣的，使一切敏感，有良心的人決不能安居樂業，（真的，這世界上的有良心的人什麼時候能安樂，又能在什麼地方安樂地住下呢？）而托爾斯泰所已經做了的工作，決定了他的鬥爭只能在他的靈魂中行動了，但另一些人是在前仆後繼的幹。然而，沒有人能知道，他自己自然也不能知道，這危機會帶給他什麼效果，感他的後來的日子裏他的生命的道路又是什麼了。

六 「懺悔錄」

現在我們來看托爾斯泰的「懺悔錄」，或它的俄文原名底「教條主義的神學底批判和基督教的教義底考察之導言」。在前面的幾章裏，它的前面幾頁中，有若干段落落我們已經引用過。我儘 地在這裏忠於托爾斯泰原來的文字，但是因為要節譯牠，必須刪去很多，有幾段還改寫了，爲了免得重複。因爲讀者應該另外去讀他的「懺悔錄」全文，我只在這裏寫下一個大概的輪廓來講，關於托爾斯泰講到他自己的經驗的部份，我是援引得比較多一點。

許多人到達了他們的成年，或者說到達了他們的心靈正長成熟之年，那時就達到一次「轉變」的經驗。這是說，他們多多少少是突然轉了一個身，從新的觀點來觀察了人生！以前主要的現在變成了主要的，而塵世的歡樂就禱讓給心靈了。

托爾斯泰的轉變的特徵是這轉變發生於這樣的年紀，時間又這樣的久長，智力的活動佔了重要的地位。

有人憑一顆心去接近宗教，有人卻憑了他的頭腦。托爾斯泰可說是屬於後者的，卻不是他沒有心腸，而是他的感性雖強，他的理性尤強。

他的「讀海錄」是在一八七九年寫成的，這裏面他說：

「五年之前，非常奇怪的情形給我碰到了！起初，我有一些困惑的時刻，被生命扼住的感覺，彷彿我不知道該怎麼樣去生活，或該做些什麼；那時我覺得迷了路，人也變得憂鬱了。可是這又過去了，我繼續像以前一樣地生活下去。於是這困惑的時刻越來越多，而且來時總是同樣的狀態。它們總是在這樣的問句裏表現出來的：這爲什麼？這樣做了有什麼？」

「起初我彷彿覺得這些是毫無目的，無可理喻的問題。我想它們是大家都在問着的，而我要是想解答它們，可得耗費很大的力氣呢；目下我沒有時間，可是我要是願意解答它們，我寧可以得到答案。然而這些問題來到的次數更多了，而且要求答覆也愈形堅決了，於是像一滴一滴的墨水，老是掉在同一個地方，匯成了一個黑斑。

「每一個患上了足致死亡的內科病症的人都達到這種情形。起初只是不大愉快的小小的徵狀，病人對此還不以爲意，於是這種徵狀越來越多，匯成了一個長時期不中斷的痛苦。痛苦增加了，而在病人把他自己的情形看得清楚之前，他原以爲只是一些不大爽快的小毛病，再看卻已經比世上任何事情都更重要了——它是死亡！」

「我遇到的情形就是這樣。我懂得了，它不是偶然的病痛，而是非常重要的十件事，如果問題時常發生，答覆它們乃是必要的了。我敢試着答覆它們。問題似乎是這樣愚笨的，簡單的，孩子氣的，可是我一碰到他們，試了一試要解決他們，立刻我肯定了（

一）牠們不是孩子氣的，不是簡單的，而是最重要的，最深刻的生命的問題；（二）我儘管可以嘗試，但我決不能解決牠們。在我忙着我的沙瑪拉省的產業，我的孩子們的教育，或者一本書的創作之前，我必須知道我「爲什麼」要忙着牠們。多久我不知道這個「爲什麼」，多久我不能做什麼，多久我不能的活。在管理產業的念頭裏面，那是那時候我念念不忘的，突然這個問題來了：「好啦，你在沙瑪拉省有了一萬六千畝的土地，三百匹馬了，以後怎末樣呢？……」我就沮喪起來，不知道該如何的思想才好。或者，當我在考慮我的孩子們的教育的時候，我對我自己說，「幹麼要計劃呢？」或者，當我在考慮如何可以使農民興旺發達，我突然對我自己說，「這跟我有什麼關係呢？」或者，當我想到我的作品可以給我大名氣的時候，我對我自己說了，「好啦，好啦，你可以比果戈理，或者普希金，或者莎士比亞，或者莫利哀，或者比世界上任何一個作家名氣更大，——而這樣了又有什麼呢？」我一句話也答不出來。問題卻不能等我，牠們要求立刻答覆，要是我不能回答牠們，我就活不下去。可是，沒有答案。

我覺得我所站立的土地塌下去了，我的腳底下再沒有什麼了。我依賴的生活的不再存在，我沒有可以讓我活下去的理由。

「我的生命停止了。我可以呼吸，飲食，睡覺，我可以做這些事，因爲我還是不得不做；可是，沒有生命，沒有希望，沒有我認爲合理的希望可以讓我去完成它……如果有一個仙人下凡來，問我要什麼他可以給什麼，我就不知道我要請求什麼……如果在陶

醉的狀態之下，我感到一種我可以名之曰希望的東西，那只是以前的希望，由於習慣而留下來的，在我清醒的時候，我知道牠祇是一個幻想，實在是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希望的啊。我甚至已不希望把握真理，因為我猜想了真理的內容。真理是沒有意義的。我彷彿是生活着的，我生活了，我彷彿是走着的，我走了，直到我來到一個深淵的前面，前面不是別的，祇是毀滅。停止是不可能的，回去也是不可能的，閉起了眼睛不看這前面的別無所有，祇是受苦，真實的死亡——全部的毀滅——也是不可能的。

「事已至此，我這樣一個康健的，幸福的人也再活不下去了：一些不可抗拒的力量逼着我用這個或那個方式來取消我自己的生命。我卻不能說我「希望」自殺。那把如從生命拖開的力量，比任何的微弱的希望更強，更密，更廣。

從前是如何改善我的生活的思想，現在同樣地自然的，來到了如何毀滅我自己的思想。這樣的誘惑力強，倒使我不得不狡猾一點，免得我忽忽的了結了我這一生：「要是我不能解釋這些事了，我倒可以慢一慢了」，於是我這個受有命運的恩寵的人得把一條繩子纏起來，怕的是一到晚上，我在我的房間裏脫衣服的時候，懸樑自盡；我也停止了帶一枝槍出去打獵，怕的是一時中了計，輕易地把我的生命切斷。我不知道我要的是什麼；我怕活，想從生命中逃掉，然而還在希望着它的什麼。

「這一切發生的時候，在我四週圍，我所有的是被認為完全的，美好的命運。我還不到五十歲；我有一個好妻子，她愛我也愛她；我有好孩子，還有一份大產業，不用

我費心一天天的在發達，在增值，我的親友比以前更看得起我。人們稱讚我，而且，說我的名氣很大也不是什麼自欺欺人之辭。我一點也沒有發瘋，或者有神經病，相反的是在跟我的情形差不多的人們中間，我很難得碰到過我這樣的體力和智力，論體力，我割起草來像農民一樣，論智力，我一氣工作八小時至十小時都不會從這過度的工作中得到壞結果……。

「我的智力的狀態這樣地向我表示了；我的生活是愚笨的，是什麼人開了我一個醜陋的玩笑。雖然我不承認有一個創造我的「什麼人」，可是——有個什麼人爲非作惡，開了一個愚笨的玩笑，把我放在這個世界上——用這種說法來給我說明是最自然不過的了。」

「我不禁覺得冥冥之中是有人在尋我開心，他看着我如何的活了三四十年，求學，發育，直到心力和體力成熟，如何現在我有了成熟的智力，爬到了一覽無餘底生命的峯頂，我站在這峯頂——像一個頂大的傻瓜——清清楚楚看到生命之中沒有什麼，以前既沒有過什麼，將來更不會有什麼。看得「他」哈哈大笑了……」

「可是不論這笑話我的「人」真有假有，我並沒有更好過一點。對我每一個小動作，對我的全部的生命，我都說不出什麼合理的意義來。使我驚異的是我竟然在從前沒有注意到它——而這一點却是早已經舉世都曉得的。今天或者明天，疾病和死亡要來了（牠們已經來過不少次）來訪我所愛的人或來訪我自己；然後除了惡臭和蛆蟲，我們一點

也不剩下。不久以後，我的勳業，管我幹了什麼大事，也給遺忘了，而後我不再存在。那末，爲什麼要這樣努力呢？……爲什麼人不了解這一點呢？人怎末活得下去呢？這是驚人之事！除非陶能在生命中，人可以生活下去；但是，只要他頭腦清醒，他不會不發現的，原來這一些是欺騙，而且是愚蠢的騙局！生命是這樣：裏面毫無可笑之處，毫無開心可尋，簡單點說，他是殘酷而且愚笨的。

「許久以前就有過一個東方的寓言，說起一個平原上，一個旅行者給一條猛獸追逐不休。爲了逃命，他躍入一口井，可是看到井底有一條張牙舞爪的龍要吞噬他。這不幸的人，他不敢爬出井口去，怕那條猛獸吃了他，又不敢跳到井底去，恐那條龍吃了他，抓住井壁上長出的一根樹枝，吊在中央。他的手沒有力氣了，他知道他立刻要屈伏在等他在上面的滅毀或等他在下面的毀滅；他還吊着，可是看到兩隻老鼠，一白一黑，盤旋在他吊着的樹枝的根上，咬着樹根。立刻那樹枝要折斷了，他就會掉到龍的嘴裏去。旅行者一看到這情形，知道他必死無疑；可是吊在中空的時候，他四邊看看，看到樹葉上還有一點蜜汁，就伸出舌頭去舔他們。我就是這樣的，也抓住了這樹枝，知道在我的下面，死亡的龍在等待我，這是不可避免了，牠要撕裂了我的；我這不知道我爲什麼弄到這樣的地步。我想舔一舔那些蜜汁，以前牠們安穩過我，可是，牠們已不能使我快活了，而白晝與黑夜的老鼠咬着我吊住的樹枝。那條龍，我清清楚楚的看見，那些蜜汁，我不覺得甜。這不是一個寓言，這是大家明白的，一個回答不出來的真理。

「生命的歡樂底騙局，以前是恐怖的龍蛇的聯盟，現在不能欺騙我了。不管人家多少遍的告訴我：『你不能了解生命的意義的，別去想它，活下去就是』。我卻活不了，我已經這樣生活，活得太久了。我不能不看見日夜在輪流，要把我帶到死亡之境。這是我所看見的，只有這是真的，其餘全都是虛偽。」

「有兩滴蜜汁，比其餘的蜜汁使我眼不看恐怖的真理，為時更長久；那是我的愛家和我的愛創作——我稱之為藝術的——現在也不再是甜的了。」

「家庭……我對我自己說了。可是我的家庭——妻子和孩子們，也是人。他們的地位跟我也一樣，他們必須或則生活在欺騙中，或則也面對可怕的真理。為什麼他們要活？為什麼我要愛他們，保護他們，教養他們，注意他們呢？為了使他們將來跟我一樣的失望，或者為了使他們愚笨一點呢？既愛他們，我不能把真理藏過他們；而每一個學問前進一步，就更接近這真理一步。而且這真理是死。」

「藝術，詩歌？……」在成功和讚美的影響之下，我一直以為這件事是值得做的，雖然死在接近來——雖然死是破壞一切的，雖然我的作品和我的作品底記憶將來都要消滅；可是我立刻發現這也是一個騙局。顯然的，藝術是生命的點綴，是生命的引誘。可是生命對我既失去了引誘，我怎能引誘別人呢？多久我沒有活我自己的生命，多久我漂流在別人的生命的波濤上——多久我相信生命是有意義的——雖然我說不出那意義是什麼——就有多久那反映在詩歌和各種藝術中的生命能給我快樂；在藝術的明鏡中看

生命是快事。可是，一旦我開始要找尋生命的意義，覺得我必需要過我自己的生命，我就又覺得那一面明鏡是不需要的，多餘的，滑稽可笑的或苦痛的了。我從明鏡中所見的再不能安慰我自己，因為我從中所見的是我的地位又愚笨又沒救。當我的靈魂的深處，相信生命有他的意義，那時候照鏡子是快樂的。生命的幻變，喜劇的，悲劇的，動人的，美麗的，可怕的——都使我開心。可是我知道生命沒有意義而且恐怖萬分，鏡中戲文就不能使我開心。當我看到了龍，看到了老鼠正在咬斷那支持我的東西，那時，就沒有驚訝，我會覺得是甜的了。

「還不止此。只要我簡單地知道活命是沒有意義的，這是我的定命，我也安份守己的接受了。可是我不能以此滿足。假如我像一個森林中的居民，他明知道沒有出路，這也罷了，可是我像一個在森林中過路的人一樣，東奔西竄要找一條出路，而又知道他越走越迷路，東奔西竄是沒有用處了。」

「這確實是可怕的。爲了驅逐這種恐怖，我希望自殺。我在等待我的命運之中，經驗了這種恐怖，我知道命運的恐怖尤甚于我目前的情況，可是我不能安份，我等待命運的結局。明明還知道，我的心房會破，我的別的什麼會壞，無論如何，一切是會過去了的，但雖然這樣立論，我却還是不能安份地等待結局。黑暗無知的恐怖太大了，我希望用擲子或子彈來結束他的生命，越快越好。就是這樣的情緒，強有力量地拉我去自尋死路。」

「但也許我忽略了什麼，誤解了什麼？發生這種失望的情形，說是對於人類很自然的事——總不會的吧！」我這樣想，正如快死去的人要找安全一樣，我要找出一條逃命的路來。

「我到處找；謝謝我這一生，時間都化在求學中，謝謝這和我有着關係的學問的世界，我請教了各部門智慧的科學家和學者們；他們不慌不忙把智慧告訴我，有的是寫在書卷中的，有的他們在口頭上說，所以一切關於這個生命問題的智識，我全部搜羅了。

「這到了五十歲的年紀使我瀕于自殺之境的問題，是每個人的靈魂裏都在問的，一個最簡單的問題，不論他是個傻氣的小孩，還是什麼智慧的長老；這是一個問題，照我的看法不回答就活不下去。問題是：我今天做的事，或明天做的事，做了有什麼？我的全生命有什麼？」

「換一個表現，問題可以這樣說：爲什麼我要活？爲什麼我要希望任何事物，做任何事物？還可以這樣來表現：一個人在等待着的「死」，誰也逃不了，那末生命有什麼意思呢？一切人類智慧，我發現是分爲兩大列系的。一列系是如化學、數學，各種應用科學，跟我的問題並沒有關係的。他們興味濃，誘惑力強，奇異的地明確，可是沒有想到要解決這個問題；另一方面是思維的科學，以形而上學爲最高潮，是討論着這個問題的，可是並沒有給我們一些滿意的答案。」

「哲學，只要牠並沒有忽視了這個基本的問題，它的答案就總是同樣的一個：蘇格拉底，叔本華，蘇羅門和佛陀都給出了這一個答案。

「蘇拉格底臨死的時候說，『我們離真理越近，離生命越遠。我們愛真理的人，在生命中掙扎，爲點什麼。要我們從肉體中解脫，從肉體所引起的各種罪惡中釋放出來。如果是這樣，那末死亡降臨時，爲什麼我們要忽忽不樂呢？』

「智慧的人一生找尋死亡，故于死亡無所畏懼。」

「叔本華也說了生命是惡的；還有蘇羅門（不管這是他自己寫的書是誰寫的吧）說：

「『空虛中的空虛，一切都是空虛。人在太陽之下勞動，得了什麼利益？……過去的事連個記憶也沒有，將來的事，將來的人也不會記得的……』

「『所以我恨生命，因此在太陽之下所做的勞動使我悲傷；因爲一切是空虛，一切是靈魂的煩惱。』

「而釋迦牟尼，當他了解了老年，疾病和死亡是什麼什麼之後，在生命中找不到安慰了，說生命是最大的一種罪惡；而他把他的靈魂的全部力量放在這種求解脫之中，使他自己和別人都從生命中得到解脫，爲了達到這目的，死了之後還不能容許生命重新再生，必須連根把生命剷除。全印度的智慧作如是說。

「所以下面這些是人類智慧在它回答生命的問題時所給予的直接的答復；

「肉體的生命是一個惡，是一個謊騙。所以肉體的生命毀滅是一個福氣，我們應該想要的！」蘇格拉底說。

「生命是不應該的——是一個惡，生命中唯一的好去處就是通往烏有的道路，」叔本華說。

「一切在這世界上的：愚笨和聰明，貧和富，快樂和悲哀，是虛空是空謊。人死了什麼也不留下。這是多末笨，」蘇羅門說。

「祇得苦難之不可免，識得衰，老和病死，就沒法活下去了——我們必須從生命中求解脫，從一切可能的生命中求解脫，」佛陀說。

「這些大智所說的話，成百萬成百萬的人也像他們一樣的說了，想了。我也想了它，而且感覺了它。

「人不能騙自己。這一切都是——空虛！沒有生下來的人幸福了：死亡是比生命好，人必須從生命求得解脫。

「於是我開始思考到像我這樣的一種人底生命了，我發現他們對付這個問題，不是這樣便是那樣，總共有四個辦法：

「第一個辦法是無知無覺。有些人——大都是女人，或一些極年輕的或極枯燥無味的人——還沒有了解生命的問題；但是我已經了解它，再不能閉上眼睛了。

「第二個辦法是棄天派的辦法，就是當蘇羅門這樣說的時候所表達了的：「於是我

尋歡作樂了，因為一個人不能在太陽底下再找出比吃，比喝，比尋歡快樂更好的東西了。

「我們這圈子裏的大多數人使他們能夠活下去全靠了這個辦法。他們的環境是舒服多於艱苦的，他們的道德觀的遲鈍使他們輕易忘記了他們的地位之所以優異是偶然的優異，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夠像蘇羅門的有一千個老婆和一千座宮殿，每一座宮殿得有一千個人汗流浹背地替他蓋造，而今天使我做三個蘇羅門的偶然性，明天也會使我變成蘇羅門的奴隸的。這些人的遲鈍的幻想能力使他們忘記了弄得佛陀焦躁的——病痛，老年，死亡，都是不可避免的——今天，明天會把這一切都毀掉。我又不能模倣這些人，因為我的想像力並不遲鈍，而我又沒有法子能故意的把我的想像力弄得遲鈍點。」

「第三個辦法是精力充沛的。這辦法就是認識生命之為惡，為不合理，然後毀掉它。若干特殊地堅強而盲行一教的人採用了這個辦法。我覺得這樣是最有價值的解脫，我希望我能夠照做。」

「第四個辦法是弱者的辦法。這是認識了這情況的真相，然而又捨不得離開生命，彷彿生命中還有什麼可以期待的，我發現我自己正屬於這一個範疇。」

「像蘇羅門和叔本華一樣，知道生命是一個愚笨的笑話，可是還活下去，給自己洗澡，穿衣，吃喝，談話，甚至于寫書，由我看來是可惡而且苦痛的，可是我也這樣。」

「現在我發現，如果我沒有自殺，這是因為我還穩妥的認識到我的思想或有錯誤的

緣故。我開始這樣認到，或者開始這樣辯駁了：「我，我的理智，已經認為生命無理可喻了。如果沒有更高的理性（的確是沒有；無從證明此外尚有較理性更高的東西），那末，我知道理性是生命的創造者。如果沒有理性，這裏也就沒有生命給我。既是生命的創造者底理性如何否定生命呢？或者我們這樣來說，如果沒有生命，我就沒有理性了；於是理性為生命的兒子。生命是一切，理性是果實，不是理性否定了生命自身！」我覺得在這裏，什麼地方總有一點錯誤了。

「以自殺來否定生命，本沒有什麼是能來阻止我們的。好啦，自殺了完事，討論做什麼。如果你不喜歡生命，自殺啊！你活着，卻不知道活的意義——結束它就是；別在生命之中說瘋話，把你的不知道生命，又說了，還寫了。你是在一羣良好的伴侶之中，人們都很滿足，都喜歡他們所做的事情，如果你覺得活着沒有意思，活着受苦——走開好了。」

「真的，我們算什麼呢，深信自殺的必要，卻決不定，不實行，可不是最弱者，最背信的人，說明白些，最笨的東西，像傻瓜玩着一個彩色的洋囹圄一樣，在把自己的愚笨來玩弄嗎？」

「裏面有一點錯」，我對自己說；可是什麼錯了，我卻說不出。濃霧散開，化我很久久的時間，很久之後我才能攬穩我的地位。

「我一直以為有錢的，有學問的，有閒的小圈子裏的人，我自己就屬於這個小圈子

，是人類的全體，千百萬生活過的，正生活着的別人有些像牛——並不是真實的人；；很久之後，我的思想才見黎明，而發開了，「這成千百萬的生活過的，正生活着的平常人的生命，有什麼意義，得到過什麼意義呢？」

「我生活在這瘋狂的情形裏時間很久，這是我們自由主義者的有學問人底事實，並非空談。可是，也許是我所身受的，奇怪的肉體上的病痛，強迫了我去了解那些真實的勞動人民，然後發覺他們是並不像我們的瞎想底愚笨，也許是因為我的信心的忠實，假如我不能從事實中了解什麼，我唯一的二條路是自殺，總之，我本能地感覺到了，如果我還要活，還要了解生命的意義，我一定不能在這些已經迷失了的，正在盤算自殺的人們中間尋找這意義，我必須對過去和現在的成千百萬的人羣中去找尋，他們了解生命的意義，他們是擔負了他們的生命，甚至還擔負了我們的生命底負荷的。」

「一研究這件事，我發現成千百萬的人類早就有了，現在還有着的，一種生活意義的智慧；可是「這」智慧是他們的信仰，我不可不排斥的。我對我自己說了，「那智慧是上帝啦，三位一體啦，六天的創造世界啦，惡魔和天使啦，還有別的，這些我有一天理性，我就一天不能接受。」

「我的情形可怕極了。我知道在合理的智慧的途上，我是找不到什麼，只找到了生命的否定；實在說，我是找不到什麼，只找到了理性的否定，可是否定理性比否定生命更不可能。」

「最後，我發現我的錯處在我總希望從有限的事物的考察之中找出生活的意義來。離開了無限，有限是沒有終極的意義的。在生命的問題底答案能找出來之前，這兩樣必須先結合在一起。

「我先只以為智慧所給的是明確的答案——叔本華的答案：生命沒有意義，生命是一個惡。在我更深地研究了這東西之後，我才懂得這個答案並非正面的，是我的感情把他看作正面的答案了。像大梵和蘇羅門和叔本華所嚴謹地表現來的答案，所表現的只是一個不明確的答案，正像數學的答案一樣，並沒有解決一個方程式，我們只是發現了一個個的等式： $\times \parallel \times$ 或 $\circ \parallel \circ$ 而已。回答說，生命是什麼也沒有。如此看來，哲學的智慧並不能「解決」問題，所以直到現在，那些解決還是不明確。更進一步我又明白了，以信仰來作答復縱然不合理性而且妖形怪狀，可是它有這個便利，就是在它的答案之中，無限跟有限發生了關係，沒有這種關係的話，沒有一個答案是可能作成的。

「不論我發出怎末樣的問題，信仰者答案之中總可以有這種關係。我如何生活？——按照上帝的法律！我的生命有什麼結果？——永恆的苦痛或永恆的快樂！生命有什麼死亡不能摧毀的意義？——和永恆的上帝；天堂相結合！

「然而信仰還是像以前一樣的不可理喻，然而我又不能不承認只有信仰給人類答復了生命的問題。而使得生命可能，也因為信仰。

「在有生命的地方，人類開始有了信仰就使生命可能；而這個信仰的主要的輪廓到

處都有，都是同樣的一個。信仰並不像一般人所說的，一定要跟人的言論一致；信仰只是人靈生命的意義底一種智識，有了這種智識，結果是人不再摧殘他自己，可以活下去了。信仰是生命的力量，如果一個人活着，他就信着。如果他看不到，認不清有限事物的虛幻，他就信仰無限；如果他看到了有限事物的虛幻他要信仰無限了，沒有了信仰，他不能活。

「我是什麼？——無限中的一份子，在這幾個字中間包含了全部問題。」

「我開始隱約的了解了，在信仰所給予的答案中，積著了最深刻的人類智識。」

「我了解了這個，事情卻沒有變好。」

現在，只要我能夠直接的否定理性——這卻又是胡說——我就可以接受任何的信仰了。於是我從書本上研究了佛經，可蘭經，而最多的是從書本上。和從活人那裏，我研究了基督教。

「自然，最初我求教了我的圈子裏的正教徒，有學問的人，寺院中的學家，神父，新派的神學家，甚至我還求教了聖經教徒，他們說信仰贖罪可以得救。我一把抓住這些信徒，盤問他們的信仰和他們對於生命的意義的理解。」

「可是，雖然我隨時隨地準備接受他們，我卻發現了他們之所謂信仰，非但解釋不了生活的意義，還隱蔽了它。」

「我記得我當時害怕得苦痛非凡，我和這些人一次次的談話之後，已有了一點希望

，可是只怕一下子又給擲回到最初的失望情緒中。

「他們把他們的教義解釋得越明白，我越把他們的錯誤看清楚……並非他們在他們的教義之中把許多不需要的，不合理的事物，混雜在基督教的真理之中，我一向覺得這個真理是跟我接近的，使我痛恨他們的並非這個。我痛恨他們是因為這些人的生活跟我一個模樣，所不同的只有這個——這種生命跟他們在教義之中所宣說的幾個原則完全不一致。

「他們的信仰底真實性卻不是辯術可以說服我的。如果他們的品行表明了他們確實明白生命的意義，如果他們的品行表明了那使我如此害怕的——貧窮，疾病，老死——他們並不害怕，這就能說服我了。在我們這圈子裏的各種不同的信徒，我一點看不見他們有這種品行。相反的，我看見了我們這圈子裏的一些最不信仰上帝的人有這樣的品行；我們這圈子裏的所謂信徒則毫無。」

〔莫德原註：這一段是更值得注意的；因為差不多只有這事托爾斯泰提到了當時的「深入民間」運動（雖然還是簡接地提到的），其中青年男女，胃腸危險，犧牲了家庭財產和生命自身，而他們的動機却和托爾斯泰的十分相同，認為上層社會是寄生的，是在蠶食殘害那些維持他們底人民的生活。〕

「我卻了解這些人的信仰不是我們找尋的一種信仰，而他們的信仰不是真的，卻屬於樂天派，尋求生命中的安慰的。」

「於是我開始接近貧窮的，單純的，文盲的人民中間的信徒：進香者，牧師，分教徒和農民了。在他們中間，我也發現了太多的迷信，混雜在基督教的真理中，可是他們的迷信，似乎是他們的生活中心必需的又是自然的十部份……於是我們開始好好的觀察這些人民的生命和信仰，而我越研究他們，我越發現他們有一個他們必須有的信仰，祇此給了他們生命的意義，使他們能夠活下去……正和我們在自己的圈子裏所看到的相反，我們的圈子裏，整個一生是在懶惰，娛樂和不滿足之中過去的，我看到這些人民的整個一生卻在艱苦的勞動中過去，而他們對生命卻很滿足……我們認為受苦而死是可怕的，他們卻生而受苦，他們平靜地接近死亡，有許多人還死得快樂。

「我學會了愛這些人民。我愈了解他們，我愈愛他們，我的生命也愈輕快而容易。就這樣我換過了兩年之後，來到了一個改變，我早就在準備這個改變，這個改變的可能性是早已有了默許的。我們的圈子裏，有錢的，有學問的人底生命，使我懷疑了，對我不再有意義了，而整個勞動的人民，整個創造生命的人類，他們的生命在真光之中顯示。我明白了，「這」就是生命自身，這種生命所有的意義是真的，我接受了它。

「於是我了解，我那個「為什麼是生命？」的問題底答案，當我說生命是一個「惡」的時候，還是相當對的。這個答案裏的唯一的錯誤是這既答復了「我」的生命，而沒有答復了一般人的生命。我的生命，一個荒淫的縱慾的生命，自然是沒有意義的，惡的……後來我在福音書中讀到的一句真理：「人愛黑暗比愛光明更甚，因為他們的品行是

惡的」，這話我懂了；所以我們若要忠於事物地觀察事物，我們必須想到人類的生命，必須談到人類的生命，而不能所想所談的只是那些生命的寄生蟲底少數人的生命。

「所以，真的，因此鳥活着是爲了它必須飛翔，覓食和築巢；當我看到鳥在這樣做，我在他的快樂裏快樂了。羊，兔子，狼，活着是爲了他們必須吃飽，傳種，餵他們的家裏，而當他們這樣做的時候，我確信他們是快樂的，他們的生命也是合理的。而人做什麼呢？他應該像禽獸一樣地謀生，可是有這個不同——他要是一個人謀生是要消滅的；他不能單爲自己謀生，而必須爲全體。當他「這樣」做的時候，我確信他是快樂的，他的生命也是合理的。自我懂得人舉以來，這三十年之內我幹了些什麼？我既沒有爲了全證而謀生啊，而且沒有爲我自己謀生。我是像一個寄生蟲一樣活着的啊，所以我問問自己生命可有什麼意思，我發現生命是沒有意思的了。如果人類生命的意義就是支住這種人類生命的意義，我這個人三十年來是非但沒有支住了它，反而我自己正在破壞我自己的，在破壞別人，在破壞它——我想末會得到別的答案呢？我只能說我的生命是沒有意義的，是一個惡。它的確是又沒有意義，又惡啊。」

「深信生命的智識只能從生活中找到，使我懷疑了我自己的生命底有無……：就在這一羣牢之內，我差不多沒有一分鐘不問我自己應否用一根繩子和一粒子彈來結束這一切事物——這全部時間之內，除了上面已提到過的我的思想的路線和我的觀察之外，我心頭還在撲受着一個苦痛的感覺，我只能說這是上帝的找尋了。」

「我的腦子裏，有了屢德的論證和叔本華的論證，說明要證實上帝之存在是不可能的事，我那時開始要駁斥他們。『因』(Cause)，我對我自己說，並不屬於像『時』，『空』一樣的概念。如果我存在，一定有因，而衆物也必有因。而一切因之第一個因，就是人稱的『上帝』。只要我能承認一個大力的存在，而我是在這個權力的底下的，我立刻會感覺到的，我能夠活下去了。可是我問我自己了，這『因』，這大力是什麼呢？我如何去想它呢？我跟我的所謂上帝有什麼關係呢？唯一的答詞一樣的答案復先來到了：『他是創造主，保育者。』我不能滿意這個答覆，而我覺得我又遺失了一點點我的生命所必須有的東西了，我怕得要命，我開始向我追尋的神禱告，求他幫我的忙。可是我愈祈禱，我愈明白，我的祈求他連聽也不聽，根本是沒有一個我可以祈求的神啊。心裏面失望着的是無神論，嘴上卻喊着『上帝，憐憫我，救我！上帝，救我！』可是沒有什麼上帝來憐憫我，我覺得我的生命停止了。

「可是一次又一次我回到了就是那一個大門口，說我來到這個世界，不會沒有因，沒有理由或沒有意義的，我不應該變成像現在這樣的，一個從鳥巢裏跌下來的雛兒的。就算我是一個雛兒，在豐草長林中輪在背脊上，便這樣我也要哭喊，因為我知道有一個母親會懷孕了我，生下了我，溫暖了我，餵了我，愛過我，她在那裏呢——這位母親？如果她拋棄了我，這樣做的又是誰呢？我瞞不了我自己，說有人是懷孕了我，愛着我的。這『有人』是誰呢？又是『上帝』？」

「我對我自己說，『他存在』。只要我有片刻這樣承認了，立刻生命在我身體裏昇上來，我覺得生命是可能的，歡樂的。可是又在這一個上帝存在的大門口，我要找藉出我和他的關係來，於是我又想像了『這個』上帝——三位一體的創造主，派出他的兒子，救世界——『這個』上帝又離遠了這個世界，這個我，像一塊冰一樣的融化了，在我的眼前融化，又什麼也不剩下，而我內心的生命的泉源又乾涸了，我失望了，覺得我沒有別的辦法，只好自殺。而最糟的是我自殺都不能下手。

「不是兩次三次，而是幾百次，我遇到了這種情形，先是快樂和蘇生，然後失望和活不下去的意識。

「我記得這是在一個初春，我獨立在樹木之下聽它的聲音。我傾聽的，想的總是這同一件事，三年來我總是這樣。我又在追尋上帝了。

「『好噉，沒有上帝算了』我對我自己說，『我並不要我的想像，我要一個像我一樣的現實的上帝，但他是沒有的。他並不存在，沒有奇蹟可以證明他的存在，因為就有奇蹟也是我的知覺，至於它的荒謬，暫且還可以不管。』

「『可是我用以追尋的上帝的知覺，這知覺是從何而來的呢？』我問我自己。於是這樣一想，生命的歡樂的波濤又在我心裏昇上來了。我周圍的一切都欣欣向榮，而且有了意義。可是我的歡樂並不久長。我的頭腦繼續工作呢。

「『上帝的知覺不是上帝，』我對我自己說。『知覺發自內心。我能夠發動這個上

帝的知覺，又能夠不要發動牠。這並不是我所追尋的，我追尋的是沒有了誰便沒有了生命的東西。」於是我的周圍，我的內心又開始死滅，我又要想自殺了。

「可是這時我觀察了我自己，觀察我內心發生過什麼變動，於是我想到，在我信仰上帝的存在時我是活底那一個記憶了，從最早起就是這樣的，現在還是這樣的，我祇要意識到上帝就活了，只要忘記了他，不信仰了它，我就死了……」

「你還要追尋什麼呢？」我的內心一個聲音喊了。「這就是他。沒有了他沒有生命的就是他。認識上帝和活是一而二，二而一。上帝是生命。活人追尋上帝，所以沒有上帝，人不能活，」於是我的內心，我的周圍光彩遠勝於以前的輝耀！這真光從此沒有再離開我。

「我得免於自殺了……而奇怪的是回來的生命力不是新的，而是舊有的力——和我早年生活中激動我的力量相同。」

「我相當的返還到：我的最早的幼年和童年時代去了。我返還到：這個生下我，願望我有所作為的「意志」底信心中。我返還到：把生活得更好，就是說跟這個「意志」取得調和，把它來作為我的生命的主要的唯一的目的底信心中。我返還到這個信心之中，我能夠找到這種「意志」的表現，在人類，在我看不到的遠遠的過去時代所產生，所獻給上帝的成就中：就是說我返還到信仰上帝，信仰德性的感養，信仰傳達生命的意義給子我們的傳統中……」

「我避開了我們的圈子裏的生命，知道他們過的不是生命，不過是生命的幻象，而我們那樣的生活的富裕是剝奪了我們對生命的認識底可能性的……在我周圍，那簡單的勞動的人民是俄羅斯的人民，我走向他們，走向他們獻給生命的意義。這意義，如果可以形之於文字，是這樣的。每一個人降生到這世界上來都是上帝的意志。而上帝造人，造得這樣，每個人可以或者毀壞他的靈魂，或者拯救他的靈魂。人生中的目的是拯救他的靈魂，要拯救他的靈魂，人必須生活得「神一樣地」，而要「神一樣地」生活他必須否定一切生命的快樂，必須勞動，卑下他自己，受苦，救人……這意義是明白的，而且近在我的心上了。可是隨同着這普普通通的，我們的非分教徒的農民們底一個信仰的意義，來到了許多緊抱在一起不可分離的，想來是要使我起反感，且會使我茫然不解的：聖餐禮，宗教禮拜，禁食和對聖骨和聖像的崇拜等等。人民不能把他們一件件折斷，我也不能。我自己也同樣的覺得奇怪，我接受了他們，我進教堂做禮拜，晨禱和晚禱都跪下來做，禁食，準備了聖餐禮的接受，而開始的時候，我的理智沒有預期的反感。以前看來根本不可能的現在毫無抵抗地全都可能了……」

「我告訴了我自己，每一個信仰的本質都包含在給生命一個死亡所不能摧毀的意義中，自然，要同一個信仰，又能回答那在宮中死去的國王底問題，同時又能回答那工作過度的受苦的老奴隸底問題，同時又能答一切老少，愚智的人們底問題的——那答復的方式是必須有許多不同的了……可是這一個辯辭，在我看來，雖然可以和解了我對索

教儀式的荒誕不經的看法，卻還是不能允許我在這一件人生的大事——宗教——中做這一些使我起疑的事情的。我整個靈魂希望着我的地位能夠是和人民結合在一起的，做他們的宗教的儀式，可是我到底不能做。要是我這樣做了，我覺得我是在欺騙我自己，在嘲笑我認爲聖潔的事物了。然而，在這一點上，我們的近代的俄羅斯神學家把我搭救了。

「依照這些神學家所給的解釋，我們的信仰底基本教條乃是教會的一切都是天經地義。承認這教條，就承認了教會們做的一切是真理。教會是愛所結合的真實信徒集合之所，是於具有真的智識，而成爲我的信仰的基礎。我告訴我自己了，神的真理不是單獨一個人所能接近的，它只顯示給愛所結合的至聖的言語。要得到真理，你不能離開衆人，必須愛，必須忍受你所不同意的。」

「真理向愛顯現，如果你不屈伏在教會的儀式底下，你踐踏了愛，如果你踐踏了愛，你就剝奪了你自己認識真理的可能性。那時我沒有發現這一段文辭中的詭辯。我沒有看到愛的結合可以給我們最大的愛，但自然不能給我們那突現在尼西亞城的信條，表現得極其明確底真理。我也沒有認識到愛在強迫結合的情況裏不能表現什麼特殊的真理。我看不到這一段話裏的錯誤，幸虧這樣，我能夠接受并且實行一切正教會的儀式，雖然大部份儀式我是不了解的。」

「在勵行教會的儀式時，我卑下了我的理性，順從了傳統，把我自己和我的祖先——我所愛的父，母和祖父母和我所敬的成百萬的平常人——結合了起來。當我在破曉

之前起身做早禱的時候，我知道我做得很對，即使我這樣做是祇因為我要犧牲肉體的安逸，藉以抑低我的心智的驕矜，求得生命的意義。這種犧牲雖然是微細不足道，我是爲了要學好照做了的。我禁食了，準備拜受聖餐，而且嚴守一定的時刻，在家裏在教堂裏祈禱。在教堂裏做禮拜的時候，我總聽爲一個字，只要我能夠，使每一個字都對我有意義。

「可是在儀式中找出意義來是有它的限度的……如果我這樣的對我自己解釋，我們不斷的爲沙皇和他的親戚做禱告，由於他們比別的人更容易受誘引誘，所以爲他們禱告的需要更大，那末把仇人，敵人踏在腳底下的禱告（即使我們說罪惡便是我們的禱告中的仇敵），還有別些不可理喻的祈禱（包括每次禮拜的三分之二）——要不是根本莫名其妙，便是在我給予解釋的時候，發覺我是在說謊，於是破壞了我和上帝的關係，更失去了一切信仰的可能性……」

在多少年沒有領聖餐之後，那天我第一次再領受它，我將永遠忘記不了那時所經驗的苦痛的感情。儀式，懺悔和祈禱都十分明白，在我的心裏激起了一種懺悔來，覺得我已領受了生命的意義。依照我的解釋，聖餐禮是爲紀念基督而舉行的儀式，這表明罪惡的洗滌和基督的管訓底完全接受。這個解釋如果說有點傲作，我沒有注意到他的做作的地方，我是這樣的高興，抑低了我自己，謙卑地站在一個神父——一個簡單的蓋答答的鄉下神父之前，從我的靈魂裏把詛語一掃而空，供述了我的罪惡，我是這樣的開心，把

我的思想沉入了那些寫滿禱詞的先知的聖單之中，我是這樣的喜悅地覺得我和以前的和現在的信徒結合起來了，因此我不知道我的解釋有一點做作。可是，當我走近了神父之前，而神父要我說相信我正要吃喝的乃是真的血肉，我感到了心頭一陣楚痛；這不僅是一個謊，且是一個殘酷的要求，顯然是那些從來沒有懂得什麼是信仰底人才能提出的要求。

「現在，我已經可以允許我稱之爲殘酷的要求了，那時我卻沒有這樣想；只是心上說不出來的劇痛。那時，我也在靈魂裏得到了一種幫助我容忍底感情。這便是自卑，謙卑的感情。我抑低了我自己，毫無渣神感覺地吃了血肉。可是我已經挨了一下，明知前而是什麼，我不能再領受第二次聖餐了。」

「我繼續勵行宗教的儀式，還相信我崇奉的教義中包含着真理，可是發生了一件事，現在我已經了解了，然而當時卻大爲驚訝的。」

「我側耳聽着一個不識字的農民，一個進香者談着上帝，信仰，生命和救世，而一種信仰的智識自然而然的浮起來了。我接近了一點人民，聽聽他們對生命和信仰的意見，我了解了真理，同樣的事發生於我讀着「使徒行傳」的時候，這成了我最喜歡的一部份了。除開奇蹟，和用以闡解一種思想的寓言；這部書告訴了我生命的意義。那些是馬加留斯大帝的故事，佛陀的故事，還有那非裏的旅行者，找到一些黃金的僧侶的故事。那些是殉教徒的故事，他們都宣稱了死亡不能排斥生命；此外還有無知的，蠢愚的人底

故事，他們雖然不懂得教會的寶訓，可是他們都得救了。

「而我跟有學問的信徒們一談，或拿起一本他們的著作來，那時是立刻的，懷疑自我，不清和絞腦汁的異議，都從我的內心裏昇騰，我驚覺得我竟是深入這些人的言論的意義中，我越是遠離真理，越近深淵。多少次我羨慕這些農民，因為他們目不識丁，無知無識！一些對我是邪說異端的信息條，在他們是理之當然。只有我，不快樂的人，明白虛偽是爲了要頂替真理起見，用最細的線織成的，我萬萬不能接受這種偽製的真理。」

「便這樣地活了三年。起初，我並不了解什麼，我說『這是我的錯，我是有罪的』；可是我尋找真理愈深，我愈能明確地劃出一條界線來：一面是因爲我不能知道所以不知道的，一面是因爲無人能知道所以唯有說謊說的。」

「縱然我起了疑心，而且是苦痛着，我依然抓緊了俄羅斯正教不放。可是這些生命的問題跑出來了，不能不有所取決，而不能取決於信賴這種跟我的信仰基礎不同的宗教，最後我不能不說，信仰正教是不可能的了。這一些問題是，第一個：東方正教和別的教會——天主教及所謂分教會——底關係。這時候，因爲我對宗教問題發生了興趣，我和許多不同的宗教信徒有了往來：天主教徒，新教徒，舊教徒，莫洛干教徒和別的。而且我遇到了許多道德高尚，真信教的人物。我希望變成他們的兄弟，結果怎樣呢？在一個信仰，一個愛的下面結合全人類的諾言——這一個教義的各種優秀的代表人物都同樣地告訴我，說別些人全是撒謊的話，說這別一些人認爲給他們生命力量的全是魔鬼的誘惑。」

只有我們，我們所有的信仰是唯一的可能的真理，而後，我又發現只要有人和他們的信仰不同，正教徒總是說別人是異教徒，天主教徒又說正教徒是異教徒。我這看到正教徒對於那些沒有用他們同樣的象徵，沒有說他們同樣的語底一切教徒都仇視（雖然他們偷偷的地仇視他們）；這是非常自然的，第一，因為只要說了你是謊話，我是真理，這已經是人對人說的最殘酷的話，第二，因為一個愛他的孩子和兄弟的人不能不恨死那些存心要顛倒是非，使他們的孩子和兄弟去信奉虛偽的信仰底人……而對於我，我是信奉真理存在於愛的大結合之中底一個人，我發現這個信仰自身是在破壞他應完成的果實的。

「因為不同宗教信仰的入彼此之間的態度是同樣的偽善，同樣的自信，這種態度的錯誤已顯而易見：我考慮了這個問題，讀了一切讀得到的書，還和一切我碰到的人商討。誰也不能回答我這個問題，正像梭姆斯基驃騎兵自許為長勝軍，而黃色的烏爾兵又自許為長勝軍一樣，都是無理可喻的……我會見了大僧正，天主教，長老，修道士，一個個問他們，可是誰也不試一試回答我的問題，却有一個人全部給我解釋了清楚，因此後來我不再拿這個問題去問別人了。

「我問他，在這些我們能夠同意的要點上，我們為什麼不結合起來呢？其餘隨各人的便，取捨就是了。我的對話者同意了我想法，可是他告訴我，這種相互的讓步從宗教的當局者看來，一定會以為這是叛離祖先的信仰，而大加非難，這就會形成分裂，而

這些宗教當局的職責便是保護這傳自祖國的希臘俄羅斯正統教，使得它純潔不污。

「於是我全部恍然大悟了！我這尋的是一個信仰，生命的力量，而她們追尋的是如何盡他們的義務的最好辦法……我就注意到在宗教的名義之下所幹出來的一些事，驚駭異常，而我幾乎誓絕正教。」

「其次便是教會對一個人生問題——對戰爭和死刑的關係了。」

「這時俄羅斯是在戰爭中。而俄羅斯人是在基督之愛的名義底下開始殺戮了他們的同類的。要不起這這一點來是不可能的，要不明白殺戮是一個惡，要不明白它是根本違反了任何信仰的原則，也是不可能的。然而他們在教堂裏禱告，祈求我們的武力的勝利，而信仰的教師們說殺戮的行為是信仰的結果。而且除了戰爭中的屠殺，我還看到戰後大擾動之中，教會的大人物，各種教派的教士和牧師同意了處死一大羣無告的，錯誤的青年。我注意到這一切都是自稱基督教徒的人做出來的，真驚駭萬分了。」

「我不再懷疑，我完全肯定了我們參加的一個宗教並不完全是真的。以前我說過他真完全假的，現在我不能這樣說了，因為我已經感到它的真理，靠了它活下來了，可是我不再懷疑它裏面的許多錯誤。雖然在農民中間，較少混合了使我反感的成份，可是他們的信仰中，也有虛偽混入真理中。」

「可是真理和虛偽都是從那裏來呢？真理和虛偽都包含在所謂神聖的傳統和經文中。真理和虛偽都是教會一手傳遞下來的。」

「不管我喜歡或否，我不能不研究考察這些經文和傳統，一直到那時為止，我是沒有胆量考究他們的。」

「我回去考察我一度藐視并排斥的同一個神學了……宗教的教義就是建基於此的，或者說至少它和我所找到的生命的意義是不可分割的……我不要找出「一切事物」的解釋來。我知道「一切」的解釋，正如「一切」底開始，一定是隱藏在無限之中的。可是我希望我有一個法子來了解那「不可知」。我希望我能認識那個「不可知」是不可知的，並不因為我的理性這樣地要求是錯的（他們是對的，因為離開了他們。我就什麼也不知道了）而是因為我要認識我的知性的限度。我希望我有一個法子來了解，來讓我看「不可知」是這樣的一個東西，所以它是必然的「不可知」，而並非不合理的，我有必須信仰的幾多底一個東西。我必須找出什麼是真的，什麼是假的，把真的和假的分別清楚。我就在從事這個工作。我所找到的什麼樣的教義，什麼真理，我們找到的什麼結論，便是本書的續篇，如果它是值得書寫的，如果有什麼人需要它，則在別一天，在別的地方，便會出版的。」

×

×

×

這結尾的一句話，托爾斯泰表示了他的希望。他的作品「在別一天，在別的地方，便會出版的」一句話裏面的意思是，誰要在俄羅斯向正教會挑戰，必定會碰到挫折和危險，這正教會的事務是由一個神聖宗教議會管理的，主持它的代理人在必須行使它的決

講案的時候要找幾位大享來強行是很容易的呢；

「懺悔錄」這作品值得讀它的全文。它的自傳式的價值是巨大的。沒有這自傳的性質，托爾斯泰的生命在五十歲的時候，這種激起的一個變化便無從理解。它也驚天地例證了托爾斯泰的藝術力量——能使讀者和他自己私人的感情不隔——更證實了這種力量並未局限於他的小說，短篇和戲劇之中，甚至在我們所謂有教育性的作品中，它還超越地表現着。

寫「懺悔錄」是一個勇敢的品行，只有少數幾個人會獲有了這種大勇來實踐它。托爾斯泰在他的「懺悔錄」裏面，向他的同時代人所信奉的兩大權威挑戰了。這一個時代裏，跟着「物種起源論」以及「人種論」底風聲來調了風行在智識份子中間的唯物論，他們以為用機械學來解釋人，即使今天還不可能，明天一定是可能的了，而他們——實際是附和着已存的教會的——卻把任何具有宗教信仰的人當作顯然不合理的，迷信的，無知的人來看待。所以托爾斯泰這一部作品，當時受了教育的有學問的一部份俄羅斯既傲然敵視之了，同時他攻擊了正教會的理論與實際（這攻擊了所有的教會）他險些兒還受到神聖宗教議會的注意。況且他還不能希望他們朋友來幫助他底這樣地離開了小說傳奇，而探索生命的太問題——我們底對無限的關係呢。

大家又是這樣假定的，用小說體裁來寫成的東西是「藝術」，而用自傳體，或論文體來寫成的就不是藝術。正須要「懺悔錄」或「那末我們必須做什麼？」(What Then

Mr. W. D.?) 這樣的書來明示，傳達情感（那是藝術的精髓）並不依賴作品的形式，而是要看這作品寫得如何的。

可是，托爾斯泰真是休想當時的科學家，神學家，或他的文學朋友來同意他的了，就在自己的家庭裏面，他也得不到同情。他的妻子堅信着正教會，她反對他的「反正教會」是他們不和睦的第一個原因，這不和睦的現象後來是一天又一天的增大了，他最親愛的朋友亞歷山特娜，托爾斯泰耶女伯爵也苦痛非凡，她認爲他這樣的做法，侮謾他生下來就隸屬了底教會的教義是他的一種靈魂的傲慢底表現。反對的川流不用說是普遍現象了，只有一個心地親潔，意志堅強，一個深信他手上的問題是最重要的問題，這樣的人才寫得出這部作品來，它是一定被禁止印行的，後來果然禁止印行；然而，多少年來，它是偷偷的印行，偷偷的發行者，自有對這本書有最大興趣的人，深知這樣的書是有不知多少人急於一談的。

這種強有力地說明一個事實，確是驚人的成就，人是一生下來就有贊成又有反對的兩派的，這不能用人體的物理原理或化學程式來解釋。社會分成兩派，有的接受某種教義，因爲他們覺得宗教是人生不可須臾離去的；有的反對宗教，因爲他們覺得這些教條是虛偽的。有一個人出來了，特別是像托爾斯泰那樣有名又辯辯的，站在兩派人的中間，對明白的說：你是對的！宗教是必須的；你是對的！世俗的宗教是虛偽的；這是驚人的成就。即使托爾斯泰沒有寫別的书，他的名聲還是響亮的，是偉大的作家，是

明浙的思想家，是有貢獻於人類的一人，因為他指出了兩個極端之間的分界綫。

托爾斯泰文學事業的前三十五年作品可分爲六組。

第一組是十七篇故事和速記，從「幼年」起迄「家庭快樂」止。第二組是他發表在「耶斯那耶，樸利阿那」雜誌的一套教育論文。第三組是「哥薩克人」（這是他寫得最好的一篇故事）和「樸利庫許伽」（中譯本名「聽好的故事」）。第四組：「戰爭與和平」。第五組：「A B C 課本」和「讀本」和另一篇教育論文；第六組：「安娜·卡列尼娜」。把教育論文除開，這一張表上可以縮爲十九篇短篇中篇故事和速記，再加上兩部偉大的小說。

十九篇故事和速記，托爾斯泰稱之爲「試筆」的，範圍非常廣闊，其中包含了描寫幼年底秀麗的現實手法的速記和哥薩克人的生命底雄渾的表現，牠們證實了這位作者對於外界的事蹟，特質，風度，語調，姿態具有驚人地精確的觀察力，而對於各式各樣人的必腸和思想，從害慮的小孩到在疆場的軍官，更其有尤可驚異的智識。

在「幼年」，「童年」和「青年」中最特出的，在「昨天的故事」！一個更早的作品，是後來在他的遺稿中發現的——其中最特出的，依照密爾斯基親王（Prince Mi-

的風格，是托爾斯泰在出發之初，就已采用了與前人不同的創作態度。他的故事平鋪直敘，正和日常生活同樣的平淡無奇。使他們奇麗非凡的是感情的遊戲——他的人物的心勝和思想表現得這樣地貼近。所以，要翻譯他的作品，要讀他的作品必須此一般的藝術離奇的小說用更精緻更仔細更淵深的功夫；可是有許多急驟的讀者，第一次拿到一部托爾斯泰的故事，以為它是另外那一套的小說，不免認了有踏失望，可是一些敏感的讀者卻發現到裏面所有的秀麗是通俗的故事所沒有的。

「幼年」之後，他寫了「鬚」，四篇描寫高加索軍隊生活的第一篇；那另外三篇是「伎木」，「行伍中一個莫斯科的熟朋友」和最後的一篇「哈特奇，摩拉特（Hartch, Morat）死後才發表的，這雖然是一整段完整的故事，卻和他那十年之前所寫的這些速記十分相似。這四篇故事也是貼近了，同情了他所描寫底人物的心理，顯示了這些人物的秘密的情感的。

「鬚」之後便是「童年」，「幼年」的續編和「一個彈子戲記分員的迴憶」，記敘了一個記分員所觀察的賭徒們的脾氣的。

跟着便是三個「塞伐斯多波」的速寫，先寫的兩個寫於圍城的當時，後寫的一個則於棄城之後即刻寫成的。這裏托爾斯泰又介紹了一個新方法進來，給戰爭文學樹立了一個新的標準。他的速寫並不用以讚美戰爭，即是用以描給冒了危險，或許要在火線上丟掉性命，這些軍人的感情的。「塞伐斯多波」的真實描寫使流行的，一般的戰爭小說

顯得非常孩子氣。它的影響極大，祇要還有一天戰爭，戰爭的合理與否還有一天被人懷疑，這影響就決不會消失。

以後的一篇是「暴風雪」，在前面的某一章裏我們已經談過，和一篇「兩個驕騎兵」，一篇嬉笑的故事，風格近乎卻爾生，萊佛，在托爾斯泰的作品中，他是獨立的風格，他表現了俄羅斯軍官的一個勇武的典型，有才氣，潑刺，勵人而又不受羈束，不願前後。

「一個地主的早晨」是寫一個存心良善的地主和他願意幫助他們底他的農奴底關係，這關係底辭句肯定的研究。它否定農奴制，而因為這幅圖畫是給在地主的一方面觀察的，所以這些辭句更能說服人。

就在這幾篇故事裏，實在我們可以說，在托爾斯泰的全部作品中，我們能看得到一種自傳的性質，可是他的材料雖然取自他自己的經驗，他的人物感情常常也是他自己的感情，故事卻全是想像構成的。我們必須小心，因為有一些作家構成了一條公式，想把托爾斯泰放進公式裏去，常常胆大忘為，引用他的辭句而加以如「他自己曾經說過」等等說明，而他的引用的辭句實在卻是他的想像中的人物所說的話，須知托爾斯泰是這樣複雜的一個性格，方面是這樣多，把他放進一條公式裏去非但不足於解釋他，還會造成一些對於他的真實人格的誤會。

在「一個地主的早晨」之後寫了「青年」，這是「幼年」，「童年」的續編，然後寫

「流瀉潮」——一個許楚索爾霍夫飯店裏發生的真實事件，被精確地描寫了，那時托爾斯泰的深刻的敏銳的感覺，結合了他對於救濟貧病的赤誠——那時俄國並沒有任何救濟貧病的完善組織，所以一個有良心的人有這種赤誠是非常自然的——猛烈地攻擊了缺乏藝術的感覺的，缺乏同情流浪人的心地的一些英國人和他在飯店中遇見的其餘的賓客。

接下來的一篇故事。又是受調音樂支配他的影響的，便是「阿爾倍脫」，根據他對於魯道爾夫的經歷，這人是在彼得堡遇見的，然後帶回耶斯那耶·樸利阿那去的一個有才能卻醉酒的小提琴家而寫成的。

「三個死亡」是一個富家婦人，一公農民的郵差和一枚古槓的死亡，死亡被可愛地研究了，觀察得全部有獨到的透視，描寫得技巧純熟。

「家庭快樂」跟着出現，這是他第一篇完整的小說，結構跟英國小說最爲近似的。前面已經提起過，這是根據了他自己和伐萊利亞的戀愛的，他用女人的立場來寫了這篇東西。值得注意的是他常常通過一個農民的眼睛，或一個小孩子的，一個女孩子的，一個老婦人的，一個快死的人的，甚至於一匹馬的眼睛來觀看事物——這一個方法全靠他的想像力，他的透視的觀察力，深刻的思維力。

接着他寫了「哥薩克人」，大部份根據他自己在一個哥薩克村中的經驗。這一部充滿了熱血的故事裏再三的被稱道，確是一件可羨的作品，但因為前面已經提起過的原因，原定計劃中要續寫的始終沒有結起。

這一組作品中最後一篇便是「樸利庫希伽」，一個非常出色的作品，這裏面我們找到了他在早期作品中已應用了談笑自若的風趣，這是晚年作品中他用得最多的，只幾個字輕輕一碰，一切偽善的姦姦造作的，不誠實的事物立刻粉碎，化為泥土。這是驚人的，只輕輕落筆的片刻之間，整個一羣人物已經羽翎如生的登場，各人帶來了各人的特點；而在這使人嘆服的農奴的故事之中，悲劇和幽默又是結合得如何緊密。

越來越成熟了，在他的較短的故事中所答應了要完成的，在他的偉大的小說中果真完成了。

密爾斯基親王曾經在托爾斯泰學會上演講過一次，我所有的只是粗忽的速記，但是他把這些論點說得這樣妙，我要在這裏儘可能的抄下他所說的。關於托爾斯泰早期文學作品的話來：

「托爾斯泰在小說的創作方法帶來了一個改變，他從舊有的，戲劇式的方法（陀思妥夫斯基用的還是這舊方法）跳上了一個新的方法——「有觀點的方法。」戲劇式的方法是祇表現人物的行動和語言，不予以解釋。托爾斯泰在他的早期作品中從沒有表現人物的行動和語言時不予以解釋的，由他看來，心理上的解釋是一件重要的事。重要的並不是他的人物做什麼，而是爲什麼他們要這樣做。他的第一時期的作品，自一八五二年至七〇年，可分爲兩個時期，準備時期和完成時期，在「戰爭與和平」之前是準備時期，完成時期是「戰爭與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

「在第一時期內，托爾斯泰祇是準備他自己將來要從事的偉大作品，他的第一個目的是形成一種分析的技巧，有了它他可以把人類行動的內心的過程找出規律來。有趣的事是他分門別類地耽於各種不同的人物的羅列，例如一八五五年左右他寫的小說，特別是「哥薩克人」和「塞伐斯多波」的速寫。他漸漸地磨細了他的分析的工具，他現在能夠比以前的別的作家更深一層的潛入人們的意識。這兒很容易潛入却又是很壞的一個毛病。在他的早期作品中，托爾斯泰的分析結果並沒有創造了人物。特別是「塞伐斯多波」和退與「戰爭與和平」之間的說教的小說爲然。他的分析是抽象的，它孤立了心裏的現象，它失去了一切真實的外表，一切在真生活中顯現的形態。可是在另一方面，他深入了事物的根源，這分碎零星的現實得到了一個新的結合之後，便創造了一個新的堅實的現實來了。他的準備時期的作品大體說來是不注意結構的。

「來了第二個時期，那偉大小說的時期，這時在「戰爭與和平」中，分析的工具已到達完美之境了，現在它祇是到達一個目的底方法，而不再是自身了。在托爾斯泰之前最接近於「戰爭與和平」的作品或許是夏洛特·容琪 (Charlotte Yonge) 的一些舊式的家庭小說，自然我們所指，只是純粹地文學形式方面的，把「戰爭與和平」和「維菊的鎮鍊」，作一個比較吧。其不同有二，第一、托爾斯泰是在早期作品中經過了一番準備的，而容琪小姐並沒有，而且他有了一個結構的工具，尤勝於斯當丹爾的所有。第二、托爾斯泰把他的小說放在一個歷史背景之上。儘量人家說托爾斯泰不懂得「歷史

性」，這一點卻是「戰爭與和平」的生命綫。他有另外的一層「歷史性」的理解，敏銳地理解了事件的川流不息，理解了時間。在小說的歷史裏，給「戰爭與和平」以特殊地位的，乃是他把一篇家庭故事，放在解釋清楚的行爲的分析底基礎上，更放在川流不息的時間裏。托爾斯泰所創造的東西也可以說不是小說——這是小說的外鏢的形式而不是小說的內鏢的形式。在「波華荔夫人」之中，弗洛貝爾把這「內鏢的」形式寫到了至善至美之境，它有一個開頭，有一段中間，有一個尾巴，有一下噴射，小說的結尾完全解決了小說內部的各種矛盾。托爾斯泰在「戰爭與和平」中超過了小說的限制，做了以前只有史詩做到的事。我們彷彿是只觀察了長江大河流的中間一段，從這兒到那兒，我們明白，這長江大河流並不是起於這兒，又終於那兒的。

「於是，「戰爭與和平」不能放在「波華荔夫人」，「浮華世界」或「草原上的磨場」一起，而應該跟「依利阿德」並論，這意思說，小說結束了，但什麼也沒有結束，生命的川流在繼續的流。例如，安特留親王的孩子生下了，小說結束於所生命的起點等等，沒有一個時候，這部小說不向外，不向外世界展開的。在托爾斯泰以前的歷史小說家都沒有嘗試過這一件事。另外一件事使「戰爭與和平」與衆不同的是她的宗教論，跟托爾斯泰晚年的觀點大不相同。「戰爭與和平」的宗教的消息是人的基本義務應該和生命取得和諧。個人和全體的這一個關係是「戰爭與和平」用以開頭的。」

托爾斯泰的作品一起始就使俄羅斯發生了興味，現在更是全球都發生興了味的，這是因爲他比以前的任何先驅者具有更大的能力，來熱烈地感覺，來準確地記錄，來深深地思想，他的觀察像科學一樣週密（他絕不允許他自己因爲同情了某一方面，而隨便處理他的人物或事件，便合乎他的願望）同時，他的爲人又非常非常地熱心，這兩個事實的結合就使他成爲這樣地興味濃厚的一個作家。他覺得生命是重要的，而藝術是生命的一個侍女。他要辨明什麼是善，什麼是惡；要幫助前者，反抗後者。他的作品企圖給生命的混沌以規律秩序，因爲這件事是人所能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所以他的書也是近代文學中最有趣味，最重要的書了。他也沒有裝作了高做，要把他的藝術從他的生命上砍去，或隱瞞了他的希望——仁慈應勝過暴虐的希望。生命使他發生了興趣，反映生命這件事也使他發生了興趣，所以藝術的問題就是生命的問題；那些問題便是關於愛和熱情和死和求善的願望的。

在「戰爭與和平」之前，他所寫的故事中，一次又一次地出現的主題，是一個年輕的俄羅斯貴族心理上怎樣的鬥爭，怎樣的要求他自己，要從他生下來就隸屬的社會底層用和驚惶之中解放出來，以及怎樣的要求自己認識什麼是善和應該做些什麼事。這種追求只有部份的成功。控訴社會是振振有辭的，可是小說裏的主人公也坦白地承認了失敗和困感。有時連主人公也沒有。例如，在「塞伊斯多波」中，他說，「這故事中，在感兒表明了應該避免的惡？應該稱頌的善？誰是這是故事中的英雄，誰是惡漢呢？都是

好的，都是不好的」，在「琉心湖」中他說：「誰能在他的靈魂裏有這樣不可動搖的『善惡的標準』，他能用來衡量生命中的漂流而過的事實呢？」

探求什麼是善，排斥一切虛偽——結果便是強烈的憎恨，敵視了一切的人的規奪者，主人，統治階級底典型人物，小體上對一般所謂英雄性的人物也一樣的敵視，而對於卑下的，簡單的，忠誠的人則友愛地同情——這是托爾斯泰的早期作品的鎖鑰，早期作品的是生命的研究。人物彷彿都有他們自己的獨立的生命；他們替自己說明，有時像先知巴爾，本來想咒詛結果却祝福了。例如在「琉心湖」中的南赫留道夫堅持着要那個流浪的音樂家跟他進大飯店去，我們都覺得這可憐的歌唱家是不知如何的囁嚅，可是托爾斯泰的原意當然不希望我們得到這一個印象的。

「戰爭與和平」，不僅比它以前的作品更成熟，而且因為他是在結婚後最初的幾年裏寫成它的，那時對他自己以及對於生命很是滿足，所以他容許了，同情了許多既存的事物，到了他晚年就不然了。

他告訴我，他寫「戰爭與和平」以及「安娜·卡列尼娜」的目的是爲了娛樂讀者。這一句話我們不能不接受，可是只要我們拿這兩本作品的隨便哪一本來一讀就可以發現了托爾斯泰的熱忱的性情，在這裏面他還是有愛有憎，有掙扎和願望，希望 and 恐懼的。我問過托爾斯泰爲什麼在「藝術論」中間，他把這兩部小說放在「劣等藝術」中間呢，他的回答正如我的希望一樣，他說牠們也不是全都劣等，他反對牠們因爲牠們太

長了，而著寫時的態度主要是給有閒階級，闊人家的子弟讀的。那些人有時閒來讀幾大卷的小說還不是因為別人正在替他們勞動。關於「戰爭與和平」他說，「人們想起來，這部書當然是沒有害處的，可是事物的如何影響別人，誰也不能預先知道，」接下來他就說到柴哈林教授的女兒，她曾告訴他，自從讀了他的小說，她才懂愛好跳舞會和夜宴——這一類事情，當我們談話的時候，他是全付心腸地痛恨的。

自一八〇五年起，至一八一二年起這一個拿破崙進攻的偉大戲劇，參與在這部作品中的，卻只限於它如何影響了羅斯托夫家和鮑爾康斯基家的部份。

這部作品的主要的主題，如果我們可以從這部作品的許多潛伏的主題中挑選一個出來，那末，還是托爾斯泰最愛的那一個，他靜靜的問道：什麼是善，什麼是惡？什麼我們應該同情，什麼我們應該排斥？這便是他的答復，凡劫掠者，虛偽的典型，歷史的人物如法蘭西的侵略者，俄羅斯人物如海倫，阿拿托爾以及陀羅可夫，他都敵視，而謙的，柔和的，誠實的如瑪麗亞，滾拉東，喀拉泰夫，納特莎（在她年輕的時候這樣激情而俊俏，在管理家庭的時候這樣專注）以及比埃爾（時常謙卑，總是誠懇，忠於理性和理想），這些人都愛戴。

這部書介紹了許多人；寫得都這樣鮮明，我們熟識他們還比我們的熟朋友更甚，這部書處理生命的深處的經驗，從搖籃起，至墳墓止，誰多讀他一遍，就比先讀的一遍更多了解一點生命，認識得更清楚，對待生命也可以態度更嚴肅。

托爾斯泰自稱他的歷史比史學家的歷史真實得多，也許他寫的許洪格拉本之戰，奧斯特利前之戰和鮑洛丁諾之戰，確可以如此的說。一位參與戰爭不止一次的總司令N.N. 摩拉夫甫甫宣稱，他沒有讀到過任何戰爭的記載能比托爾斯泰的許洪格拉本之戰寫得很好的，還說根據他自己的經驗，他也確實相信，在戰爭中，執行總司令的命令是不可能的。

他寫這部書的時候，托爾斯泰還以為戰爭是不可避免的事。要到晚年，他才認為反對戰爭，以不參加戰爭作為人的義務。

可是他的根深蒂固的忠實，私心對戰爭的理解，也已經使他這樣地精確的描寫了戰爭，其結果也相當於否定了戰爭。克魯泡特金說得對，「戰爭與和平」是戰爭的起訴書，這位偉大的藝術家對於他的一代發生底影響在俄羅斯是在衆目彰彰的，一八七七——一八年俄土戰爭時，俄羅斯的通訊員已經不再用這樣，「我們用榴發彈給敵人灑上了胡椒末，」或這樣「我們像玩九柱戲一樣的擊倒他們」的文句，這就是一個明證。

托爾斯泰親自告訴我，除了這部書太長之外，它的缺點是在小說中滲入了太多的哲學論點。他寫這書的時候所主眼的，他仍然同意，如「偉」人的影響或「偉」人的無能，還有關於命運和自由意志等等，他仍然主張着，可是在小說中，沒有這些抽象名詞是好多。

書中的人物並非全都取材於真人，但大體上，托爾斯泰父親的一家，和他的妻子的

一家寫成了魯斯托夫家，他的母親的一家則寫成了鮑爾康斯基家。N. 鮑爾康斯基老親王兒有大部份取材於他的祖父伏爾康斯基親王的；女兒，瑪麗亞，取材於托爾斯泰的母親；安利亞·A·魯斯托夫考伯爵取材於托爾斯泰的祖父依利亞·A·托爾斯泰伯爵；他的兒子尼古拉·魯斯托夫，取材於托爾斯泰的父親尼古拉，托爾斯泰伯爵，納特莎取材於寡妹姐蒂阿娜·貝爾斯；松尼亞取材於他的「姑母」姐蒂阿娜·埃哥爾斯卡維。陀羅可夫則是由一個著名的怪僻的旅行家西奧陀·托爾斯泰伯爵加上亞歷山大第一的時代一個著名的激皮陀羅可夫兩個人結合起來了才寫成的。

許多配角如波麗安納小姐，穿男裝的女參事者依凡奴希伽則是在耶斯那耶·樸利阿娜的伏爾康斯基家裏的真人。

這部小說幾乎托爾斯泰自己的人生經驗完全包羅了，其中有農民貴族；城市生活和鄉村生活，司令官，軍官，兵卒，在軍事行動中的和不在軍事行動中的；政治家和朝臣；調情，戀愛，跳舞會，行獵，和一個只是談談的改革運動。托爾斯泰所沒有寫的是他所不知道的——中產階級；商人，製造業工人，機械師和營業人的世界。自然在一百年之前，這個階級在俄羅斯毫無地位之可言，他們並沒有英國的那縣會議，州省會議和國會等等的政治活動。但托爾斯泰也沒有注意了他們，他的人生觀只限於貴族，消耗者，這形可以幫忙我們理解日後他要發出的社會的教訓。他的舅子告訴我們，遼夫·托爾斯泰：

在我前面作過他自己又是又驕傲，又浮華的。他實是代表的貴族，自然他要墮下人，他還更愛貴族，對於中產階級他是素不歡喜的。在他早年生活的失敗之後，當他終於成了一個大大著名的作家的時候，他承認這是使他高興，賜他無限的快樂的。同他自己的話來說，覺得他自己又是一個作家又是一個貴族，他十分覺得高興。

要是聽到他舊日的同僚或熟識的人受了委任，他的評語就使人想到蘇伏洛夫元帥「喀薩琳女皇時的偉大的軍事家」了，元帥常說在朝廷上拍馬屁，人必給高陞，而工作得好的人却休想。有時他冷冷的說，雖然他沒有做到砲兵的將軍，無論如何他已做了一個文學上的將軍。

一個農民和貴族的簡單的世界，很少組織，就是有，也組織得很可憐；這個世界裏就是有惡事，也因為人們和和氣氛，大家心腸都好，罪名總可以減輕的，大體上是政府管事越少情形就越好的。一個世界，——在亞歷山大第一治下的古老的俄羅斯便是這樣的一幅圖畫，而在托爾斯泰年輕的時候，情形還沒有改變呢。他是特別生動地描寫了它，使我們能夠構想這樣一幅跟我們的世界全不相同的圖畫，這一些是限制了他的觀察的，結果對於發展他日後的見地可有什麼影響呢？這裏我們卻可以不談。這限制並不會損害了他的小說，因為沒有一篇小說可以把人生的全貌寫盡的，但這限制對於他形成日後的哲學卻影響極大。對於若干重要的人物典型，還是一無所知，例如喬治，斯帝芬遜（George Stephenson）一類的人，僅僅是爲了要工作底效能好，把大自然的暴力控制了，便大自然爲人類服務，這種人他是不知道的，他也不知道薛特尼，惠勃（Sydney）

(Webb) 之類的人，爲了要從近代文明局部的混亂中找出演進的社會秩序來，從學了這樣艱難的工作；他不知道的還有我們大工業中的優秀的組織家；這些人一心一意要求工作有效，儘量的減少摩擦，防制浪費，他們對於一個艱難的計劃的完成，比無謂的財富的積蓄興趣不知大了多少。托爾斯泰把人生的大問題過份的單純化了。他尖銳地讓剝削者和窮人對立了起來。這樣的對立確實包含了真理。他說生命是窮人所負擔支撐的，生命的困苦剝削者造成的，這些話都對，可是他在他的認識中，忽略了那些組織者；這些人知道他們要的是什麼，能夠得到他們所要求的（或得到他們所要求的一大部份），他們的動機是高貴的，他們並不是完美的人，所以可能做出許多好事情來，也可能有時候近乎一個剝削者，可是大體上他們是有價值的，還比有價值更重要，是不可缺少的鹽，因爲若沒有他們，這個世界不知要如何的混亂，秩序不知要如何的壞。在托爾斯泰晚年的一篇論文中，他說俄羅斯的饑荒的原因是希臘正教會；他是對的。但他這一切話都抹殺了思想，使人相信了他的話，便要相信了人在農業的活動中無能爲力。其實憑了他的理性，他本應該了解在生產，分配，交換之中如果多用點腦子，世上的情形決不會壞得這樣的，最近一百五十年來，雖然西方世界還是不堪設想，雖然組織者有時便是剝削者，但這個西方世界就這樣地起了極大的變化。

對「戰爭與和平」的批評我不能說得比我在這部小說的某一個版本之前寫過的原文更好的了。在那篇序文裏，引用了N. 斯特拉霍夫的話之後，我接下潦寫道：

「這部作品是托爾斯泰三十三歲時開始的，當時候他的精神算得最好了。」

「『戰爭與和平』中大部份的事蹟都是沒再簡單的了。日常事件，家庭生活；哥哥和妹妹或母女之間的談話，離別，重逢，行獵，節日的宴會，跳舞，打牌，等等都縮小在藝術化的可愛的鑽石中，那鮑洛丁諾夫之戰也是如此。這本書，不管它有什麼目的，它的成功卻並沒有依賴了它的目的，而是依賴了在這個目的底影響之下，托爾斯泰所做出來的一切事，就是說，它依賴的是一個高度的藝術手法。」

「如果托爾斯泰使我們疑視了根據在他的靈魂的事物，那是因為他充分地使用他的工具——這是藝術。大約沒有多少讀者會關心到那些領導了他，刺激了他的思想的，可是大家都給他的創造所感動了。各種陣營裏的人——有的愛，有的不愛他的後期作品——一致讚美了他在這一部作品中的驚人的成就。這就是藝術的征服一切，不可抗拒的力量證明。」

「可是這樣的藝術不是憑空落下來的，這道的藝術也不能離了深刻的思維和深刻的感性而獨立，是什麼使『戰爭與和平』激盪了每一個讀者的呢？是它們形式的明晰和色彩的生動。它們所描寫的，人們看得到；它們說的話，人們聽得見。作者從不用自己的口吻來說話；他把人物搬到台口上，讓他們自己說話，感受，行動；他們所做的是這樣的真實，每一個動作真實得驚人，正合乎每一個人物的個性。我們彷彿面對了真人一樣，我們認識還比我們對一些實生活中的真人更多點認識。我們不僅知道每一人物的表

情的形式和感情；他們的神氣，他們慣做的姿勢甚至他走路模樣，我們都知道。有一次，在不尋常的困難的情形之中，重要人物伐西里親王站起了足尖來走路。作者是知道他的每一個人物如何走路的。「伐西利親王，」我們讀到了「站起了足尖來走路却走不好，每一步，他的全身動了一下」。同樣的又清楚而又顯易，作者還知道他要描寫的每一個人物的行動，感情，思想，他們出現在我們前面了，作者決不去打擾他們，祇讓他們每一個人依照他自己的習慣行動。

「同樣，托爾斯泰所描寫的場面或風景，也都是那些反映在人物的心靈中的場面或風景。路邊的橡樹或在納特莎和安特留親王都睡不着覺的時候的月圓之夜，托爾斯泰並不描寫，他描寫的是橡樹和這一個夜晚給予安特留的印象，戰爭和歷史的事件都被描寫了，卻不是用作者的觀點，而是用每一個在場的人物的印象寫出的。許洪格拉的戰全要是寫這個戰爭之中底安特留的印象的，奧斯特利茲之戰，尼古拉·魯斯托夫的印象；沙皇在莫斯科的露面是通過了斐迦的狂熱的；而從納特莎的情緒中寫出了反侵略的祈禱。托爾斯泰從沒有在大物的背面出現一次，更沒有抽象地描寫事件，他把構成事件的人物，有血有肉的人物拿了出來。

「在這一點上說，這部小說乃是一個藝術的奇績。托爾斯泰不是僅僅抓住了一個個孤立的現象，他抓住了一個生命的剪圍，裏面有各個不同的人物，不同的社會的階層。他自己也提到了魯斯托夫家「可愛的家庭剪圍」還有許多別的例子：繪着斯班浪斯基，

或魯斯托夫的「伯伯」的家庭園，納特莎上歌劇院去，莫斯科大戲院的舞團；尼古拉訪問的醫院的舞團，一座法國人預備縱火燒去的擁擠着人羣的橋梁上的舞團等等。人物一跑進一個舞團，或者人物從一個舞團跑進另一個舞團時，都受到的影響，而我們讀者亦然。

「由這一點看，高度的客觀性是得到了；我們不僅看到演員的行動，容貌，動作，聽到他們的說話，便是他們的全部內心生活也纖毫畢露了——他們的靈魂，他們的赤赤裸裸的擺在我們面前。讀了「戰爭與和平」，我們「思考」了，真是所謂思考——藝術家所敘述的客觀。托爾斯泰是一個驚人的現實主義者，他和人物有優點也有缺點。他並沒有捨不得納特莎，叫她不去愛阿亞托爾，更沒有硬寫她生了孩子之後，還有她的青春的光彩，他既對他鍾愛的一些人物這樣處理，我們看到陀羅可夫這樣的典型也勇敢，堅決，有領袖才能，有可愛的一面。此外，在拿破崙侵略之下的祖國，他的同情心是沒有人能懷疑的了，可是在寫到俄羅斯從外敵的鐵蹄下解放出來的時候，他並沒有給愛國主義的驕傲所引誘，沒有給這種驕傲焚香頂禮，他寫到俄羅斯軍隊生活中的晦澀的事物和它的缺點時，是如何地忠實了。

「靈魂的生活和靈魂的起伏最細膩的地方也寫得明晰忠實。在奧特拉雷諾的魯斯托夫家，假日的沉悶的感覺；鮑洛丁諾之戰白熱化當時俄軍的感情；納特莎的春情和鮑爾康斯基老親王在他中風而死之前的記憶的消逝。在托爾斯泰的敘述中全是生動的，閃爍

的，稱讚的。

「作着的趣味集中在那兒，讀着的趣味也集中在那兒，不管是因爲沙皇要露面，所以克列姆林廣場上擁滿了人，不管是兩個國王的會面，不勞是千萬人要戰死，砲火怒吼的戰場——不管事件是多末重要，偉大，對於個人物性格的內心的觀察，作者還是遊刃有餘的，讀者決找不出他錯處來。彷彿他所注意的只是大事件給人的靈魂在印象，他只把每個人的靈魂所感到的寫出來貫串給這個大事件。

「托爾斯泰把俄羅斯歷史中最英勇的時期表現出來，這主題雖然艱巨，他非常地成功了。

「在我們的前面是一幅長卷，上面描着俄羅斯如何抵抗了拿破崙的侵略，給拿破崙致命一擊，這幅長卷畫得毫無誇大；當時的心靈的，道德的，政治的關係，多少暗影和醜惡的痛苦的特點都寫到了。可是同時，救俄羅斯的那股力量却給他寫得這樣，使今天愛俄羅斯的人們讀到這本書的時候不免有點痛苦呢。

「人的靈魂在「戰爭與和平」中被寫得這樣地無與倫比的真實。所表現的人的靈魂不是抽象的生命，而是在時，空，環境一切限制的下的活人的靈魂。例如，我們讀到一個個人的長成。第一卷裏，納特莎抱了一個洋娃娃奔入客廳來，第九卷裏，納特莎走進了教堂，還是一個人却年紀不同，可是並不像一般的小說——我們讀到的，這裏不僅是一個人的年紀不同。作者他這一個發展的這裏步步的寫出來了。同樣地。尼古拉·魯斯

托夫一天天地在大，年輕的比埃爾變爲莫斯科的貴顯，鮑爾康斯基老親王越來越老了，等等。

「托爾斯泰的人物中的精神上的特點又這樣的顯而易見；這樣個人化；有血緣關係的人我們都能看到他們的家庭的相似點。鮑爾康斯基老親王和安特留親王，雖然一個年老，一個年輕，性格實際是相同的。魯斯托夫一家雖然有這末多的人衆，有大家共有的特點。寫得這樣的出衆，使人分不出來，也說不出來，但總能夠感覺到。例如，那不討人喜歡的薇拉總還是一個真真的魯斯托夫，而可愛得太多的松尼亞却顯然是另一個家族裏的人。」

「非俄國人是更不容易寫的，若然比爾斯泰用了傳統的俄羅斯人的看法來寫法國人德國人，我們英國人只要一眼就能看出他寫得是真實是不真實。但是，例如波麗安納小冊，或拿破崙；奧國的和德國的將軍如麥克，浮爾，或阿道爾夫·倍爾格（我們對於德國人的軍事才能雖然比托爾斯泰在六十年代時更尊敬一點了），我們立刻發覺，他寫的法蘭西人完全是法蘭西貨，他寫的日耳曼人完全是日耳曼貨。至於書中的俄國人，不但個人都是非常的俄羅斯貨，連他們每一個人的階級性和特別情形都一眼就能看得用。例如西班牙浪斯基，雖然寫到他的不多，却徹頭底尾是一個神學院的出品，一個「神學院學士」。

「而一切經過他們的心靈的，每一個感覺，熱情或痛苦都清清楚楚，真真實實，比

爾斯泰從沒有犯這種錯誤，叫任何一個人物的靈魂裏永遠只有一種精神狀態。把納特莎的例子來想一想，她的精神是興旺，飽滿；她的靈魂勇往直前；還有她的虛榮，她愛她的未婚夫，她的歡樂，她的對於生命的飢渴，她對她的親友深沉的感情等等。或者想一想安特留親王的例子，當他站在冒烟的砲彈前——「這就是死嗎？」安特留親王這樣想，另用一種新穎的眼光，帶如意的看了看青草和苦艾，和從那黑球裏飄出來一捲捲黑烟。「我不能——我不願意死；我愛生命，愛這青草，這空氣」，他想到了這些而同時記起來了，兵士們正在看着他呢。或者我們想一想安特留親王對柯拉琴的憎恨，心中充滿了矛盾的，或者瑪麗亞郡主的，宗教的，愛情的，孝心的等等感情的變化。

「人的尊嚴，或者因為各種缺點的掩沒了，或者因為我們估計別人的特性太高，因此我們用俗巧，有力，美貌這些來衡量一個人。托爾斯泰教會了我們看人的方法要通過外表看到內心去，尼古拉，魯斯托夫，或瑪麗亞郡主，這樣的人是不能再簡單，再平常，或者再謙卑的了。他們沒有光采，沒有才能，在一般人中間是不能夠像鶴立雞群一樣的。然而這些簡單的人，靜靜地在最簡單的生命之道上走過去了，卻顯然是最可愛的靈魂。作者對這兩個人寄托了使人不能抵抗的同情性，這兩人縱然貌小却是靈魂底美比得上任何人的，這也是一「戰爭與和平」的一個偉大的成就。尼古拉·魯斯托夫的確是一個才能有 的人，可是作者說過，「他有一種平庸的常識告訴他該做什麼事的。」

「真的，尼古拉的做了許多蠢事，不大了解人和環境，可是他應該做些什麼事，他

是知道的，而這個可寶貴的智慧保全了他的簡單而勇敢的性格底純粹。

「有沒有什麼需要來談一談瑪麗亞郡主呢這一個人（托爾斯泰寶貴地描寫她，當她是病榻將死時死去的母親的形象的）雖然懦弱無能，却這樣純潔良善，有時她似乎有神聖的圓光出現在她的頭頂上。」

「托爾斯泰還有一種特殊的技能，能表現藏在嬉戲的熱情底下，藏在自利、貪婪和獸慾底下的人的靈魂。使納特莎和比埃爾迷失的是最痛苦，最無迴的熱情；可是讀者能夠看到，在這些熱情的底下，這兩個人都有一顆黃金的心，誰也不願意懷疑他們的；只要要求他們自我犧牲的時刻來到，只要要求他們對良善可愛的一切給予巨大的同情和機會，他們的心立刻會散發溫暖，他們會立刻滿足這些要求的。這兩個人的靈魂美是驚人的。——一個成人模樣兒的小孩，有一個巨大的軀體，可怕的感性，像小孩一樣的不近人情，不講道理——結合了這三種特性；孩子氣的純粹而柔弱的靈魂，以及天真的心，就是這天真使他的心變高貴的，還結合了一種跟一切不光榮的事物不相往來，甚至根本不懂得的性格。他像孩子一樣不知道恐懼，不了解罪惡。納特莎是這樣的一個精神生活飽滿的女孩子，用比埃爾的話來說，「她不必更聰明了，」就是說她既然沒有時間，也沒有願望來把她的豐富的生命提煉為抽象的思想。無比的充滿的生命——時常使他進入一種「陶醉」（俄文原文中就用了這樣一個字）的境界——使她把無理由的熱情去給柯拉琴——這一個錯誤是後來用了嚴厲的受苦來贖清的。（比埃爾和納特莎那樣的

人是命中註定了要犯許多錯誤，碰到許多幻滅的。却彷彿是爲了要做一個對比，作者寫了薇拉和阿道爾夫·倍爾格這幸福的一對——這些人不犯錯誤，也不碰到幻滅。我們不能不稱奇，托爾斯泰忍耐力這樣大，把這些枯燥無味的靈魂一點一滴的摹寫，一次也沒有忍耐不住，沒有嘲笑了他們或對他們生了氣。這便是真正的現實主義，真實的真理！他寫柯拉琴家的海倫和阿拿托爾又是如何的真實；這些沒有心腸的人他毫不憐憫地公開展覽了他們，可是他不會描寫得有任何過火。

「這樣複雜的人事之中，我們感覺到一些他們的生命依賴的，堅固的，不可損毀的原則在這書裏的寫着。家庭，社會的和婚姻的義務是最容易看到的，善惡的概念分明，而且永久不變。把上層社會的虛偽的生活，把包圍着貴人顯達四周的不同人物寫給我們看過之後，托爾斯泰把兩個堅貞的生命圈子對立了起來——，家庭生活 and 軍隊生活。兩個家庭，魯斯托夫家和鮑爾康斯基家，都有明顯的，不變的，家庭生活的原則在支配着，家庭的成員有他們的義務來滿足這些原則，這樣做是他們的光榮，尊嚴和滿足。同樣軍隊的生活，（在另一地方，托爾斯泰曾把軍隊生活看做「羣蜜蜂」）也給我們一個十分明確的義務與人類尊嚴的概念，所以頭腦簡單的居古拉有一次不知道他的行爲應該是什麼，想留在軍隊裏，免得回家。

「托爾斯泰是俄國的民族形式，有時我們讀他的作品，發現俄國的思想感情和我們的不同；可是更驚人的，在於他透視人類靈魂的方法，會使我們想到他的俄國人還是和

我們一樣的人，這種力量，等於創造我們的力量，把世人用一條虛的紐帶結合在一起了，儘管我們外表上有什麼不同。」

「戰爭與和平」給我們一幅人類生活的全景，當時的俄羅斯的巨大的畫像，一幅各國間的戰爭的歷史書；一整幅畫的事物，人在上面佈上了快樂的事物，偉大的事物，他們的悲哀和他們的恥辱。托爾斯泰是一個宣佈了生與死的祕密的作家。歷史的意義，國家的力量，死亡的神祕，愛和家庭生活的現實——這些是他處理的主題。這樣的主題，是否一個讀者懶洋洋的拿起這部書來翻翻弄弄，可以深入的呢？豈有什麼奇怪呢？「戰爭與和平」這部書是批評家的試金石，也是批評家的一塊絆腳石呢。

在批評這部書的時候，步步都要小心，可是我們想到了，一個俄國批評家真批評得好，他說這部書的意義就包含在托爾斯泰自己的一句綜結語中間：「沒有簡單，良善和真實，沒有偉大。」

拿破崙是一般人都太把他當做偉人的，却更使托爾斯泰懷疑他的特點，而拿破崙真是一個自私的侵犯旁人的真型，把旁人的生命當做水一樣傾倒，托爾斯泰是本能的地痛恨他的（他還恨過彼得大帝呢）。只要讀者同意這一點，就可以看到托爾斯泰的控訴是寫得如何強烈而且包含了多少的真理啊。托爾斯泰對於他要描寫的歷史的場面是特別把細的，要是沒有充分的根據，他決不讓這些歷史上的物隨便說一句話。

在外國以外，也許「安娜·卡列尼娜」還比「戰爭與和平」更加流行。前者是一部

長大的小說，幾乎跟後者一樣長，其中雖然也包含了一點哲理；却放在這部小說中放得更加合適。也比「戰爭與和平」中大談文學的幾個章回更短，更明白。論處理，「安娜·卡列尼娜」也更像我們慣常的小說體，雖然他不止一個男主角和一個女主角，而是可對男女，生活的方式既不同，他們間的關係也不密。

這是為一個美麗動人的女子底的熱烈愛情的小說；另外一個增加興趣的事實乃是列文這一個人物代表了托爾斯泰自己，他的作品中要算列文的性格比其他的人物更接近他自己；只是托爾斯泰使列文格外的單純化了，那是爲了他要這一個人物和莫斯科，彼得堡的上流社會底代表人物做一個更強烈的對照起見。

「安娜·卡列尼娜」介紹到英國應歸功於馬修·阿諾德的一篇論文，關於托爾斯泰的論文，要算這一篇最好了。可是中間有一句話却未免引起誤會，我提起一下，或許對於優良的論文言，我的微辭是可以得到諒解的。

他談到譯文的時候，說了一句中傳的話：「我讀的是法譯本；大體說來，這樣的作品的法文譯本總比較英文譯本來得好，而且像「安娜·卡列尼娜」的作品，宜於法國文字尤勝於英文。」

早期的幾本英譯文的確不好，這是真的。但阿諾德說「安娜·卡列尼娜」宜於用法文，勝似用英文譯却大謬了。如果他能懂原文，他就知道這部小說有兩套人物！朝廷上的一套，說的是法文，行爲也是法國式，另外一套是簡單的，家庭風味的，爽爽快快的

俄羅斯人（我幾乎說出英國人來了），難得用法文，和前面的一套行爲也大不相同。在英譯文中這種對比可以表達，而在一部全用法文的譯本中這就不可能傳達了。事情還有比這個更壞的，阿諾德並沒有說，其實他本應該說的，就是他所讀得到的法譯本，只是比英譯本錯處少一點吧了。他的話使人忘記了托爾斯泰的法譯本原有極多數不能令人滿意之處，而實際上有些英譯本則是很好的。最近我收到了莫斯科藝術劇場的蓋爾瑪爾格夫人的來信，她——每次在國外旅行，總在什麼文學集會上朗誦一點托爾斯泰的小說——說過她愛讀的幾段總找不到合適的法文譯本，還說她喜歡我們的譯本，極願意採用，誰要說他讀的譯文的版本十分可靠，因為那是用法文譯的（時常還不去注意譯者是誰）這是愚笨的。

這是這樣重要的一件事，如果我們要對得起托爾斯泰的話，我們必須幫助讀者審定譯本。

在英國是瑪修·阿諾德，在美國則是W.D.霍威爾爲托爾斯泰站出來主持一切的，他說得很對：「在托爾斯泰的想像作品中，是他的人道主義給他一種超越了藝術的範圍的文雅。他的人道主義不僅僅達到了窮人和受苦的人；還達到了驕傲的人和闊人，對於有罪的人他也不迴避。在「安娜·卡列尼娜」之前，有過多少寫衰淫的小說，差不多除了英國小說之外，所有偉大的小說全在這個題目上構成，可是在「安娜·卡列尼娜」中，關於這問題的全部真理已經昭示了。托爾斯泰在說到莫泊桑的短篇時認爲全部的

真理就永不會是不道德的；我也覺得在他的作品中，只有道德，別無其他」。

阿諾德對於安娜這樣子快，這樣子容易的允承了伏浪斯基的追求感到驚駭。他認為安娜是應該抵抗一下的。可是我們看到在這一點上，許多俄國人却在相反的意見上反對托爾斯泰。克魯泡特金在他的「俄羅斯文學的理想與現實」說明了他們的意見，這就是他說的話！

「安娜·卡列尼娜」在俄國造成了這種印象，反革命的陣營向托爾斯泰致賀了，而當時社會上的進步份子却冷淡地接受了這部小說。婚姻問題和夫妻異質的問題，在俄國的當時已由較優秀的男人和女人，在文學中正如在實生活中，激烈地爭論過來了。對婚姻輕率的態度，不絕的在離婚法庭上顯露出來的，這是被一致反對了，同樣反對了輕率 and 欺騙之後，他們却戲謔的考慮了新的愛的權利——說不定在一個快樂的結婚之後，新的愛情突然來了。車爾尼雪夫斯基的「如何」(What To Do?) 可以作為表示了婚姻問題的意見最好的一部小說，而在年輕的較進步一代中非常風行。據它說，已經結婚，就不能輕易戀愛和調情了，而是每一種熱情的迸裂都可以稱為新的愛情的；而所謂愛情常常是僅僅短時期的慾望，就算它是真的，在這真以愛情加深的前總沒有時間來考慮；如果這愛情成長了，便會有什麼結果。可是說他管說，做他管做，確有着事實是新的愛情來到了，而且不可避免的來到了，例如，一個她自己並沒有意願却已經結了婚的女孩子碰到了一個堅決求愛情的人，或者兩個人並沒有真正的了解却結了婚，或者兩人中的一個繼續的向理想進步而另一個却已經戴破了他的理想的假面具，漸漸敢於軟軟的拖鞋的享樂了。碰到了這種情形時，不僅僅分離已不可避免，而且離異了對大家都好

。因爲分離而受痛的痛苦（若然忠誠的人，這種痛苦還是有益的）總比不分離而破壞某一方面的——多半的情形還是雙方面的——一生的幸福好得多，也比好過強地生活在一起，騷擾結果反映到孩子們身上去。這些便是俄羅斯社會中的優秀份子，當時在文學中正如在實生活上，所得的大體的結論。

就是在克魯泡特金所描寫的社會形勢底下出現了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這部書的扉語是「報復在我，我必復仇，」而可憐的安娜的命運是自殺，她年紀輕輕就嫁給一個乏味的老頭子，在她遇見伏浪斯基之前就不知道什麼叫做戀愛。欺騙決不是她的本性。而保持那既成事實的婚姻雖可以使她的丈夫和孩子快樂，但離異并且和真真地愛上她的伏浪斯基結婚又似乎是唯一的出路。克魯泡特金接下來說，無論如何，「安娜·卡列尼娜」的結局即使是悲劇，却決非最高的審判出來的結局。托爾斯泰的藝術的天才，在這裏跟在別處一樣都是忠實的，他早說明了悲劇的原因，那是伏浪斯基和安娜自己的不忠不貞。違反了一切輿論，——托爾斯泰指出女人的嘴吧雖不忠實，但不能在輿論中起什麼作用！——離開了她丈夫之後，她和伏浪斯基却還沒有勇氣丟掉他們的社會，這種社會的虛偽是托爾斯泰描寫得最精采的。非但沒有這勇氣，後來安娜跟了伏浪斯基回她丈夫去的時候，他們主要而心的還是，假如她回去了，舊特雷如何款待他們，別些女人們是否還招待她？「使安娜自殺的，既然是舊特雷的意見了，就一定不是最高的裁判的意見了。」

我們不看瑪修，阿諾德的意見或克魯泡特金的議論了，總之，托爾斯泰把安娜的美麗是寫盡了：「的又寬大，又新穎，又富麗，又慷慨，又懂樂的性情，使我們同情她」，甚至尊敬她；誰也沒有胡說，以為她是卑鄙的醜惡女人。而且，托爾斯泰的婚姻神聖論是很老古的一套，舉世公認的意見；當然，把這種意見用藝術，用這樣靈的說服力量來表現，表現得像她所做的那樣地好，是一件好事情，如果說，不相配的兩夫妻因為他們已經行過了婚禮，所以必須白頭偕老，這種觀念必須取消的話，至少也該讓我們聽一聽贊助這種觀念的最好的一位辯護律師的話。

至於托爾斯泰的原語「報復在我，我必復仇」的用意——陀斯妥夫斯基的「了解是勝過克魯泡特金的」。這裏是陀思妥夫斯基的文章的摘要。

作爲一件藝術作品，「安納·卡列尼娜」是完美的。在俄發表時，歐洲的文學遍沒有一部作品可以比得上牠。而牠的觀點正是我們俄國人的，屬於我們本土，使我們跟歐洲世界區別開——這是我們的民族的新語言，至少是牠的開始，是歐洲所聽不到的語言，而且，儘管歐洲有極的許多可驕傲的地方，她也需要着這樣的語言呢。在「安納·卡列尼娜」之中，人的罪惡和犯罪的觀點是呈現了。人生下來就生在一個反常的環境中。憑先天地存在了。人們在虛偽的漩渦裏打一個轉身，已經犯了罪，隨即消滅了。我們看，這是歐洲的一個頂古老，頂熟稔的題材啊。可是，最後，歐洲如何解答了這個問題呢？歐洲有兩個解答，非此即彼。第一個解答是法律已經制定，形成，實施了幾千年。罪和善被權衡了，界說了。誰不按照法律，誰破壞了法律。必須以自由，財產或生命——按照這些字面意義，

不入道地——作爲假說。另一個相反的解答是：既然社會失常，個人就不能對他所做的事情負責。據疑犯的名目不應存在，這些都不是犯罪。要把罪行和人類的犯罪取消，首先得扶正社會，使社會不失常態。西歐世界對於人的犯罪的問題只有這兩個解答，沒有別的了。

可是俄羅斯的作家（托爾斯泰）的觀點明明白白的指出，取消了貧窮，組織了勞動，還不能把人類從失去的常態中救出來，所以也不能把人類從罪行中救出來。這一點，他下了可怕地深刻，有力的，對人類靈魂的心理的，大層研究，而又用了我們誰也不能比的醫術手法，用了現實主義，給表現了出來。這一點已說得這樣明白，易懂，惡是在人類的最深，最深之處，比我們的社會主義者的醫師所能想像的不知深了多少——扶正社會，使不失常還不能消滅惡；假如人類的心靈還是這樣，反常和罪惡也還是向前走；最後，人類的靈魂的規律還是這樣的使科學也無從知道，無從想像，這樣的無從界說，這樣的神祕，現在還沒有，還不能有醫生或最後的審判者，有的是「他」，那說這道句話「報復在我，我必復仇！」的上帝。只有「他」知道這世界的一切隱密和人類的終極的命運。

儘管人類不知道他自己的出路或自己的命運，但爲了使人類不在失望之中消滅，有一條給人類避免的道路業已指出。這是用這樣神奇的才能指出來的，在這部小說的前面一部份，一個驚人的場面上，女主人公已經在死亡的門口，疑疑犯和敵人轉化爲更高級的靈魂，轉化爲兄弟姐妹，互相寬恕了一切——轉化爲這樣的人，在互相的，完全的寬恕之中使得他們自己脫離了虛偽，罪和惡。而後，使他們充份意識到他們是應該這樣做的。可是在這部小說的後半部，在這黑暗而可怕的圖畫上進一步又一步，寫出一個人類的靈魂在降落了，因此任何一個人的裁判官，得到了這末多的指示，使這隻手由上帝天擇的人除警鐘失掉的帶回來。不，報復不在我，我不能復仇！——他就不會這樣地不入道，

把一個不幸的墮落者所犯的罪定讞了。

爲證明托爾斯泰在壇翻譯家的手裏受到的何不公平的待遇，讓我來指出一個德國的譯本，這上面把這句扉語譯成了：「Mien ist die Rache, ich spiel As,」報復在我，唯我獨尊。」

「安娜·卡列尼娜」中有幾段——跳舞會，軍官的賽馬，刈草，列文的哥哥之死和別的——論藝術的美是卓越的——我簡直想說，是無人能夠超越的。到結尾的地方，有幾段非常像他的「懺悔錄」的縮影，談到他對於生命的意義的追尋，他的自殺的企圖，以及如何他跟個農民談話，憐得了一個人應該爲他的靈魂和上帝而生活等。

在這部小說中，他處理俄羅斯的志願兵到塞爾維亞去作戰的一段，直接的打擊了好戰的外交家，這時這些外交家正肆無忌憚，可是我們看到托爾斯泰那時所站立的地位，從列文的嘴裏說出來的，也很奇怪。他並沒有說俄羅斯不應該爲求土耳其國中底基督教徒的自由而作戰，他只是說志願地加入塞爾維亞或保加利亞的軍隊，或鼓勵俄羅斯的政府走向戰爭，都不是俄羅斯人們的事。

說到列文時我們讀到：「他像米哈里奇和農民們一樣，他們的情感是表示在這個傳說中的，俄羅斯土地上最早的居民給伐利亞基透了信去說：「來吧，做我們的國王，統治我們。我們極願意屈伏。我們担負一切勞動，一切屈辱，一切犧牲，可是審判和決定

我們不管。」列文接下來就申斥了，說俄羅斯的人民「現在忘記了當初化了這樣大的代價換來的權制」——就是人民不管政府的權制。

托爾斯泰的意見的這些根源——就是表現在這前五十年向作品中的——和他後來三十年裏表現在嚴謹的教條形式裏的意見，其間關係十分密切；後期的教條極其自然的從他的前期的同情心與經驗中生長出來，而在這裏前一點上了分界綫尤其明顯（關於服務和不服從政府的區別）——這是特別值得注意的。在完成「安娜·卡列尼娜」的時候，托爾斯泰還沒有得到這個結論：「一切雇用暴力的政府都是不道德的」，然而他的後期的教條卻首先由這個觀點來提綱挈領。

除了上述的特殊點之外，關於托爾斯泰的小說底一般的影響和效果，W D 霍威爾綜合得極精采，他說：

直到他那時候為止，小說還只是高貴人的生命的一部份，只有受到它的娛樂的一個圈子裏制定了它的標準，可是托爾斯泰把藝術的良心撤銷，換上了人類的良心。我對他的作品中的真固然驚異，我對他的作品中的愛驚異尤大。在這裏，我第一次發現在人類良心的光耀之下，這幅生活的最忠實的圖畫了，我往常錯誤地以為良心問題跟藝術是沒有什麼關係的，是不適合彼此的，是不相當的。在這偉大傑作的莊嚴存在之前，我對我的性格中的世俗醜見都曾經感到過羞愧和驚懼，彷彿我是實利主義者，俗物。可是在這裏，我站在一個大師前面，他告訴我不必因此羞愧，我正應該把這些醜見來批判他的作品，因為他的作品就是寫世俗歌頌的。我發現了我暗中在應用的對於行品的批評標準是可以用的。

作世界正義的規律的，對於動機和行動我們知道贊成或反對，我們的善惡觀念不必依照法律家的語言。在托爾斯泰的論理學之中，我常常覺得他太冷淡，幾乎是做謔的（這倒字說得過火了一點），但在他的著作中我卻並不覺得這樣。他把一個向來被認為不道德境界的罪惡轉移為奇異的天容，但是在他的作品，從沒有找到過這處地方有什麼卑鄙的辯護的說話，那些說話常常騙得我們相信了熱情或天才，或英雄主義能夠把過失變成正確。在他的作品中，到處我看見真理底莊嚴而高貴的臉色，它正用銳利的眼睛釘住我，釘住了我的一生，我還知道我死去的時候一定還會面對這個險色的。可是還不止此，還有不知多少的不止此呢，在真理之前就有愛，沒有愛是沒有真理的。如果有一天來到了末日審判，愛是一定要挺身而出的……

我已經說了不止一次，他的倫理學和美學是二而一，不可分的；便是遺留給他的藝術品以活生生的溫暖的。他決不用那些沒有心腸的技巧，那些專寫了自己，對它自己的光亮的勝利耀眼的技巧。他尋求的總免真理，和只在其中真理才顯現的愛。如果托爾斯泰是空前的，富於想像的作家，這是因為他除了其他的緣由，他是仁慈地寫作的，更不否認他的藝術就是他自己的為人。

至於他的作品範圍，實是不容易的，因為他包含了一切動機和行動，善惡是非，上層下層，在他的廣大的俄羅斯的世界中，似乎只是只要有生命的地方，他全都摸遍了的。它的主題總是藝術的幾個古老的主題，是愛，熱情和死，可是它們底處理得是這樣簡單，它們似乎是新的藝術主題，其效果也足以感服沒有聽的了。

他是比別個作家更近乎解決了生命之謎的，他告訴我們生命可未必能夠給我們以私人的快樂呢，私人的快樂是沒有地位的，除非別人的。他給了我們生命，可是不能夠給我們以私人的快樂呢，到處是

與會。用同樣的論點，他打開了死的秘密；他想像得這樣有力，死不過是自我屈伏的一種動感，而且從這中間我到了自我加死的明證，讀者不會忘記他所描寫的猶留人類的頃刻，只在死者最後放棄他自己的時候。天堂之間才顯露，他的想象力似乎已經觸到了另一世界，他寫寫那連邊境上的情景，也才使本編得這樣的可驚可異。

上述的意見却遠比不上浮基尼亞·薩克維亞——魏斯脫女史所說的，在他百年誕生的紀念日，她在「民族」雜誌上說：

「安娜·卡列尼娜」的生長是如何的有機體的一樣！從一個插話分出另一個插話來，如何的自然！自然性的連續性是如何的表現了，雖然牠是有一個作家的，雖然他在同一本書裏用了兩條平行的線索，這本是極難的事；「安娜·卡列尼娜」已經說了這樣的話，對驚人的、複雜的力作「戰爭與和平」我們又如何說方是好呢？我們已經說了這一切，我們還是口呆目呆。而問題還擺在前面——這是怎樣來給他寫出來的。

托爾斯泰，作爲一個藝術家，其卓越的全部祕密只是一個字：強烈 (Intensity)。不論什麼，他感的，著的，做的，紀錄的，其強烈之大，決非英國人（或非俄羅斯人）所能發實的。這強烈不祇用於他的小說；這是整個人的精髓，不管他是用一張火車票來剪一隻小雄雞，或反對正教會的教條，或做靴，或非常別出心裁地辦一個農民學校，或刈一片草地，或痛罵沙士比亞，和孩子們玩一個「北非洲古勇兵」的遊戲，或離開他的家和家人而出走。大自然給托爾斯泰這個人用了太多的原料，折開來至少可以做成六個配備俱全的完人的。對於一切，他帶來了他的精力，他對於文學的興趣未見得比他對於別時的興趣來得大。「我看得復明白了，」他說，「藝術只是生命的裝飾和秀麗，」所以我們

對於這個人的印象，雖是小說家中最偉大的一個，卻覺得他不過用了小說的體裁來作爲他的精力的一個出口。……再則，他雖然總是給大題目，嚴肅的問題佔據了的，但他集中注意力於現實就使我們決不放在濃霧中一樣的迷路了。在柴霍甫中間，我們有時讀到一個地方覺得不大調和了，我們是不在乎的；在陀思妥夫斯基中間，一個人的靈魂的騷擾有時使我們困惑、迷亂。儘管他是敏感異常，讀起托爾斯泰來卻從不會「艱難」的。「戰爭與和平」是複雜得這樣的東西，不難讀，沒有「咪拉瑪案夫兄弟」或「被佔有的女人」那樣的難，他體格健全，在偉大的俄羅斯人中，他是敢不神經病的。

然而，他的方法也常常使得他走在一根索子上。要是他的強烈有所忽視，他馬上跌倒。只因他說服自己的力量大，所以我們被說服了……別的小說家那一個敢給他自己的藝術這樣大的自由？是托爾斯泰自己的優異而又豐盛的靈動使他這樣幹，他成功了才證明他有這個資格；幸虧他的天賦的特點——他的強烈，他總是沒有疑問地成功了。一篇小說嗎？胡說。文學！文學算什麼！還是生命。而什麼時候生命可以乾乾淨淨，調和而圓渾呢？……一個才能差的人要用他的方法，結果寫出一些呆照片來，在托爾斯泰手上，人物就圓轉了；他們的脈膊是眞在那裏搏動的；都有一付消化機能；能吃苦，開玩笑，還能死。是生命的主題在動。要托爾斯泰一樣的工作，就得變成一個托爾斯泰。是這人的這個特點使托爾斯泰毫無挫折，可也因此他是不可摹擬的。

後期的托爾斯泰，最後的三十年，在本書的下卷。跟他的前五十年可不同了；可是後三十年與前五十年的關係卻像樹枝根樹幹的關係一樣。

不同的地方主要是在這裏：一八七八年以後，托爾斯泰確定了他自己，開始來建設他的一個世界觀了，他開始考察了人類的思想和活動的每一個重要的方向。他的工作有

時做得太匆忙。太生澀了一點，他用黑白線條來畫出了多色彩的題目，可是別的人還有誰嘗試過這樣多大問題底考察和描寫，把真話坦白地說出來了？

沒有人——不管他專門的是什麼——若要對世界有貢獻，對於托爾斯泰在他的題目上所說的話是能夠不看一看的。

前一個世紀除了他再沒有別人把智力和藝術力這樣地結合了，再沒有別人這樣地受人注意的。沒有人有這樣富於刺激性的思想，沒有人攻擊那些有基礎的觀念像他那樣成功的。在許多國家，許多人因托爾斯泰而改變了他的世界觀，有許多人不僅觀念改變而且生活的習慣風俗也改了過來。只有那些既不懂他也不了解他的才懷疑他的誠懇。

那些開口來有點看輕他的人都是不肯化一點功夫研究他的人，要不然便是被他的話打痛了的人。但是一方面，一小部份人把他的意見全都吞了下去，則是因為他們在他的力量，熱情和天才之下給催眠了。分析他的意見，辨明他的意見中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了，這工作還沒有好好的做，可是時機已經成熟了。這就是一個勇敢的工作，却是應該嘗試的一個義務。

托爾斯泰驚人的藝術力量，他的誠懇，他的作品中這樣強烈地散發的愛是時常被入探討的；除了他最高度的重要的一種文學力量的乃是這三者的總的匯合，還得加上他的卓絕的知性的力量。

人生的一切問題不是任何人所能夠解決的，可是沒有人嘗試它像托爾斯泰那樣的勇

以而趨於混亂。並沒有像他那樣的掙扎得固執，一心要把他所得的解答拿出來交給人類的
後學。

國文藝叢書
托爾斯泰傳

第二部

原 作 者	翻 譯 者	主 編 者	發 行 者	分 發 行 所	總 經 售
阿爾麥·莫德	徐茅	茅盾	聯營書店	重慶張家花園五十六號 重慶林森路特十八號	桂林麗君路 文化供應社

版權所有 • 不准翻印
民國三十三年六月出版

900

23582

國訊文藝叢書

茅盾主編

裝幀：林谷

重慶市圖書雜誌審查處審查證忠圖字第一三四號

\$4.50